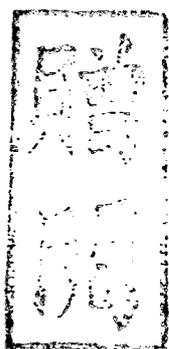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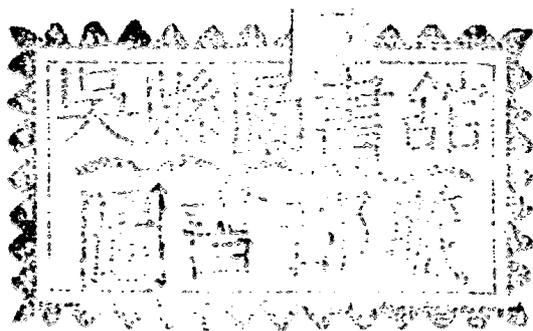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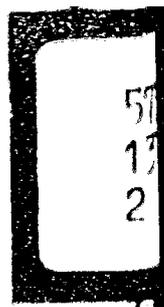


東亞叢書之一



東亞聯盟論文選輯

傅以仁題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上海分會出版

人類歷史最大關鍵之世界最後戰爭，將於數十年後迫來；所謂昭和維新，不外綜合運用東亞諸民族之全力，以期於此決勝戰爭獲得勝利而已。

昭和維新之方針如次：

一、排除歐美帝國主義之壓迫，以同一範圍內之諸國家，結成東亞聯盟。

二、依聯盟內積極與革新之建設，使實力飛躍增進，以整肅決勝戰爭必勝之姿態。

三、在此建設途上，基於王道，確立新時代之指導原理。

日本皇紀二千六百年二月十一日

日本・東亞聯盟協會宣言

東亞聯盟論文選輯目錄

| | |
|--------------|---------|
| 序 | 陳孚木(一) |
| 東亞聯盟之意義 | 汪精衛(五) |
| 東亞聯盟的理想 | 汪精衛(七) |
| 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 | 汪精衛(二一) |
| 關於東亞聯盟運動 | 林柏生(二四) |
| 東亞聯盟運動之理論 | 林柏生(一八) |
| 東亞聯盟第二年 | 林柏生(二一) |
| 中日合作與東亞聯盟的結成 | 羅君強(二四) |
| 「政治獨立」與中國 | 周化人(二八) |

| | |
|------------------------|-----------|
| 東亞聯盟的必然性····· | 何海鳴(三五) |
| 東亞聯盟之思想根據····· | 袁殊(四四) |
| 文化溝通與思想戰線····· | 孟祺(五三) |
| 東亞聯盟運動批判····· | 孟祺(六四) |
| 東亞聯盟與世界和平····· | 絳峯(六九) |
| 東亞聯盟與大東亞戰爭····· | 絳峯(七七) |
| 新國民運動與東亞聯盟之實踐····· | 許諤(八一) |
| 新國民運動中的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 | 希嚴(八七) |
|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與東亞聯盟····· | 高化(九一) |
| 印度民族之路····· | 宋季哲(一〇六) |
| 世界最終戰爭與大東亞戰爭····· | 石原莞爾(一二〇) |

大東亞戰爭與東亞聯盟……………石原莞爾(一四三)

東亞聯盟與興亞運動……………石原莞爾(一四八)

中國東亞聯盟運動之將來……………田村真作(一五六)

國際聯盟與東亞聯盟……………阿子島俊治(一五九)

大東合邦論……………平野義太郎(一六六)

中日關係的過去・現在・將來……………中山優(一七四)

駁東亞聯盟反對論……………日本東亞聯盟協會(一八一)

駁古賀・藤澤・八重樫諸氏對於東亞聯盟論之謬見……………

日本東亞聯盟協會實踐部(一八七)

附錄

締約一年來東亞聯盟運動之進展……………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一九三)

| | |
|-----------------|-------|
| 東亞聯盟本部支部各地關係一覽表 | (二二一) |
|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會章 | (二二六) |
|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理監事題名 | (二二八) |
| 南京分會理監事暨書記長題名 | (二二二) |
| 廣州分會理監事暨書記長題名 | (二二三) |
| 蘇淮特別區分會名錄 | (二二四) |
| 湖北分會理監事暨書記長題名 | (二二三) |
| 上海分會成立宣言 | (二二四) |
| 上海分會組織規程 | (二二六) |
| 上海分會理監事暨書記長題名 | (二二八) |
| 上海分會第一屆徵求會員實施辦法 | (二二九) |
| 上海分會第一屆徵求會員入會須知 | (二三一) |

序

陳孚木

十八世紀產業革命後，科學與技術特別發達，人類間的距離，因之縮短，而且逐漸融向一個整體。

但資本主義發展所依靠的，是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的侵略；爲了要求獲得利潤，不可避免的必然會激起各民族間深刻的矛盾，因之兩百年來資本主義的歷史上，反侵略民族與侵略民族間的鬥爭，從沒停止過。

二十世紀之後，資本主義更發展成爲世界性的統制，同時被侵略民族，也領悟到必須要作世界性的聯合反抗，才能擊敗實力濃厚的敵人，因此一切直接被掠奪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間接受威脅的獨立或半獨立民族，都要羣起而反抗統治世界的舊秩序，這兩個潮流，在同一的大目標下，可以匯合成一，彼此聲援，彼此呼應，成爲建立整個世界的新秩序運動。這樣就形成新秩序的民族集團與舊秩序民族集團間的鬥爭。

在這一偉大的歷史性的世界革新運動中間，東亞的民族獨立運動是一個主流，因爲東亞黃色民族，早已淪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資本主義舊秩序侵略者，也在東亞各民族間汲取他最主要的生命的養料。

然而這些民族運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相反的，他們受過無數次的挫折與鍛鍊。

這些挫折的來源，在於：（一）侵略者的世界性的物質壓力。（二）被侵略的輭弱和覺悟不夠。（三）最主要的，也是侵略者最高妙的藝術，這就是他善於利用被侵略者中間的瞭解不夠，來破壞他們的團結，這樣，各種「反叛」，自然很容易被鎮壓下去了！

在這近百年來的民族運動的流血犧牲當中，有成就沒有？

歷史告訴我們說有的。個別民族的成功如日本即是一例。然而在大東亞戰爭開始前，他還受歐美的壓迫，成爲間接受舊秩序生命威脅的民族之一，其他更重要的成就，在於東亞民族已覺悟到只有被壓迫民族團結起來，用民族集團的力量，才能爭取勝利的偉大真理。

是的，我們承認，今天東亞民族對這一真理的認識，還遠比不上客觀的需要，尤其不幸的是居然在今天，還有人甘心作舊秩序的鷹犬，以致東亞內部，還有戰爭狀態存在，這是由於舊秩序統治歷史太深，獨裁統制勢力的強大，以及民衆認識之不足，新秩序宣傳教育工作之不足，新秩序政權，政治上，經濟上，模範建樹之不足，但人類對客觀真理的認識，是有過程的，尤其是思想教育受了舊秩序百餘年來的支配之後，不過，只要能夠喚起大多數民衆覺悟，並用民衆的力量，推動新秩序政權的進步，那末，少數的民衆欺騙者，一定會失敗。雖然吾們相信，這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過程。

大東亞戰爭的發動，揭開了世界史新的一頁，尤其是東亞民族，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是東亞民族求解放最好的機會。大東亞戰爭的發展，英美舊秩序勢力一一被驅

逐，這固不能不歸功於日本軍力的強大，將士的英勇，但各殖民地民族，對舊秩序統治者的反感與不合作，也不能不起相當的作用。而戰爭目標的正確，更推動了整個東亞民族運動的發展。但吾們特別要指出的，就是歷史的發展，已到了從結成民族，走到結成民族集團的時代，而且各民族的解放鬥爭，也只有有在民族集團的集體鬥爭中，才能得到勝利。

爲什麼呢？

因爲：（一）舊秩序在百餘年的統治中，他不但養成了他的物質力量——這力量在個別鎮壓殖民地的獨立運動，當然是綽有餘裕的——而且他在各被侵略民族中間，已培植了一種代表勢力，這種勢力，於幕後在強力的支持之下，已成爲弱小民族的統治者。侵略者，過去經過這種勢力來伸展他的侵略網，使它深入到各民族的腹地。今天更利用這種勢力來動員被侵略民族，使他們的獨立運動流產，使他們從反侵略的營壘中脫出，反轉爲侵略者服務，因此今天要求民族的獨立，他就不能不對內打倒這種民族蛻化份子，對外打倒整個舊秩序的侵略勢力。爲了前者，不能不與後者接觸，爲了後者，不能不首先實行前者。而最後的勝利，只有在整個資本主義侵略舊秩序崩潰之後。

（二）世界是發展的，歷史的重複是不可能的，要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天，再想過十八世紀以前的生活，只好做夢。世界已發展成爲一個整體，閉關自守，早成爲歷史的名詞。今後的世界，必然是各民族共同的，生活在一起。因此，吾們一定要創立各民族間彼此幫助，彼此合作的新體制，新文化。這不僅是爲了今日反舊秩序戰爭的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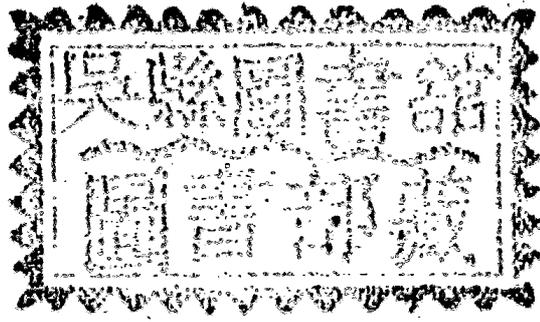
要，而且是爲了日後人類子孫萬代的需要。爲了人類永久和平與幸福，吾們不能不加緊當前的歷史鬥爭，但吾們希望這一次殘酷的戰爭，是人類最後的戰爭，所以吾們更應該在這歷史的鬥爭中，加緊民族間的團結合作，創立起新世界秩序與世界文化。

中華民族，歷盡了千辛萬苦，但始終沒有擺脫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新的中國，雖然已在生長，但它很幼稚，還很軟弱，我們希望它能夠表現出它的青年有爲，對時代的要求，急起直追。而另一方面，舊秩序的殘餘勢力，爲了作最後的掙扎，正用着最殘酷的最野蠻的封建方法，併命的壓制民衆，藉口民族獨立以營私，這也正是應該打擊的對象。

本書的出版，希望對中國對東亞對世界新秩序運動的研究，能有所貢獻，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冷靜的站在中國，東亞，世界史的立場上，對東亞聯盟運動，來作一下深刻的研究，吾們要研究一下，究竟什麼才真正是中國獨立的方案？究竟爲什麼才要中日合作？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相互利用呢？還是爲了中日兩國以及子孫萬代的客觀需要？其次我們要研究什麼是政治獨立，要怎樣才能實現政治獨立？什麼是軍事同盟？軍事同盟與政治獨立有何關係？經濟提攜與文化溝通對中國有什麼貢獻？對東亞對世界有什麼貢獻？四大綱領的連系性如何？東亞聯盟對世界史的貢獻如何？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用世界史的眼光來研究這些問題。尤其是東亞聯盟的同志，更應該對這些問題有深切的瞭解。然後用怎樣的精神，來爲這一時代的使命努力奮鬥！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



東亞聯盟論文選輯

573.07
137
2
5

東亞聯盟之意義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創立會上，汪會長致詞，首述東亞聯盟運動意義，大意謂：

自中日事變以來，中日兩方同時反省，深感兩國關係有重新調整，東亞秩序有重新建設之必要。前次日本言論界曾有東亞協同體之倡議，我國人士以含義未明，甚少談及，其後復有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口號，詞意較顯。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近衛公廣播，說明日本之意，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期與中國分擔東亞新秩序之責任。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更發表聲明，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大原則。去年三月十三日米內首相復發表宣言，申述建設東亞新秩序之意義，在東亞各民族國家互尊其本來之特質，各安其所，近鄰相攜，共謀興隆。至此，而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內容，愈見明確。其在我國，既深知其對於建設新東亞所應分擔之責任，且尤深感中國一日不能完成其獨立自由，即永無分擔此責任之能力。此義既明，故去年還都之際，中央政治會議於決議頒佈十大政綱中，即採用建設東亞新秩序一語。自此以後，兩國人士更進而為東亞聯盟之運動，蓋悉本向來之主張，列為綱領，使其意義更為一目了然而已。就中政治，經濟，軍事三點，固以近衛公廣播及聲明為本，文化一點，亦含於輿電中所提出者。簡括言之，所謂聯盟即在使東亞各民族國家本於獨立之立場而為共同之行動，所以東亞聯盟與建設東亞新秩序，兩者用語雖有不同，意義實則一致。去年十一月三十日中日締結條約，同時發表三國共同宣言，以為調整邦交建設東亞之準則。吾人今日所以推進東亞



汪精衛

聯盟運動，其精神亦正在於此。

次述東亞聯盟運動之始末及中國總會籌備之經過，大意謂：

去年秋間，各地先後有中國協會同志會之設立。及十二月間，中國共和黨與亞建國運動本部及中國大民會更相率爲發展之解消，加入中國國民黨，並以促進東亞聯盟運動，中國國民黨三中全会感於對進展之全國國民運動之統一，實有必要，爰以鄭重之宣言，昭告國人，決盡其心力，以促成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自此以後，即着手於本會之籌備，承各位熱烈參加，共創斯會，此實中國前途，東亞前途之幸也。

東亞聯盟的理想

汪精衛

汪會長對於東亞聯盟意見，前已有好幾次的談話發表，這裏所輯錄的，是民國三十年一月七日汪氏在南京某機關開會時特別發表他表示對於東亞聯盟的中心問題「政治獨立與指導」的率直的意思，這是汪氏最新的言論，對於該運動的今後進行。文載東京報知新聞。木林譯。

自從此次中日不幸事件發生以來，我同日本的同志們，也不知道會談過幾次了。兩國都出了很大的犧牲。我想要怎樣才能使對於這一次的犧牲，無愧於心呢？我想要怎樣才能使兩國國民的犧牲流血不致於白流，要怎樣才能使中日兩國和好攜手，定下百年大計的方法呢？

以什麼方法最好呢？想到這個方法的結果，就使我想到東亞聯盟運動了。

這次事變與東亞聯盟運動同機會的，對於中日兩國給予一不能遺忘的印象。

我自己確信，我們的運動，是東亞各民族一致起來，從生活的根底上來對抗歐美的侵略主義。我個人當事變發生時，在武漢，在重慶，都嘗到了痛苦。在那個時候起，就注意言論了。

日本的言論，自事變發生以來，是由東亞協同體進爲東亞新秩序，更進而爲東亞聯盟的理論。日本是先進國，提出了各種理論，並使其發展，中國從而響應，而努力的使其誠意發展。

這個理想並不是受了某人的干涉，這是從環境歷史及世界大勢中產生出來的，這完全是自覺。最近中國方面有宣傳部長林柏生氏提出了東亞聯盟論，是響應貴國（指日本——編者）的中山優

先生（孫文氏的大亞洲主義與東亞聯盟，民國二十九年七月，東亞聯盟與中日國交調整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中華日報及其他雜誌上，發表關於東亞聯盟的論文很多）。北京有繆斌氏（東亞聯盟協會於民國二十九年五月發行東亞聯盟雜誌創刊號），廣東有林汝珩氏（同年九月九日成立中華東亞聯盟協會），南京有周學昌氏（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都是聯合的努力向這方面發展。

去年十二月中，國民黨方面，努力全國統一的工作，在以東亞聯盟運動應為全國的運動理由之下，於十五日召開了三中會議，其時，如興建，大民會，共和黨皆解散，贊同我們的東亞聯盟主張。

在這個時候，正是我們研究全國如何才可以聯合，統一的時候，得到了這個好意與援助，時機已來，而我們所期望的，也得到了，我們是非常的欣喜。

現在中國方面，正在熱心研究關於東亞聯盟運動的全國統一，其組織，規定，方法等應如何的規定呢？

在這裏，要提出一個問題了。為全國統一，而旋繞在頭腦中的一個問題，是希望貴國同志方面的協力。

東亞聯盟運動的四個重要點，即政治獨立，經濟合作，軍事同盟，文化溝通。關於這四點，只要今後沒有特別的事情，我想是不會變更的。中國同志，無時無刻不研究這四個要點。

先關於政治的獨立，就有一個疑問。我們聯盟的目的，結果是東亞各國團結，對抗歐美的帝國主義。

然而，在我們聯盟的內部，是怎樣的來決定指導者呢！——這個問題。中國同志關於這個問題，是非常熱心的研究，在日本方面對於這點，也是很非常研究的吧！但關於這一點，稍述我個人的意見。

據我個人的意見，東亞方面的先進國，是日本，東亞方面若沒有日本，則東亞不能存在，所以共

他國家，應以對待兄長的態度對待日本，而接受日本的指導，這是最確實的事情。

不過，問題是在指導。若指導方法以強制壓力，則可以說是統制了。若以統制方法指導之，那末，東亞聯盟就不能發生效果。

因為聯盟的一部，若受到統制，就不能自由了。既然不自由，就要脫離聯盟了。像這樣的指導方法，是不好的。

還有一種指導方法，不加壓力的指導。如先生對學生的態度。換句話說，是兄對弟的指導方法。

孫文氏在大亞洲主義中說：「中日兩國，是兄弟之邦。」

中國應以兄事日本，以虛心坦懷的態度接受日本的指導。

像這樣的指導方法，是培養被指導者的能力，養成被指導者的自由，及其自振的動作。

若是這種指導方法，則與政治的獨立，不相抵觸。這種指導方法，是不妨礙政治獨立的。這是領導全國國民，保育獨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而喚起被指導者的奮進力。

此次和平運動，是將全國國民的抗日心理，改爲親日的心理——這是最大的目的。這抗日心理的堅強，是由國民的希望自由，獨立而發生的。若不能得到自由獨立，雖死也不足惜，這是抗日心理的堅強之所以然。

若是我們對「青年提倡親日，帶有奴性的態度，叫他們來」，那末，這是失敗的。因爲這個理由，所以我舉出東亞聯盟的指導方法，要請注意全國的青年，民衆，愛自由，愛獨立的精神。

愛東亞，愛中國，愛日本。能使其一致的，就是東亞聯盟運動。和平運動若失去了這個立場，則失敗而終。培養政治獨立的精神若成功了，那末誰都願意接受日本的指導。

對於中國一般民衆，中日兩國，是兄弟之邦，日本在幾十年前已經前進了。弟弟有了自由，獨立

的精神，也活潑的向自由之途邁進，於是，才能共存共榮，同心同德的精神。現在局面，是非常危險的，對於提倡東亞聯盟，有時期尚早之感。然而爲奮起青年的精神起見就只有這東亞聯盟的精神了。

現在還有一個疑問，就是如果尊重了中國的政治獨立，那末將來中國是否要和歐美結合對抗日本的呢？然而，這種杞憂是不必要的。因爲聯盟上還有一條軍事同盟。軍事同盟與外交是一致的，軍事與外交，因爲是表裏相關，所以軍事與外交是不能夠分開走向別途的。軍事若不能充實，外交是不能前進的。

現在，英美是希望中日戰爭延長下去。這是對於我們沒有好意的，歐美的政策雖有改變的時候，但中國與日本的政策已經一致了——其理由，即是軍事同盟。

總而言之，從中國方面說來，若有了政治的獨立，則軍事同盟無恐懼之必要。同時，日本因爲有了軍事同盟，對於政治的獨立，也無顧慮之虞。

現在，有了這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四條，凡精神上，物質上的協同動作，一切的必要條件，我相信都可以以此包括了。

所以我想只要有了這四個條件，聯盟就可以成功了。其組織方法等，雖有商討之點，但以此四個條件，已經奠定基礎了。

現在對於世界情勢的轉變；是不能夠加以豫測的，但世界的動向，可以說是日趨於大混亂的局面，當此危急的時候，中日兩國若不能共同立在生死線上，則東亞的運命，是非常危險。反過來說，若中日兩國共同立在生死線上，則精神上能得着安心立命的安慰，而生出巨大的力量。

我是指導同志與國民政府而來的。因爲我的力量微弱，現在國民政府的力量也是很微弱，我是非常慚愧的。然而我們有一個信仰。若繼續堅持這個信仰，我想一定能這個信仰發生出一力量。這個，就是我對於東亞聯盟的理想。

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

汪精衛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總理孫先生誕辰紀念 汪主席發表此文闡述 總理遺教指出和平運動爲國民革命進一步的發展。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的民族意識，由孫先生集其大成，這是無疑無二的。中國自有民族以來，民族意識，即已存在，在四千多年的歷史裏，充分可以表現。然而把以往的民族意識集合起來，加以現代的民族意識之淘鍊，使之成爲一個繼往開來的民族主義，不但在理論上使之確立，並且在實行上領導起來，使之向前邁進，這是孫先生一生致力所在，於臨終時，鄭重的說出來，把未了的責任，交付與後死的同志及同胞。

今年恰恰是鴉片戰爭的百年紀念。由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〇年，這百年中，以經濟侵略爲主，以武力侵略爲輔的帝國主義，向着中國民族意識，不斷的加以摧殘。這摧殘不能不說是給與中國民族以相當痛苦，然而並不能致命。因爲中國民族意識，已經形成，無論怎樣摧殘，不能使之消滅的，越分化，越統一。越高壓，越團結。除了摧殘之外，還有可恨的，是利用。這是共產黨的新花樣，明明主張工人無祖國，却利用中國的民族意識，大喊起救國來。明明主張階級鬥爭，却利用中國的民族意識，大喊起民族統一陣線來。這樣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段，給與中國民族的痛苦，較之明目張膽來摧殘的還要厲害。然而道也不能致命，因爲極其作用只能朦蔽於一時，不久依然覺醒過來的。覺醒之後，再

也不會上當了。

孫先生逝世時，共產黨的猙獰面目，還沒有暴露。我們敢決定的說，如果孫先生在，則十六年以後，共產黨的流毒海內，必然可以消弭於未然。至於帝國主義之猖獗，則是孫先生國民革命的對象。孫先生生於一八六六年，距鴉片戰爭二十二年。致力國民革命，始於一八八五年，距鴉片戰爭四十五年。逝世於一九二五年，距鴉片戰爭八十五年。孫先生說：「余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乙酉是一八八五年，其時孫先生二十三歲，看見外患如此，決非清廷所能支柱，所以決定國民革命。外患之來，是以經濟侵略為主，以武力侵略為輔的。中國想要抵禦這種外患，不是容易，沒有民族主義，不能喚起中國民衆的自覺，團結中國民衆的力量。沒有大亞洲主義，不能喚起東亞民衆的自覺，團結東亞民衆的力量。所以孫先生於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把三民主義講完之後，便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講大亞主義。遺囑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的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人人皆以為所指的是蘇聯。然而遺囑所說，並不是指定那一個國家，而是指定「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如果日本以平等待我，正是大亞洲主義所期望的。為什麼除了喚起民衆之外，還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呢？因為以經濟侵略為主，以武力侵略為輔的帝國主義，其勢力已經根深蒂固。美國紅色人種，澳洲的櫻色人種，非洲的黑色人種，已經次第被吞噬，被征服，不為魚肉，即為奴隸了。中國想要抵禦這種勢力，喚起中國民衆的自覺，團結中國民衆的力量，誠然是根本，然而若祇着眼於此，而忽略了四周的形勢，則不但不够，而且不行。從前任何一個國家，對於「聯合」兩個字，都是不敢輕易嘗試的。因為一經聯合，則運命為同，幸則共存，不幸則共亡，為避免無謂的束縛起見，還是孤立為好。然而世界大勢，無論在經濟上，軍事上，都已經漸漸的由一個單獨行動而進於

集團行動了。聯合二字，在已經強盛的國家尚不能免，況於初起的國家，況於在落伍以後而企圖復興的國家，其爲必要，更何待言。大亞洲主義就是從此而來的。上頭說過美澳非三洲以次沉沒，輪到亞洲的黃色人種了。鴉片戰爭以來，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不止中國。與中國同時受侵略的還有日本。不過日本擺脫得早，因此取得自由平等，先於中國數十年，但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一日不消滅，則日本一日有再受侵略的危險。就此一點，中日兩國運命原是相同的。前此雙方因爲忽略了這一點，將一個相同的運命。變而爲相尅，這是十分痛心的事。經過同時反省之後，同時努力，同時爲共同運命而努力。大亞洲主義，於孫先生逝世十五年後，重新放起光明，照耀着兩大民族的前途，使之攜手前進。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在過去中日運命相尅時代，看去似乎不相容的，在今日中日運命共同時代，則不只是相連貫，而且可以說是相融合而成爲一體了。中國若不能得到獨立自由，則無分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資格，東亞若不解放，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終於不能得到保障，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所應當銘心刻骨的。同時日本既然盼望中國分擔建設東亞之責任，當然以平等待我，這是自從近衛聲明以來，已成爲不動之國策，一致之輿論。（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關於東亞聯盟運動

林柏生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經愛國家愛東亞之和平鬥士之推動，在繼承創行大亞洲主義之孫先生之遺志之下，已於二月一日成立於首都。各方人士，對於本會之性質及其宗旨，深願得知其詳，茲就近頃中外記者所提出各問題，分別剖釋如左。

（問）請問東亞聯盟運動之中心思想從何出發？

（答）東亞聯盟運動雖至今始有其體之進行，而其中心思想實淵源於孫先生革命主張之整個的理論體系。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欲達到此目的，不惟要喚起民衆努力革命，並且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中日兩國同處於東亞，同受歐美侵略勢力之壓迫，亦即同具有復興東亞之責任。孫先生在首創革命之始，早已抱此定見，即在初期革命文獻中，隨處都已透露着這種主張。舉例來說：民國前三年，汪先生在申論革命決不致召瓜分之禍一文，便已述過凡一國立於世界必與他國有利害關係，其利害相反者則常存仇敵之心，其利害相同者，則常存聯結之心，一國不能孤立於世界，必連合利害相同之國，然後能制人，而不爲人所制。又說：國之所以求同盟國，其相助也，媚人者已無自立之能力，何能助人，人亦何樂乎其爲助。同時更就東亞之局勢申言中日利害相同，有聯結之必要，既慨乎日方保全派與侵略派所見各異，尤慨乎中國不能自立，無以解侵略之憂，所責於本國的深，所望於日本的亦至切。民國六年在孫先生授意朱執信先生筆述中國存亡問題一書中，

復明白指出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爲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即無日本。中國與日本以亞洲主義開發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國亦以其門羅主義統治太平洋以東之勢力，各遂其生長，百歲無衝突之虞。而於將來更以此三國之協力銷兵解仇，謀世界永久之和平，不特中國蒙其福也。至十三年間，孫先生於講述三民主義之後，特地繞道日本北上具體的提倡大亞洲主義，以促東方兩大民族之自覺，以三民主義爲建設新中國之指導原理，以大亞洲主義爲建設新東亞之指導原理。一則曰：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爲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雖是這種運動，民族獨立運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發生結果之後，我們中國人此刻不知道，你們日本人此刻也不知道，所以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再則曰：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爲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爲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問題。由此可知 孫先生之革命主義，不僅爲中國一國着想，同時爲整個東亞着想，此實爲東亞聯盟中心思想之歷史的根源。其在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同憂時局之士，亦不斷的有過類似的主張。雖動機論點，未必盡同，然中日聯合共保東亞，實在是兩國共同的需要，不僅爲理論上所當然，抑且爲事實上所必然，只以形格勢禁，遂致背道而馳。直至此次事變，於痛苦犧牲之餘，從血泊中激發了兩國國民對東亞之自覺，因而有和平運動之誕生，因而有中日條約之簽訂，因而能有共同宣言之發表。我們今日亦即本於向來對中國對東亞之革命的信念，進而爲東亞聯盟之運動，會章前文於寥寥數十字中，宣示本會創立之旨趣，第一點，指出大亞洲主義是東亞聯盟之指導原理，第二點，指出東亞聯盟運動是共同宣言之具體實行，第三點，指出共存共榮，復興東亞，是東亞聯盟運動之共同目的，言簡而意賅；東亞聯盟運動之中心思想，悉具於此。

（問）基於上述中心思想而展開之東亞聯盟運動，其性質願聞一二。

(答)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之成立，在把握時局之進展，適應國民之需要，而策動偉大之東亞聯盟運動，此運動有如下特質。

(一) 爲以國民黨爲中心而發動之國民運動。

(二) 爲以大亞洲主義爲指導原理，以共同宣言爲基本精神，以東亞聯盟爲具體方案之思想運動。

(三) 爲喚起東亞各大民族，建設民族協力共存之新體系之國際運動。

(問) 東亞聯盟運動之中心思想及其特質，既如上述，然則本會是否是一種政黨的結合呢？

(答) 不是的，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以黨爲中心聯合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之人民而推動之國民組織。中國今日對內對外最迫切需要的，無過於中心勢力之樹立，此次運動發展之結果，無疑的將增厚和強化中心勢力的基礎組織，它是黨的外延，而不是黨的代替。

(問) 又是否是一般民衆組織的代替呢？

(答) 也不是的。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不是帶有階級性或階級聯合性之職工組合，而是喚起全民聯合東亞各民族共同奮鬥之運動機構。在橫的方面，他應該透過各階層的職工組合，在縱的方面，他不能代替了各階層的職工組合。

(問) 會章第一條明定東亞聯盟之四大綱要，(一) 爲政治獨立(二) 爲經濟合作(三) 爲軍事同盟(四) 爲文化溝通。此四點爲近衛聲明，主席贛電及共同宣言之精髓，亦爲復興東亞必備的要件，無可疑義，然在具體實行上，所謂聯盟，將是怎樣的一個形式呢？

(答) 我們所當注意的是精神，不是形式。就政治獨立而言，東亞各民族國家，互相尊重其獨立之生存，以爲互相協助之結合，所以東亞聯盟可以說是一種民族的聯盟。就經濟合作而言，東亞各

民族國家，基於有無相通，長短相補之旨，確立平等互惠之經濟聯繫，所以東亞聯盟又可說是一種經濟的聯盟。就軍事同盟而言，東亞各民族國家以軍事上之分工合作，謀安危相關之共同防衛，所以東亞聯盟又可說是一種軍事的聯盟。

就文化溝通而言，東亞各民族國家本於東亞本位文化之立場，對東亞彼此謀文化之融合，對世界，求東亞文化之發揚，所以東亞聯盟又可說是一種文化的聯盟。

孫先生說過：我們中國國民想同日本國民聯絡一氣，用兩國國民的力量共同維持東亞大局。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在上海丸中與神戶新聞記者之談話。又說：日本幫助中國國民，真是感激日本，中日兩國可以合作互助。

再論互助的條約，像經濟同盟和攻守同盟，那些互助的條約，都可以訂定。假若中日兩國真正做到攻守同盟，日本所得的權利，當然比現在所享的權利大過幾百倍，同時又說，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爲基礎，是爲打不平，我們現在所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對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衆平等解放的文化。十三年十一月廿八日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我們今日所謂聯盟，正是這個意思，只要東亞各民族守着上述的精神，爲共同目的而共同奮鬥，則誠如孫先生所說聯絡兩國國民的方法是很多的，至於有人以東亞聯盟比擬國際聯盟，又有人以東亞聯盟爲一種超國家的權力機關，前者是軟弱無能的虛構。後者有損政治獨立的主權，皆非所取，重復說一句，我們現在所當注意的，還是重在精神，不在形式。

東亞聯盟運動之理論

林柏生

關於東亞聯盟，主席有過演講，想諸位先生一定聽過或者讀過。兄弟在和平文獻裏，有關於東亞聯盟的文章，所以不想多費諸君的時間，只想就一二要點，拿出來和諸位討論。東亞聯盟同大亞洲主義，三民主義，近衛聲明，汪主席黷電，中日基本條約，中日滿共同宣言，其理想其意義完全一致。我們認東亞聯盟是根據孫先生大亞洲主義三民主義的主張而發生的，各位或許會問：既有大亞洲主義，爲什麼還要提倡聯盟！或者說：有了近衛聲明，爲什麼還要提倡東亞聯盟四大綱領？換句話說，既提倡東亞新秩序，還要提倡東亞聯盟，是什麼理由呢？近衛聲明的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經濟提攜，密鄰友好，共同防共，與東亞聯盟的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提攜，文化溝通，是不一樣嗎？這一個疑問，兄弟想加以說明：第一我們首先要明瞭東亞聯盟理論運動發展的經過，與和平運動宣傳發展的經過，關於宣傳有二個條件：（一）要有一個最高政治的信念。（二）要彼此信念成爲標語口號。向民間運用宣傳運用根本信念，固然重要，但信念的運用，更爲重要，如近衛公發表聲明，汪主席發表黷電，我們確有了中日和平的信念，如何使民衆明瞭信念，是會變成事實呢？却是很困難的問題。在當時環境，是非常惡劣，抗戰空氣支配了整個社會，我們只有用文字來宣傳。最初擔任此種文字的宣傳任務的，是香港南華日報，響應和平的自由，天演日報。週圍空氣是這樣惡劣，我們只有爭取討論和戰的自由，至於和平內容的討論還談不到，只有使民衆明瞭抗戰以外，還有和平的一條路，不

要只注意抗戰，還要注意和平，這是和平運動初期的情形。

再次說到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集，上海中華日報復刊，這是和平運動開始的第二個時期，大家都知道再抗戰是不行了，但是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和平呢？我們討論的結果，覺得近衛公的聲明裏，有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提出，我們還覺得建設東亞新秩序，當時還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同時日本方面又有東亞協同體，東亞聯盟的提出，更使中國的一般同志及民衆表示懷疑。究竟日本所需要的和平的內容是什麼呢？尤其蔣共攻擊很厲害：你說中日合作，他說中日合併；你說經濟合作，他說經濟獨佔，你說共同防共，他說永久駐兵。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和平的具體內容，放在民衆眼前。我們要同人家做朋友，一定要把四萬萬五千萬放在一起，才同人家做朋友，否則，中國沒有好處，日本也沒有好處。所以在這個當中，我們注意和平方案的討論。去年春，日本米內首相發表一篇宣言，第一段就說明東亞新秩序的內容，這樣，和平方案和米內首相聲明，合看起來，才稍爲明瞭東亞新秩序的內容是什麼。到了國府還都，國府政綱第一條，就列入東亞新秩序，宣傳上也就開始用東亞新秩序的字樣。我記得答禮使節團赴日本，主席特地發表一篇「怎樣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文章，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內容才鮮明了。再次說我們有一個見解，認東亞民族光是解除條約的束縛，是不够的；必須東亞各民族有一種的共同國民運動，然後才能有共同的思想。所以六全大會後，我們討論，認爲一定要以大亞洲主義做中日和平運動的基礎，六全大會開會後，日本文化界有人來上海，談起日本有人提倡東亞聯盟，與我們交換東亞聯盟思想的意見，但是組織還沒有談得到，我們只在討論內容，知道日本已有這種運動發生了。

在還都後，我們陸續同日本方面的同志，（也有東亞聯盟的人，及不是東亞聯盟的人）討論到中日國民思想問題。我們特別注意東亞聯盟的思想綱領及目標，尤其簽定中日基本條約之前，更加詳細

的討論。此次廣東方面，林汝珩同志，發動了東亞聯盟；華北方面，也有人提倡，尤其廣東已將東亞聯盟從思想成爲一種行動了。最後說：歸納以上經過，我們可以明瞭東亞聯盟是怎樣產生的。

第一點，我們要使中國民衆了解和運動，及東亞新秩序，是以東亞聯盟四個綱領爲最明顯，不但中國民衆，就是東亞其他民族也應當使他們了解。

第二點，我們要做到東亞永久的和平，建設東亞新秩序，需要有一思想的國民運動。中國國民集中同一思想下面，其他東亞民族，也要集中同一思想下面。東亞聯盟就是東亞國際間思想的國民運動，不是國內政黨運動，是拿來作爲國際共同思想的運動，與國內運動是無關的。

還有一點，所謂政治獨立，是說東亞各民族以本然的立場，與東亞各民族的聯合，不能破壞東亞各國本然的現狀，也許有人說：現在既然要東亞聯盟，東亞各國，不是不能獨立了嗎？其實不然，我們要明瞭東亞聯盟的四個綱領是沒有衝突的，政治獨立，經濟提攜，軍事同盟，文化溝通，都要同時進行的。

比如同時搖一條船，一定要大家聯合去搖，加果不能給大眾都有自由，一定不能夠前進的，所以東亞聯盟的四個綱領，一定要同時實行，與各國本身之獨立是沒有矛盾的。

（選自東亞聯盟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東亞聯盟第二年

林柏生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成立週年紀念

我們確認和平反共建國是國民革命之再出發，我們從事於和平運動不是在和平中謀暫時的苟安，而是在和平中謀永久的建設；所謂永久的建設必定建築在東亞民族共存共榮的基礎上，不能建築在狹義的國家主義觀念上，本此精神，而有國民政府的改組還都，而有中日基本條約的簽訂，但是我們最後的鴿的，尚不在此，我們對於和平運動發動以來，於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以來，所朝夕斷求的對內是復興建設的完成，對外是東亞聯盟運動的展開，這本來是今日國民革命再出發的兩條坦途，兩者的關連，又極緊密，彼此互為因果，相應相成，蓋必須中國復興，才能充實是東亞民族的力量，才能成東亞解放的原動力，才能用事實來啓示東亞聯盟的進行。也只有東亞聯盟的旗幟下中國復興的目的，才可達到，中國復興的基礎，才得鞏固；國民革命的大流，才不會岔入歧途。

爲什麼 國父於致力國民革命之初即欣然接受日本朝野的援助，而對於中國革命以致殉難的友邦同志，則謚爲「興亞之先覺」又爲什麼經四十年苦鬥之後，於彌留之前，猶諄諄以以大亞洲主義喚起東亞人士的先覺？我們當先知道這不是一句冷冷的外交辭令，不是運用於一時的外交手段，乃是基於一種孤臣孽子的操心慮患，本其革命的經驗，所把握住的國民革命唯一光明大道，也就是東亞民族共存共榮的光明大道。所以 國父一生，始終抱定一貫的信念，就是求國民革命之實現於東亞解放之中

。爲求東亞之解放，則不團結東亞民族，共同掃除東亞民族解放的障礙，也就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障礙，這就是東亞聯盟運動在歷史上，理論上的根源。我們依據了一點，而從兩三年以來的血泊之中，驚覺過來，展開和平運動。我們也因此而在這些血的教訓之後，更進一步的，提出東亞聯盟運動。

自從去年今日，我們在最高領袖，汪主席的領導之下，成立了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揭出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四大綱領，於是東亞聯盟運動，更從理論的階段，進入於實踐階段，自全中國以至全東亞各地，東亞聯盟的呼聲，已經滲透到每個人的心理更由於深刻的共鳴，而互相呼應起來，於是東亞聯盟運動的進行，有如一日千里轉瞬之間，便形成一種洶湧猛猛不可抑止的力量了。但在另一方面，却不能不因此而引起英美侵略忌視，和惴惴不安，又因此而引起它們對東亞民族的陰謀和壓力，英美在大東亞戰爭以前，多方的牽制重慶延宕拖戰，又竭力拉攏和威脅泰國，利用東亞其他被壓迫民族，供其驅策，無非要使東亞民族可能的聯盟，應有的團結，變而爲盲目的相砍相剋，這原是它們侵略東亞百年以來的猙獰面目，其在東亞聯盟運動日趨擴展的現在，乃愈明顯而已，結果不僅其陰謀未逞，而大東亞戰爭於此爆發了，大東亞戰爭的序幕既開，東亞聯盟運動更成爲東亞民族自身一個最現實的中心課題。

我們東亞民族，在大東亞戰爭之中，正是共同置身於生，死，興，滅，一條歧路之尖端，我們具有同一的命運，爲了整個東亞民族的前途，更需要共同奮鬥，到了今日，東亞各民族之間是不能不密切的攜起手來了，今後東亞民族的生，死，興，滅的分野，都在乎東亞聯盟運動之成功和失敗。

我們今日已經看到東亞的被壓迫民族爭先恐後一個從英美侵略者的桎梏裏，奮勇脫逃而出，毅然走向東亞聯盟的大路，站在英美侵略東亞的前哨首當其衝的泰國，更以堅決的精神，開始在東亞聯盟的前提之下，爲保衛東亞而奮鬥，這一切都是我們引爲無限欣慰的，但在同時，我們也看到英美它

們的執持，重慶方面的叫囂在所謂A B C D的陣線之下，在所謂反軸心的陣線之下強迫着東亞的一部份民族，緬甸人，馬來亞人，菲列濱人，去擁護侵略者，來和東亞民族自相殘殺，我們對此，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要糾正它們的倒行逆施，也只有用東亞聯盟運動的理論和事實來打破它們的謔言來擊碎它們的幻夢，

重慶方面的陣線論，本來早已被事實戳穿而失所使據的了，一班抗戰的策士，在大東亞戰爭之後，又以遠交近攻的策略，來安慰自己，以爲它們能善用這個策略，則所謂「最後的勝利」便可立待，我們必須正告被它所蒙蔽的大衆，今日的世界，究竟不和戰國時代的局勢完全一樣，今日的戰爭和當時的戰爭，何啻天壤，何況從歷史上說，遠交近攻只有強國要侵略他國的時候才能適用，今日中國，和戰國時代的秦國，處境完全兩樣，當然不能並論。那麼，遠交近攻論者，希望數千年前的歷史重演一次，又從何實現？總之，無論是陣線論，是遠交近攻，這些縱橫捭闔的外交政策，不能致中國於復興之路，不能致東亞，與世界於永久和平，存有這種心理的人，不是別具用心，便是癡人說夢，總之，是違反了國父的訓示，是歪曲了國民革命的本來面目，我們要繼續國民革命要求東亞與世界的永久和平，除去肅求東亞聯盟的實現以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我們必須聯合東亞民族和友邦日本共憂患，同甘苦，努力於東亞民族的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和文化溝通。

中日合作與東亞聯盟的結成

羅君強

廿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創立於南京，我國民政府主席汪先生對大會發表訓詞：「東亞聯盟之組織，在使東亞各民族國家，各本於自由獨立之立場，向着共存共榮之目的而共同努力。其條件爲，政治獨立，經濟合作，軍事同盟，文化溝通。自中日事變發生以來，日本聲明無滅亡中國之意，日本之願望，在於中國協力，以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抗戰論者，以爲協力其名，滅亡其實，和平論者反之，以爲中日兩國應爲友，不應爲敵，苟能協力，則中日可以共存，東亞可以復興。今東亞聯盟，首標政治獨立，則抗戰論者之一切疑慮，可不煩言而解，」

我們在和平陣營的同志，敬遵主席的訓導，踏上一「中日應爲友，不應爲敵」的理論底實踐，而進行中日合作，以策動東亞聯盟中國同志的聲應氣求。

最近東亞聯盟促進議員聯盟之日本衆議院議員熊谷直太先生等一行二十氏，于昨午抵達南京，謁總理墓，覲見汪主席，並會晤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各主幹人員及各方有志之士，交換意見，以期東亞聯盟運動在中日雙方遂行一種偉大之結成。本報同人，對諸君此行，謁誠歡迎，特以同志的立場，根據主席汪先生所訓示的原則，作懇切的說明，以供遠來友邦同志的參考。

一 自覺運動的民族聯盟

日本東亞聯盟協會本部的中村勝正先生說得好，「東亞聯盟早已指出是絕對平等的一種民族聯盟，斷無有所謂盟主的成立，這是我們東亞聯盟協會奮鬥的目標，我們的主張，一貫地是如此。」這幾句話，真正足以解除中國一般誤解東亞聯盟者的心理上的幻念。中國誤解東亞聯盟的人，以為如像「泛美洲聯盟」一樣，是有一個盟主來領導他的。以亞洲立場來說，日本須要展開，中國須要獨立，中國認識日本的展開，是站在亞洲防衛的第一道防線必要的企圖，日本認識中國的獨立，是民族完整了，然後可以恢復親善，這五萬萬的兩大民族如果堅固團結起來，中日兩國即就不去和歐美國家講求親善，也就可以成爲世界無敵的力量了。在日本，山崎靖純先生等，也有此認識。

所以，東亞聯盟，在日本，是民族展開的民族自覺意識在鼓盪，而在中國，是民族獨立的民族自覺意識在鼓盪，展開與獨立的程式不同，而每個民族各自確認其本位努力的自覺的意識，則無不同。所以，東亞聯盟不是主從相附的聯盟，東亞聯盟乃是民族自覺運動接軌的聯盟，彼此以民族自覺爲根據，彼此確認對方之民族獨立的強固性而相互聯盟，這是東亞聯盟異於「泛美洲聯盟」的主從相附的聯盟與異於「國際聯盟」的強霸兼併的聯盟，基於民族自覺的東亞聯盟，其永恆性，其正義性，可以推展至民族自覺的世界聯盟，而這個自覺運動的民族聯盟，他的基礎是奠定於第一個條件的「政治獨立」上面的。

二 平衡發展的經濟合作

經濟合作的本質，我們根據科學的社會經濟的立場，來作爲中日經濟提攜的動向，然後才能收中

日合作之實效。過去日本對華經濟合作理論，即以「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爲歸趨。這裏姑且不必歸過於日本，即中國亦常自己認爲日本已進爲工業國，中國則仍爲農業國，各盡其能，以相通緩急，彼此各盡工業國農業國的相互調劑的作用，豈不很少衝突嗎？中國過去的生產建設與經濟開發，就因此停滯在舊農業手工業和輕工業底生產過程當中，而不克完成現代國家的經濟形態。

日本固然是亞洲的先進國家，中國經濟的技術，如果不進到與日本共同前進的地位，則不能有助於爲亞洲防衛第一線奮進而展開的日本，中國經濟不能進到工業，就不能實現真正的平等合作，這樣不特是中國的損失，也正是亞洲的損失，這是談「經濟合作」所應首先注意的一個遠大的標的。

三 除舊布新的軍事同盟

中國的國防方針，既然要從「抗戰」轉移到和平，首先是在獲得友邦的諒解而強化軍事的建設，由自身的力量來肅清反和平的軍事勢力以及一切游匪流寇，但在世界戰禍蔓延國際政治幻變莫測的今天，軍事方面尤其要與鄰邦日本採取齊一的步調與共同的計劃，自打破東亞的以至世界的舊秩序而建設新的秩序，自掃除歐美帝國主義留在東方的殘餘力量，以至杜絕赤化的根苗，中國和日本的一對寶劍，是要相互爲用的，以軍事建設爲手段而達到軍事同盟的目的，這乃是刻不容緩的事。

四 亞洲中心的文化溝通

日本東亞聯盟會淵上辰雄先生說，「今後中日和平的基點，應該是從『文化交流』做起，以求雙方人心上之一致。」日本有日本自國的思想，就是「王室中心思想」，中國有中國思想，就是「三民主義」，這二個思想雖然不同，但這是不相妨害的。因爲，每一個民族的思想，都有其歷史的淵源與

時代的需要之特徵，但這樣民族思想各自獨立，民族與民族間的聯合，又拿甚麼來聯繫呢。其實，民族思想儘管不同，只要民族間的方法相同，則民族的聯盟可以保固，中日兩國既各以「王室中心」與「三民主義」爲其根本，但以「亞洲中心」爲方法，則兩民族的思想，可以齊一於亞洲中心的原則上，而共同邁進。所以中日文化的交流，是以各自思想的獨特，而溝通於亞洲中心的觀念，於世界動盪的今天，把這個東方民族團結精神無限制地發展出去，這是關於「文化溝通」上所應注意的一個基點。

上述四端，卑無高論。在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招待日本衆議院來華諸君晚餐上歸來，於飽聆諸君高論之後，感慚無量，歡喜無量，爰述所懷，以表示歡迎之赤忱，以蘄求同志之共鳴，以禱祝東亞聯盟之實現爲世界新秩序建設之序幕。（選自東亞聯盟月刊創刊號）

「政治獨立」與中國

周化人

東亞聯盟之四大綱領中，首為政治獨立。誠以政治獨立之國家才有資格參加聯盟，才有力量參加聯盟。因此在聯盟國中，其政治獨立之有不健全者，此為最要之圖，故政治獨立，列為四大綱領之首。

就我中國論，從清末以來，全中華民族之要求，即在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此即包括政治獨立。所有中華民族之努力均以此為目標。聯盟綱領中首先提出「政治獨立」，此正深合中國國民之要求，有了這一條綱領，中國人民便不致懷疑日本，更不因聯盟關係而影響其獨立了。關於此點 汪先生之闡明，已為中外所共信，先生說：

「以中國今日所處危急的地位，一般民衆所為朝夕徬徨，焦思憂慮的是國家民族的安危存亡，只是與之談聯盟，是不會有所深感的。我們必須使大家知道，求國家民族獨立自由的精神和東亞聯盟的精神是一致的，這樣纔能够提起大家積極的精神，以一樣的精神用之於求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也用之於促進東亞聯盟，舍此別無他道。」（對東亞聯盟綱領的一點意見）

這是很明顯的指示中國人應當知道，中國之獨立自由非獨力所能獲得，即 國父指示吾人的，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也就是 國父指示吾人的，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這便是說以東亞聯盟的方式，才可以達到中國獨立自由之目的。中國同胞認清了此點，東亞

和平才是真正的確立了。

在友邦日本方面，應認識政治獨立與日本指導地位是相調和的。先進國的指導，最要緊的是在指導的方法，關於這一點汪先生曾解釋說：

「照兄弟看來，日本是東亞的先進國，東亞而有聯盟之設立，則日本以其先進國之資格，對於後進國居於指導者之地位，是無可疑義的，所以注意的是指導的方法。

指導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以強力壓迫，處於統制的地位，這種方法既然失了聯盟的精神，必然得不到聯盟的效果，歸根是失敗，因為以強力的壓迫而結合，一定會有不堪壓迫而分離的。第二種以先進者對後進者，以長兄對弟弟的地位，這種方法注重在取得自發的協力，所謂指導，最扼要的就是要以先進者指導後進者，並且幫助後進者，使之養成能力，自動的接受指導，自動的提攜共進，這樣不但不致有強力壓迫的反感，更可以得到積極合作的實效，不但不會與政治獨立有妨礙，更可以使盟員各國求獨立自由的精神，融合在聯盟精神之中。

孫先生在大亞洲主義講演裏反覆指出中日兩國是兄弟之邦，日本是東亞的先進國，我們以長兄待日本，我們更期望得到日本的指導和幫助。」

先生這話是代表中國人民而說的老實話。這些話已引起了日本同志的共鳴，如田中直吉氏在「東亞聯盟釋疑」裏即引證，汪先生這段話，而說明政治獨立與日本之東亞指導性毫無矛盾而且是一致的。田中氏說：

「由此言之，在東亞聯盟中之中日關係，決非主僕的關係，而為兄弟的關係。日本以兄的態度而臨中國，中國以弟的態度，以兄事日本，人格非完全平等不可。但長幼自有其序，此亦東亞聯盟之妙處。蓋維不依強權的指導，而以道義的精神相結合的東亞聯盟，始能將近代民族主義之對立的要素，

加以消滅，代以高度民族協和理念也。因此日本之指導性與中國、滿洲國之自主獨立性，毫無矛盾，可以調和。」

日本同志有此認識，則中日永久和平，才可真實的實現了。於此可見東亞聯盟綱領中政治獨立的重要性。

政治獨立之內容，至少應包括兩項，即：

- (一) 主權之獨立，
- (二) 主權行政之完整。

主權之獨立，是不受任何干涉，完全自主的意思。主權行政的完整，不是支離破碎，而是行政統一的意思。關於這兩點我們中國深深感謝日本朝野的幫助，這種幫助的言論與事實，我們不能不特別指出，以喚起我國同胞之注意，以增加其對東亞聯盟的信仰。

第一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首相，對政府聲明之解釋有云：

「……日本真正之希望，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不在中國之征服，而在與中國協力。」

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首相聲明說：

「日本尊重中國主權，固不必言，並不惜進而對於撤廢其完成獨立上所必要之治外法權，及交還租界，予以積極的考慮。」

這種公式的聲明是和平運動的嚆矢，是使中國人由抗戰而轉向和平之刺激。即是，中國人民看到和平可以不亡國，和平可以保持國家之獨立自由與平等，便自動的參加和平運動了。

其次更使人感謝的是日本在華派遣軍總司令部告派遣軍將士書。此書第四節「事變如何解決」中

更有明白懇切的尊重中國政治獨立之語，如：

「日本希望中國統一強盛歟，抑分裂削弱歟？中國號稱睡獅，當猶具猛獅威力之時，曾使列國之侵略東洋，望而却步；迨甲午戰役之後，獅之怯弱，暴露無遺，歐美諸國，遂頻相侵凌，是爲歷史昭示吾人之事實。」

中國獨立之摧殘，即東洋和平之擾亂，亦即日本遭受威脅。或有希望中國削弱分化進而操縱之者，此乃效歐美諸國侵略中國之故技，斷非聖戰之目的。

中國內部希望統一之民族要求，正如如火如荼，日本如能具堅強決意，不惜予以協助，則中日兩國，始能結爲善隣。萬一日本人間，有欺壓華人，妄冀非義，或圖仿效列國，以中國爲殖民地者，是誠違反道義日本之本質，不能無愧於天地。」

這是如何真誠熱烈的尊重中國之獨立與統一！統一即是行政之完整。是吾同胞疾首蹙額所欲求之獨立自由平等，可因日本之幫助而迅速達成，吾人復何所用其憂慮？

復次，在三國共同宣言中，首揭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獨立完整之義，其他非公式之言論更無論焉。舉這幾個例即可正告我國同胞，不應再事猶豫，再事徘徊，應即儘速參加東亞聯盟運動。

至於主權之獨立與主權行政之完整兩項，亦稍加闡明如次：所謂主權獨立，是獨立國家所必具之原素，此與土地，人民共爲立國所不可或缺之條件，這是爲一般人士所熟知的。何謂主權？在法理上之解釋，主權應具有下列之特性：

- (一) 主權是最高的，
- (二) 主權是唯一的，
- (三) 主權是不可分的，

(四) 主權是不可授予的。

就這四種特性論，所謂最高的即主權之活動不受任何干涉。所謂惟一的，即主權不能有二個以上。所以在一個國家內，祇有一個最高的主權，則一切政治均由此最高主權發動。因為主權是惟一的，則其他權力必非主權，即其他權力必須完全受主權之統轄，亦即一國內一切權力之來源，均係主權所授權。恰如東亞聯盟建設綱領中所說：「聯盟內之各盟邦國家，各自有其自國之立法權，各國自我管理其行政，外交，財政，各自統轄其農業，商工業，交通，司法，教育，國民保健，勞動保護，社會公安等一般之國政。如斯則各盟邦國家，各自得具有廣泛的權力，亦即各有其法律上之主權。」這裏所說之各種行政權，是舉例，而不是列舉，因為一國的主權，必包括全般的權力，缺一不可，缺乏任何一部亦不可。

因為主權是不可分的，是不可授予的，這便是主權行政的完整性。此即上文所說之為全般的權力，缺一不可，並且不能割裂，不能以其主權之全部或一部授予他人。

最足以影響吾國主權之完整者，為租界及領事裁判權，歐美諸國加於吾人之不平等條約。在前揭近衛首相之聲明，首先主張撤廢治外法權，交還租界。在東聯建設綱領中亦有云：

「中華民國若加入東亞聯盟，則日本當急速將在民國所有之政治的權益，一併撤去，使外國陷於不得已狀態，必追隨日本之後，而逐漸撤去。」

又說：

「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近衛聲明，係以東亞聯盟為目標，根據實際，以定出結成之前條件者也。尤以聲明中國承認滿洲國，則日本完成中國之獨立，而返還特權，此述明結成東亞聯盟之基本條件也。此外，如防共協定，防共駐兵，內蒙地方特殊防共區域，開發華北內蒙資源等事，皆係在

結成東亞聯盟之前，臨時對於中國之要求也。設中華民國確實成爲東亞聯盟之一員時，則此問題按東亞聯盟之原則，自然可以解消。」

木村武雄同志，在所著「處理中國事變與東亞聯盟」一文中，說得更爲詳細。他提出尊重中國政治獨立的原則是：

「在近衛聲明發表當時，在中國不過僅有一種臨時性質的政府存在。現在新中央政府，業已成立，日本要是承認這個政府，必須忠實的履行近衛聲明之內容，尤不能不極力尊重政治獨立的原則，爲此示出了如下三點：

1. 應清算內面指導之機關。

應廢止日本對於臨時性質政府，擔當內面指導機關；以正常之外交機關，與國民政府進行交涉。

2. 應積極的援助中國完成獨立。

爲此日本必須即時撤廢治外法權。只要暫時保留日本人向領事裁判所上訴的權力。同時租界問題，看中國爲準備程度如何，在適當期間將此返還。還要在此同時，惟恐冒瀆中國獨立之尊嚴，應解散日本法人設立之企業機關，在中國新政府正常理解之下，改爲中國法人的。

3. 應澈底的取締不良之邦人

關於這點前面所引用的日本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發表的告「派遣軍將士書」，和其後華北派遣軍最高指揮司令部發表的聲明兩文中，是最直截了當的，強調其必要。但徵諸滿洲建國的體驗，要取締不良邦人，那麼撤廢治外法權，是一件不可缺的條件。

我們要排除所有一切的困難，因理解以上三點。如此方能將東亞聯盟組成之原則，用現實來表現，且更可確信促進新中央政府之吸收重慶政權。」

這是木村氏對於實現政治獨立的意見。我們對於這類意見極爲欽佩，而願其早日實現。

末了，根據以上所述，可知惟有實現政治獨立，才能達到全面和平。而中日永久和平的基礎才會確立不拔，東亞聯盟的團結才會堅固而顛撲不破。同時，政治獨立加強了中國的力量，幫助中國迅速的完成了現代國家之建設，然後東亞聯盟才有力量。因爲中國既是聯盟中之一份子，故中國之強，卽是日本之強，亦卽東亞聯盟增加了總力。故在聯盟各國，自應互助幫助，使政治獨立，各自完成。尤其是中國，政治獨立爲刻不容緩之圖。

吾國同胞，應知天助自助，發奮圖強，蓋惟能自助者，他人才能幫助。吾人必須用最大之努力以取消舊秩序之枷鎖——不平等條約，用最速的進程，完成其近代國家之建設。與友邦同心協力，向東亞聯盟之大路前進！

（選自東亞聯盟月刊創刊號）

東亞聯盟的必然性

何海鳴

東亞聯盟的意義，在博取東亞各民族人與人的理解，因而團結成一道義的集合，發揮其在東亞的諸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共通渾合的效力，以建設我光明偉大的東亞新秩序。但其出發的基點上，尤貴夫先有此精神道德上的人與人共同的理解，故在現時東亞聯盟籌備推進的初程上，以詳盡闡發此項指導理論，增進與確樹一般入與人的理解，當尤為第一要著。

以現時運動過程看來，前途倒真是可樂觀與有希望的。因為，這東亞聯盟四字一經堂堂正正的揭樹起來，傳揚到今，我東亞各民族人士，耳濡目染，莫不對於這東亞聯盟四字，一經接觸之後，即很迅速地連帶發生一種正義感，胥認為理所當然義所應為之事，而認識到判斷到確有其偉大成就的必然性。

這種趨勢，我從考察方面，實在還可能提出一些引證。

最近，首創東亞聯盟理論的日本石原莞爾中將，在其「歐洲大戰之進展與中國事變」一文中，提起了思想戰，袒白承認日方對於渝方的思想戰還十分落後，因之渝方對其澈底抗戰的宣傳，終於還塗布著不可動搖的魅力。惟在去年四月二十九日日本派遣軍司令部所發刊的「告派遣軍將士書」中，曾

主張事變解決的目標，在於結成道義的東亞聯盟，那對於日本一切聲明都不怠於反駁的渝方，却對該次的聲明則默然不發一言了。嗣後又在南京舉行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的開幕典禮時，那一向對於中央政府作非難攻擊的渝方，也仍舊保持沉默態度。這不外是因爲東亞聯盟的思想，給與了中國大眾以相當巨大的影響，因之渝方認爲攻擊東亞聯盟一舉，或將在思想戰上反招致自己的不利吧？

又最近日方華北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大將，在招待新聞記者席上，也提到一個頗爲興趣的故事，前番中條山戰役中，渝方軍隊中官兵被俘的甚衆，內有一位湯恩伯軍幕中的青年參謀，於就俘後，仍處處發揮其最倔強的個性，對於日軍官就其談中日關係與抗戰前途時，他終於不肯折服，自以爲抗戰仍是很對的與很有希望的，長抱著那沈酣的迷夢。及最後日軍官另與他談到東亞聯盟與共同保衛東亞他方才醒悟過來，知道中日攜手聯盟以共保東亞，那才是正當的途徑，并也是換取中日和平的一種良好的契機了。於是他新樹立了這種信念，才將舊日的抗戰信念打得粉碎，并發誓從此要獻身專爲東亞聯盟一理念努力推進，就在漢口做了一個很勤勉的報人。

二

由這上面兩段辨證看來，東亞聯盟的思想與理念，確是能具有一種啓發東亞人信心的大力量。至於爲什麼就容易啓發人的信心和理解？那還是我那句舊話，凡東亞人一見此東亞聯盟四字便能立刻發生一種正義感，而並能判斷其有必然性。

但是，此正義感之所以發生？此必然性之所以確定？也無妨仍在其理論上作一番詳解，以作爲啓蒙起信的工夫。

東亞者，東亞人的東亞，這個前提，當然是天經地義，無人可得而動搖的。那麼，凡在此天然史

地傳統關係形成下來的東亞地區的東亞人，本其同胞兄弟唇齒輔車密切關聯的真理念，團結爲東亞民族的一大集體，發揮其東亞人建設新東亞的自由，以共保東亞而企取此大東亞集體未來向上的公共福利，那當然是一想到就自成爲一種正當的正義感了。然而正義感也究只是一種思想與理念，其性質如淺近易於普及，則其輪廓也愈曠大而愈粗疏，欲求實行無阻，并得到圓滿最大的效果，自尙須就其內容愈作一番縝密的研討，與一定萬全無失的方策。不過天下一切事成功的基素，終又仍在其最初的理論，是否確有其可能與可行？如其可也，那也就是此一事與此一理論之有其必然性。只須有必然性一確立，便那怕在推行過程中有何種不可測的演變？何種不可避免的曲折與頓挫？其最後也終必有必然大功成就之一日。至於鈎稽出此一必然性的如何構成？其在東亞聯盟的理論上，自又仍在其天然史地關係上，天生的我們這些中日二國的東亞人同居處於東亞地區的緣故，便應廣大其見解而認爲同是東亞民族，當共同負起那團結東亞保衛東亞的新時代的新使命，而視此東亞聯盟爲必然的歸趨。這歸趨既終必如此，決再無一星一絲的更變，則其對於東亞聯盟的正義感，當又往覆激動，循環滋長，愈益堅定其顛簸不破的信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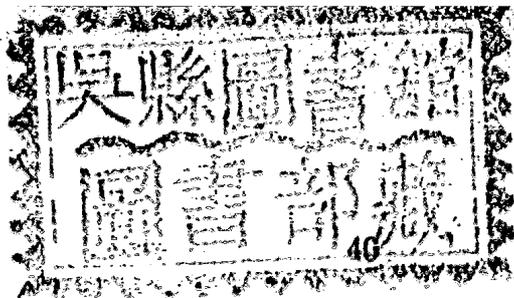
現在，對於這東亞聯盟，本其正義感以相協作的，雖尙只有中日滿諸國，但在大東亞的天然的地區上，初又並不祇中日滿諸國，況且，我還提倡過東亞問題一元化，則凡現時的牽涉及於東亞問題的，即使仍只中日滿爲出發的基點，其所牽涉及之範疇，究仍非常廣大，應包括夫太平洋問題，南洋諸島國問題，以至全亞洲問題，而另定我大東亞的界域，甚還是大亞洲的界域。此何以故？也無非基因於現時世界的大動盪，與未來世界新秩序之代舊秩序而建立，我大東亞大亞洲的民族與地區，再基因於歷來所受的史地關係的影響，在其必然性與正義感上，又誠然不得不本夫東亞民族獨立向上與企取公共福利的正當要求，而相借結成此大東亞與大亞洲的集團，以提攜扶持向光明的前途而邁進呢！

三

我們在近代歷史上忘記不了，西洋諸國，因為物質文明偶爾有畸形的進步，便開闢了海上的交通，恃其新武器的暴力，特搜尋到其他陸島諸國，來恣意的擄掠侵略。百年之中。非洲黑人是被強販去作奴隸了，美洲紅人以及澳洲的土著，幾乎被戕害得滅了種了，浸漸又到了亞洲東方，西亞細亞諸邦，久已被擠迫得喘不過氣來，印度首當侵略之衝，頭一個就亡了國，依次輪到南洋羣島，一一都變成西人的殖民地，在史地上莫明其妙地平添了一些似亡國非亡國的被保護之邦！結果，只剩下中日二國，也禁不起他們惡狠狠地來叩關砲脅，來蓄圖瓜分！一時地球上或統變成爲白種人獨占的世界，只有白種人是最優越的天之驕子，其餘有色人都像是未開化的野蠻人，應由他們來代替上帝耶穌行道，儘量把這些有色人種來欺凌壓榨，奴其民，藉其地，剝削其脂膏，填補他們白種人無限的慾壑，還美其名曰是在推進野蠻人的文明教化，他們是應永享其神聖不可侵犯的教師與宗主的特權。然而天下真能讓這樣最不講理的事情永延長下去嗎？日本頭一個覺醒了，從明治維新到昭和維新，一樣做了世界上第一等強國，可見有色人種的文化能力，實也絲毫不亞於白色人種，甚或比白種人還高明些。中國雖不大爭氣，仍成爲他們理想中瓜分共管的禁樹，但中國究也是個最大的古國，歷史最久，文化最佳，人心未必盡死，終也掀起了辛亥的革命，與國民黨北伐的成功，打算重建設起一個近代的國家。並且，中國革命，日本是多予援助的，目的在增進中日提攜親善，在國父大亞洲主義之下合作。這一來，他們白種人有些忌刻了，不懷好意，故事挑撥，便慫恿中日二國在近鄰上糊裏糊塗打了起來，好讓他們在旁邊看了得意，消耗你這一對東亞弟兄的力量，他們遲早再來收這兩敗俱傷的漁人之利！可是，他們算計雖精，我們却不見得真是糊塗到底，近衛公發表了聲明，汪主席發表了贛電，判明了和戰

的真是非，南京國府就此還都，簽訂了中日基本條約，成立了東亞聯盟中國與東京的總會，實行揭發大亞洲主義，由中日滿共同宣言，實踐到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兼之，歐亞形勢，也在這時期引起了劇變，德國不堪舊凡爾賽體制的壓迫，希特勒元首以蓋世之英，努力謀德國的復興與再生，不惜集聚其全國國力與世界舊秩序對抗，人心所向，公理以伸，迭戰迭勝，遂亦有建立歐洲新秩序的偉圖，而與洽我們的東亞新秩序相呼應。相配合，以最後合同完成世界新秩序爲未來最大的指標，我們便都在軸心盟約間聯結成爲一條新戰線了，雖然英美俄拒著舊秩序的殘骸猶不甘撒手，並且途窮日暮，倒行逆施，更將舊世界所有禍因惡種，溶冶起來，佈成一赤白二色侵略的混合包圍陣，誘使淪方作前哨，妄欲威脅全面的東亞，妨害我東亞新秩序的進行。却不料幾年來離間挑撥的結果，徒激起東亞各民族一種東亞聯盟的呼聲起來，使他們大吃一驚，手足愈益失措，連那個專做英美俄播音器的淪方，也噤若結舌，對於這東亞聯盟直不敢有一言半語的詆毀與反駁，這原因是什麼？這無非爲我們天生的都是生長在東亞的東亞人，又切身感受著近百年來白赤二色侵略東亞的羞辱危險的歷史，自然能引起共憤共鳴，同袍敵愾，爲任何蠱惑的邪說所不能絲毫搖動。

但是，東亞聯盟的正義感，雖僅由中日滿開其端以滋生出來，而東亞聯盟的必然性，却因天然的史地關係，其範疇總自須延展及於全東亞及全亞洲。我們中日二國，在此不幸的大事變中，爲自身挽救危機計，自須倡導此東亞聯盟，但這一種外來的迫脅的危機，如上述的歷史之所昭示，實不僅中日滿感覺切身之害，其最淺近的至少亦應連帶及於南洋各島國。且東亞是一整個的。牽一髮，動全身，若非就全東亞作一整個的保衛挽救的企圖，那就是中日僅圖狹義的自救也還是辦不到。何況東亞聯盟東亞新秩序等等，天然的即應包括全東亞在內，又那能如此不澈底，不作那整個的保衛挽救的企圖呢？在這裏，我不妨還又提出一些辨證。爲了急速結束中日事變，保衛東亞，打破英美俄與淪方的勾



結，日本軍這才進到越南，實現與越南合作。并且越南鄰近的緬甸，現正殘存有唯一的渝方滇緬路的輸血線，終也是個禍害，還更聽說渝方要向緬甸出兵，向印度輸送勞工，實行去爲英軍作奴隸，作凌壓印緬的幫凶，那就對於現時緬甸真正情況，自也須在東亞民族痛癢相關的觀念上，亦加以縝密的注意了。

四

茲且先談較近的緬甸，在這一月報紙內，正刊載著一些緬甸首相烏索到英倫要求自治的消息。本來，緬甸是由於以中國藩邦的地位，被英國劫持侵略以去，淪爲亡了國的保護邦的。以前它的治權，尙是間接屬於印度的英總督，好似比印度還低一級，近年另設了英國的緬甸總督，多少給與緬人一點甜頭，也居然還有名不符實的緬甸內閣與首相。但緬甸是要求完全自治的，前首相某，爲了這要求不能達到，拒絕協助英國作戰，終被捕下獄，新首相烏索，乃改用溫和手段，先行允許助英，却跑到英國去呼籲，希望能感動英倫人士，能慨然許給以自治。但不幸仍是被碰了，什麼東印聯合會帝國協會，及印緬事務大臣等等，無論在紳士外交的風格上，說得怎樣彬彬有禮，終是不肯許可自治，甚至戰後的自治都不便預定。話雖說得妙，他們紳士之言，至少須如他們的契約一樣有效，言出必行，不願造成徒有諾言而將來不能實踐的危險。且他們方致力於奮鬥，也不遑詳細考量他事。其實察言辨色，揭穿了講，他們根本是不能給予緬甸以戰後的自治，殆已成了斬釘截鐵的意味，縱然狡狐一般還要說些有禮貌的騙人的費話，說是將來總能協助緬甸獲得英帝國中一個最高地位，但地位上的貼金，無論貼得怎樣高怎樣厚，實際仍是不許自治，只許作升一級最高地位的奴才，那就高也高不到那裏去？可憐的烏索，白跑了一場，抱著了滿腔失望的酸楚，却還不敢就得罪這英國主人，叫主人看出他這奴才

有悻悻之色，便也用點巧妙的外交詞令，似抗辯而又似哀號的那麼說道：「此行結果，雖未滿足我與國人的高大希望，但我離英時却絕不悻悻。我回緬後，以此行的結果告知我民衆時，我至少可謂無論英政府答我何言，或竟拒絕我發言，但英國輿情却都很好，都承認緬甸欲得完全自治是一種正當的要求。且我深信大西洋憲章第三節，尊重一切人民選擇，并組織自己的政府的權利，應不獨適用於被迫對德屈服的各國，且亦應適用於英帝國的各屬國。緬甸與印度及英帝國內亞洲各國，皆希望英國對於英帝國內非英民族所居的各國，亦應採用其施於自治領的同樣的政治家風度，與寬大的胸襟，緬甸及其民衆，對英國與英人，固皆抱有絕大的好意的呢」。我細讀了這些句子。只覺得烏索僅有一點說得中肯，那就是緬甸印度及英帝國內亞洲各國的人民，爲什麼不是與英國人同樣的白種人，而偏是黃種的東亞人。什麼大西洋憲章，那只是大西洋白種人所私有與專利的。什麼自治領，如坎拿大澳洲等，也只有如英人一樣的白種人才能取得享受那特權的。黃色的東亞人，在英人心目中根本就不配自治，那也就當然沒有那樣政治家的風度與寬大的胸襟。與虎謀皮，烏索這一番婉諷和哀訴，還不是白費嗎？

五

其次，由緬甸再想到他近隣の印度，自也是亞洲的古國，我們同病相憐，那怕隔得略遠一點，也不能不承認它同是亞洲黃種的同胞，而不把它也包括在我們東亞範疇以內。但談到印度，這個受有世界標準的亡國痛苦的可憐虫，我們似夫知道得比知道緬甸還要清楚些。從上次歐戰到這次，英國人騙它不知多少回了，激得印人要求完全獨立的聲浪，也一天比一天高。最近，哲人甘地是怎樣呼喊著，詩人太戈爾臨死時又怎樣哀訴著，英國不但不允許它自治獨立，並還奪取了一切印度人的所有，使常

陷於飢饉貧乏，却落得英人一旁老譏評著印人是未開化，是扶不起劉阿斗，也就是根本不配自治，不配獨立。可是這不開化的東西，在戰時仍是英國人力與資源的唯一良好供應庫，上次歐戰，曾派遣一百三十萬印兵與苦工到英國去犧牲，直接戰費，也支出達一億一千二百萬鎊，平日一切礦產和食糧，悉搜括了去，計在印度的總輸出額中，英國所得的百分率是三十五至三十二，但遇到印人飢饉時，英政府却未曾代采買送去一粒穀子。再談到政治，印人雖也有類似於議會或內閣那樣的東西，最高行政權却還在英總督手內，總督自己保留有關於防衛軍事，對外交涉，宗教愚民，的一切全權，能干涉政府各項活動，有非常的發令權，有防止一定議案提出之權，並對於所有法案的成立有自由頒布權，不單是聯邦預算的大部分不需要議會的贊同，而且英本國的商業，航運，都另受有特別的保護，軍事政治運用，也全在英人的掌握，議會無實，可憐到了極處，凡是關於對外關係與自己權限一定範圍以外的諸事項，便統統被禁止討論，想說也不許說。

這樣看起來，這種人種差別的故意的歧視，我們黃種人，所受到於白種人的，簡直是非人類的待遇。我們看看歷史，看看地圖，并看看自己身上上的顏色，能不立刻承認我們都是黃種人東亞人嗎？能不同情於這些同是黃種的緬甸人印度人南洋諸島人，而視他們的苦難也同於自己的苦難嗎？我們既知倡東亞聯盟以聯合自救，又能不能承認緬甸印度南洋各島同俱是東亞的地區，而不思聯合緬印南洋人以圖共救嗎？我們要建立東亞新秩序，求我們東亞人公共向上的福利，又能不能相邀緬印南洋的同是東亞人以相偕合作，擴大我們東亞人的公共最大的福利嗎？凡此諸問，我敢斷定無論那一個黃種人東亞人，都會立刻從其天良上的正義感上，一直率了當，答以應該應該，而這種正義感之所以如響斯應，迅即發生，那就是我們東亞聯盟內在的與應有的必然性，絲毫無可猶疑的了！

不過，正義感貴在有實踐，而必然性也仍須假手於人之實踐，以獲得其必然的完成。我們中日滿

，是這個正義感的發見者與倡導者，是這個必然性的創造者與培植者，我們便應首先做出些實踐的良好榜樣模範來，以廣植這個正義感，擴大這個必然性，使之遍布於東亞全亞洲，成爲我們全部東亞人黃種人公共的福星。雖然，越是一家子最親近的弟兄，越不免時相接觸而時有齟齬，有妨害於這樣良好榜樣模範的樹立，但只要想到，正義感是終不會搖動的，必然性也終是愈是擴大與堅固的，遲早總須要歸趨到東亞人的自作東亞聯盟，以謀東亞公共向上的福利，我們弟兄也總必會放大眼光，展開胸襟，互相策勉互相維護，以達到真誠融洽同心協作的境地！（選自東亞聯盟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東亞聯盟之思想根據

袁 殊

一 世界歷史的不絕進化

世界大同的理想，早見之於中西古哲的言論與啓示。時至近代，則幾爲一切革命運動的最後理想，就歷史的發展看，我們亦可看出此種理想的由來，不是全無根據的。歷史像一個雪球，愈至近世，它愈滾愈大。一部人間歷史，雖曾演出過無窮的分裂場面，但每一次分裂的結果，是人類更進一步的結合。從原始的家族，氏族，部落，一直發展到今天一髮牽動全世界的形勢，莫不在說明人類的歷史是永遠在不絕向更大「羣」的結合過程中。

但以上的說法，祇是歷史進化概念一個極端抽象的輪廓而已。世界歷史的實際演進，其迂迴曲折，變演繁複，決非僅僅是抽象的概念所概括得了。歷史雖然不絕向更高的進化途上邁去，然其欲確然到達某一個進化階段，必要經過無數的頓挫與曲折的道路。歷史到這樣的一個時代，即是新舊歷史的鬥爭時代，今天的世界歷史，正是在這樣一個新舊搏鬥交替的過程中。

在認識我們今日世界的特徵之前，我們首先看一看其前身的所謂近代世界的面目。近代世界，即指的以工業革命爲張本的資本主義的世界，資本主義文明的最大特徵，即在生產技術的社會性格與其經濟制度的個人主義性格。在這以前的封建制度的社會中，人羣集合的基礎在經濟上是農作的土地，

在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上是領土國家與家族制度。農業社會比之游牧社會來，雖給人類提供了一個較大的社會結合的基礎，但因限於當時政治的傳統與技術的條件，這基礎的廣泛性還是有限的。及至工業革命誕生而隨之成立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新的技術賜給了人類以更大的結合基礎，廣大的工廠比農場更能使人類的活動彼此接近，交通技術的突飛猛晉，取代了封建時代狹小的領土國家，而繼之以民族主義的近代國家，更以此為中心而擴大成若干殖民地的帝國。

一句話，自封建主義社會的世界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世界，人類「羣」的結合的再擴大，是世界歷史進化的一大飛躍。

二 社會生產力與舊世界體制的矛盾

但自工業革命至上世紀的末葉，世界又復產生了一種新的進化的胎動。工業革命的結果，雖使人類從封建國家的結合而成民族國家的結合，但至十九世紀末葉，在這些民族國家的羣間又復產生了裂痕。第一次的世界大戰，就是這一裂痕的爆發。這是誰都明白的。不過第一次大戰並沒有根本解決這一裂痕的問題，凡爾賽條約只是一條橡皮膏，它雖一時彌補了那創痕，實際上只是聽憑其更大的潰爛而已。因此在二十年的今日，這條創痕就更大的爆裂了開來。

然而這創痕的由來何在？原來工業革命雖產生了近代的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社會，但隨工業革命以俱來的人類生產能力的激增，在最近一年中，已超越了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所能適應的範圍。近百年的科學技術猛進，實際上已將人類世界打成不可分離的一片，無論個人的社會活動與國家的活動，已不能超然獨立於全體人類之外。

今日人類的相互關係，無論就政治經濟或社會關係言，在在表示要求有更大的結合傾向。工業革

命及十九世紀迄本世紀初葉的各種科學的發明及發見，使人類首先感到他們在經濟關係上已成彼此互相依賴，在工業革命之初，各國的生產改進還僅限於供給自國的人民的需要，農業，手工業與商業還是一個經濟生活的主幹。但不久此種經濟狀態就在工業發展之前解體了。原料市場與商業市場的要求，促使了國家向外發展的要求，若干先進的民族國家，亦隨之而形成帝國主義的國家，然而帝國主義國家的形成，並不就是人類根據生產條件的合理的羣的結合。反之，倒是人類關係的對立。例如像一八五七年及一八七三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就明明暴露了帝國主義的「羣」的結果，並不能符合經濟發展的合理要求，而倒是其阻礙。

不過彼時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還沒有完全失却其活動的範圍，而所謂週期的經濟「蕭條」，却就是這種範圍愈趨愈小的說明。其實人類自工業革命獲得了無限的生產力後，反而會發生層出不窮的「經濟蕭條」，本就表示了近代世界機構的矛盾。唯欲在這個世界的既成的基礎上解決這個矛盾是不可能的。主要的原因是舊資本主義的社會機構，業已不能駕駛其自身的生產巨力。

三 第一次大戰後的一個新現象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雖然在其本身間含有解決此種矛盾的原素在，不過這一要素未曾被當時各國所把握，當時各國的戰爭目的，只是化和平手段的市場爭奪，為戰爭手段的市場爭奪而已。這次大戰的結果，不獨未曾解決這一矛盾，幾個較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倒在戰後加緊獨佔世界市場而益發銳化了這一矛盾。

當上次大戰爆發之初，一般人根據傳統的戰爭觀念，仍舊以為這是一場權力的爭霸戰，誰在軍事上取得勝利，誰就可以決定一切，但巴黎和會却啓示了人們這一場戰爭和傳統的戰爭實大異其趣。戰

敗國固不論，就是戰勝國也沒有力量可以解決一切矛盾。倒反而醞釀成了更大的戰爭展開的伏線——第二次世界大戰。

國際聯盟的出現，雖一時使人發了不少的世界和平的幻想，但因為國際聯盟的本身依舊是建築在滿是矛盾的世界關係上，所以這幻想畢竟幻想以終。

不過國際聯盟雖告失敗，但第一次大戰後國際關係間確乎產生了一種新的現象，即自過去的國家個別對立出現了國家陣線對立，在以往十餘年的過程中，這種國家陣線的對立雖屢起變化，惟時至今日這對立的陣容已經十分明顯。即亞洲，歐洲，南北美及蘇維埃的聯邦國家羣。

就歐洲言，德義和英帝國的戰爭，是前者想以統一的歐洲來替代過去後者勢力下的分裂的歐洲，而建立所謂歐洲新秩序，南北美洲雖然成了一個集團，但因為就舊資本主義的體制言，英美原是一邱之貉，因此美國一方面雖圖保持其「門羅主義」內的集團，同時却迫於帝國主義向外發展的要求，干預歐洲新秩序的建設。

但我們已經說過，出發自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其本身已成世界再進行的阻礙物。美國雖有野心也決不能阻止歐洲新秩序的建設，因為後者是世界歷史演進的自然要求，唯因美國的阻礙此種要求，而和英帝國沆瀣一氣，無形間就形成了世界舊秩序支持者的同盟陣線。而與世界新秩序的軸心國家構成對立的對面。

四 中日關係的檢討

就我們亞洲而言，自十九世紀以來，這裏本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或其勢力範圍。因此資本主義本身的分裂，也同樣影響及於亞洲民族間的分裂。試看亞洲民族，除中日兩國之外，又那一處

不在歐美帝國主義勢力的瓜分下，近百年來的中國，也幾乎屢遭瓜分，就是日本也曾一度受過帝國主義勢力的光臨，但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後，終於在明治三十三年與列強改訂條約，亞洲民族始現一線生路。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中，日本擊敗了強大的帝俄，更爲亞洲民族一吐光芒。中國也跟着覺醒起來，便首出現了辛亥革命，可是正唯因爲中日兩國先後有了覺悟與行動，歐美帝國主義的所謂遠東政策，嗣後就以挑撥離間中日關係爲一貫中心。過去千餘年來的中日關係，檢討歷史，證明一直是保持良好的，其逐漸交惡，還不過是最近六七十年的事，而這期間正就是歐美帝國主義在遠東最活躍的時候。

日本自從擊敗帝俄後，他本可一躍而登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的地位，但不幸的是日本受歐美帝國主義的誘惑，竟自己躋身到列強之間，欲圖參加列強瓜分中國的工作，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也是日本對中國關係的一大失策。不過歐美帝國主義雖歡迎打敗：他們的一競爭者的帝俄，却並不歡迎戰勝者日本取而代之。他方面，此時的中國人民業已產生了國家觀念與民族主義的覺悟，他們深深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同時更反對暴發戶的日本對中國耀武揚威，中國人素視白種人爲夷狄，對於日本則認爲是兄弟之邦，對於夷狄的壓迫，他們固然痛恨，但亦只怨他們自己無力雪仇。對於兄弟之邦的日本，在日俄戰後本抱滿腔希望，可是現在看到這兄弟反過來與夷狄沆瀣一氣，不與他們攜手，反與列強共通聲氣，他們的一般積集的憎恨之心，便就集中到日本身上，中國人有句俗話，叫做「金鄉鄰銀親眷」，他們最好善隣，也最痛恨自己人的無義，日本一時的失策，便種下近六七十年來中日的冤仇。這時英美爲阻遏日本的強大，爲保持他們在華利益，且利用中國以對日本，便提出了領土完整，機會均等，門戶開放的遠東政策三原則。這簡直是離間中日友好關係的一座天羅地網，不幸中日兩國在近數十年來都中了這樣毒計而不求擺脫。以致最後爆發了這場東方民族史上空前的自相戕

殺戰。

五 中日百年和平的前提

這遷延四年而尚未全息的中日大戰，其流血的慘烈，其損失的巨大，最後畢竟使雙方民族都發生了一種重大的覺悟。他們從砲火的間歇中靜靜反省一下，覺得彼此同是黃面孔，同耕地食米的人民，雖然言語不同，都同是使用一樣文字的民族，爲什麼偏要這樣打個你死我活。反之雙方爲了要殺死彼此，又得拚命搜括國內的資源，向歐美的帝國主義國家去爭換殺人的原料，而還得受他們的種種玩弄和威脅，這不是瘋狂還是甚麼？

日本是繫鈴人，但他也有勇氣做解鈴人。因此在前述的覺悟之下，她便首先向中國伸出了和平之手，且立即獲得懷有同樣覺悟的大部分中國人民的接受。幾經商議，便有了中日和平條約的成立。不過中日間的根本問題，當然並不那樣簡單，恢復中日和平，決不即是說恢復中日未戰前的原狀，蓋此不僅爲現實條件所不許，且亦爲歷史進化條件所不容，首先，欲求中日永遠的和，須追究其不和的原因不可。這不和的原因，就是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在亞洲的作怪。所以從亞洲驅除英美帝國主義勢力，是求中日百年和好關係的前提。

其次，中日戰爭是英美帝國挑撥的結果雖然是不錯的，但將中日戰爭放在世界戰爭的意義上來看，這戰爭實含有歷史進化的要求在。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世界歷史進化到現在，因舊世界的體制不能再能適合其自身蘊蓄的力的發揮，是必然要崩潰的，遠東戰爭與歐洲戰爭就是舊世界體制崩潰的序曲。舊世界體制的國家——英美即其代表——其生存的性格是個人主義的。即就國際關係言，一切利害總以自己一個利害爲歸依，就國內言，則就是以若干階級的利害爲歸依，就全體社會言，乃以個人的

利害爲準則，無限制的個人主義，即所謂自由主義，究極上必然會成爲自私自利。因此國際間永遠不會安寧，階級間永遠不能避免衝突，社會間永遠不得和諧，總括一句，就是人類永遠將不能避免自相殘殺。這就是今日世界的現狀，這現狀如果讓它放任下去，人類在最後即將滅絕。因爲科學昌明所賜給人類的力量用於創造成就固大，用於破壞却更大。今天戰爭破壞性格的驚人，就是一個顯例。

六 東亞聯盟是世界再進化的實踐

因此，僅憑中日兩國恢復和平而圖克保兩國的生存，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僅求自存的思想，是個人主義性格的思想，這種思想適合於農業社會或手工業社會，但決不適合於今日高度機器化社會。過去成爲人類交通阻隔的天空與海洋，現在早已變成了人類交通的最妥當巡捷的紐帶，這種變化決不能僅僅當作技術的變化看待，而是世界歷史意義的變化。

普世和平，天下一家的思想，幾爲古今中外人類共有的高尚思想。不過這在以往的時代，始終不出思想的領域，那時人類所有的工具和力量還不足實施這樣的思想。一人所耕，至多只可供一家之需，一日之行至多不能越百哩的距離。然而今天的情形已迥異，科學已給人類提供了實踐這種理想的基礎。所成問題的是，既成的世界體制，還不能容納這種基礎。

因此，今天欲謀中日真正的和，我們首先應該把這和同世界歷史進化的要求聯繫起來。換句話說，我們得先着手推翻使普世不得向和的舊世界體制，而代之以新的合理的制度。不和的根基一旦推翻，則不僅中日間的百年和好可立就，即普世的和亦不難獲得，這決不是空想，而是只需人類自身努力便可成就的歷史的宿命結論。

我們的理想是世界的，在中國有「世界大同」的理想，在日本有「八紘一宇」的理想，不過我們

這種理想的實踐，決不好高騖遠。世界是全體人類的世界，「世界大同」或「八紘一宇」的實現，不是僅僅中日兩大民族的責任，而是全人類的責任，我們懸示理想鵠的，不外是求全體人類的協力。至於我們當前的責任，是在實踐這理想的第一步。即謀以中日兩大民族為中心的亞洲聯盟的結成。即是東亞聯盟的結成。

以中日兩大民族為中心的東亞聯盟的結成，不僅是符合歷史再進化的理想，且亦最具實踐的性格，首先，東亞聯盟以中日兩國合作為出發，並不是漠視亞洲其他民族的存在，而是事實上目前最有力，量處於聯盟領導地位，只有中日兩國。唯有中日兩國首先團結，首先從白人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自己，全體東亞民族的解放始有可能，從而亞洲新秩序的建立才有可能。打個比喻，整個亞洲是一個人身，而中日兩國則為其手足，唯有手足先有了自由，全身始有自由行動的可能。

七 東亞聯盟思想的鬥爭姿態

國父，在早年大亞細亞主義演說中，亦早力言欲求東亞民族解放，中日民族首先有團結的必要。國父確認中日兩國是東亞民族解放的原動力，這個原動力發揮的對象是什麼？在今天也和國父當初的時代一樣，是在打倒歐美帝國主義，但不是僅為中國或日本，而是為全體亞洲被壓迫民族打倒歐美帝國主義。由此看來，東亞聯盟的鬥爭性格，是早已存在於國父的思想中的了。

現在東亞聯盟的綱領，就根據此種思想具體規定四點，即：（一）政治獨立（二）經濟合作（三）軍事同盟（四）文化溝通這四條綱領的暫時對象，當是中日兩國，不過如前所述，其最後對象是全體東亞民族。這綱領的內容，與其當作東亞聯盟的思想內容看，無寧說其是鬥爭的內容來得確切。第一政治獨立所以居於首位，是因為加盟者以國家單位的同等立場參加，負有相互的責任，他方面東亞聯

盟運動就加盟者的國內言，它是一個國民運動，故國家非保有政治獨立的前提條件不可。第二，經濟之合作以求盟國間的有無相通，避免不合理的經濟爭奪戰，而同時也是現存國家狹義經濟制度改造的先聲。第三，軍事同盟是鬥爭力量的結集，以統一亞洲軍事陣線，冀存必要時以武力抵抗歐美帝國主義的壓迫，最後但却是最重要的文化溝通，蓋亞洲民族間雖歷有文化的淵源，但自從所謂西歐物質文明東漸以來，東洋的固有精神文明即一爲之掩障不揚。亞洲的文化是給歪曲了，亞洲民族間的感情也隨之形成莫大的隔膜。這就中日兩國言，此種情形尤屬明顯，故文化溝通實是團結亞洲民族的最大精神要素。

從既往的人類歷史演進看，人類世界是必然向更高羣的結合過程進化去的，從原始人類的部落結合至近代民族國家的結合，其間雖備經無限的迂迴曲折，但人類畢竟成就了他的歷史的創造偉業，現在人類歷史又到了一個向更高進化的階段，雖然困難畢集，惟根據既往歷史的信心，則這一進化過程是遲早要成功的。人類已經有了建設新歷史的工具，而東亞聯盟運動，就是其中有力量的工具之一。

（選自東亞聯盟月刊創刊號）

文化溝通與思想戰線

孟 祺

經濟侵略不是唯一的侵略

研究中國近百年史的人，對於中國今日危機局面的形成，無不一致認為係受西洋的經濟侵略所致。此種見解，原為不可動搖的事實。自雅片戰爭以迄最近的英美援渝政策，若予最基本的分析，則無一不是變相的經濟侵略行爲。經濟的侵略就是經濟的掠奪，但歐美國家若單憑其科學優越的戰器，作露骨的經濟掠奪，他們一定不能獲致如今日般的「美滿」結果。譬如今日有人操縱日常生活的經濟市場，一經揭發，立可招致人們的反感攻擊。但如果這位操縱者同時是一位社會閒人，或是一個慈善家，教育家，他就可以憑他的社會地位，緩和此種攻擊或甚至根本不會有攻擊爆發。在個人的情形是如此，就一般社會言亦然。例如在封建時代的農奴社會，領主對於農奴的關係，若就單純的經濟關係言，那麼顯然是掠奪的關係。然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要未成立以前，封建社會的特有文化與社會條件，使封建社會得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和諧而不破裂。封建社會的經濟條件，雖潛伏着招致封建社會分裂的必然性，可是其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並不分裂者，則除經濟的因素外，必有其他的因素在。此即封建社會文化條件。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情形也是一樣，資本主義的純粹經濟性格，含有極大的掠奪性，是不能諱言的。資本主義在向外發展的場合，其經濟的掠奪性格尤為顯著。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單憑其掠奪性格的經濟條件向外發展，不一定不能獲得順利。關於這一點，我們只消看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發展

的場合，初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均會使社會發生過極大的衝擊與不安。就國內言，隨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間即顯階級利害的對立，此種對立反映於國內政治上，即是近世的所謂政黨政治；就國外言，初期的資本主義向外發展，馬上招致了殖民地叛亂與民族戰爭，例如美洲的獨立，非洲的叛亂，中國的鴉片烟戰爭等等。

今天資本主義早已老當益壯而「進化」成爲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基本性格不獨未嘗稍殺，且益變本加厲。然而奇怪的是，過去曾經反抗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掠奪，現在益受其深刻壓迫的許多殖民地及次殖民地國家，在方今帝國主義自身機構的混戰中，不獨不圖起而聯合一切受壓迫的民族以求最後的解放，倒反協助其壓迫者的歐美帝國主義，戕害自己民族的生存與獨立，助紂爲虐，使仇者快，親者痛，實莫此爲甚，今日中國的渝方政權，南太平洋的荷印，菲列賓，以及近東中亞的許多親英美政權，正是在此種麻木不仁的狀態中。

然英美帝國主義者畢竟憑何力量能成就如此「奇蹟」？經濟的鎖鏈固然是一根有力的鞭策，例如像重慶政權，它在經濟上已早受華盛頓與倫敦的縛束，欲擺脫鮮少可能，但今日促使重慶迷戀於A B C D陣線而掙扎於繼續抗戰的，並不完全是英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蓋就經濟的條件言，就是重慶政權亦曉得信賴英美的援助是靠不住的。英國今日方自顧不暇，美國方集中其全力於自身備戰與援英援蘇，同時英美雙方對於日本，亦還得有放棄其誘騙威脅兼施的戰略，其無力量與無誠意援助重慶，原極顯然。可是今天英美只消施小惠，並誇張其「道義」的援助，就能自由運用渝府於其掌上。其間的道理，實不能不求之於經濟的因素以外。

文化侵略成立的條件

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今日得在中國獲得如許深入成功者——這成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實出於經濟侵略以外的另一種侵略，那是文化的侵略。誠然，純粹的文化，其本身並不含有侵略的性格。譬如我們研究基督教的教理和歷史，站在純然化的場言，其間並沒有學術以外的用意。我們研究西方的科學，其動機無疑是在於求知，但我們因研究基督教而成爲一個基督教的信徒，因研究西洋科學而成爲西洋文化的盲目崇拜者，無論我們在主觀上如何爲自己解釋是爲的求真與求知，但在客觀上我們確成了一個文化侵略的犧牲者。

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像大家所週知的，並不一開始就直接運用經濟的武器或甚至軍事的武器，他們運用的是文化的武器。起先是宗教，隨後是科學。就人類的思想史言，研究或甚至接受一種宗教，都無爲害可言。至於研究科學，就人類的創造活動言，那更是一種有益的活動，然而歐美國化的輸入中國，和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是同時出發的。文化本身無侵略的意味，但文化通過帝國主義的侵略，它就變成了一支看不見的侵略的先鋒。

我們單純用理論來解釋這一點，不如根據事實來予以闡明更易明白。首先，讓我們來看一看渝府抗戰所懸的最高口號。渝府會一再聲明不收復全部失土，它決不接受和平。這要求在原則上當無人加反對。但我們或許可以問一聲，中國若果當其打算收復她的國土，是否僅僅向日本要求自中國境內撤退即可獲致。分割中國的始作俑者是否說是日本？在此次戰爭中，日本會否向中國提出過割地的要求？中國境內除了今日看得見的日本軍隊外——這軍隊已由該國聲明是要撤退的——是否還有別國的看不見的外來勢力在？其對於中國最後的利害比重又如何？……這一切問題如果我們不能有理性的解答，那還不配談甚麼收復失土。

日本雖明白聲明其並無對中國的領土要求，且載之於條約明文，但渝方却仍舊固執於莫須有的收

復失土要求，而繼續其失土的抗戰不息。對於，一個並不想佔有中國領土國家，而竟向其堅決要求收復失土，這真就是今天淪方所陷進的迷魂陣。

如果我們於歷史並不健忘，我們當知中國今日向提出收獲失土要求的對象，決不是日本，侵略亞洲——中國的真正的始作俑者，並不是日本。日本今日所宣布的戰爭目的，不是在於分裂中國，而是解放亞洲。日本今日雖在中國領土上作戰，但其戰爭的真正對象，無不是中國為圖以中國為犧牲的英美蘇，關於這一點，我們若單在中日兩國間去兜圈子，是不能找到解答的。我們應該以亞洲與歐美的歷史關係間去尋求解答。

首先我們要問，何以今天英美蘇等帝國主義的中堅國家，居然能在亞洲的領土上喊出成立A B C D R的聯合陣綫口號。蓋單就中國言，無論經濟，文化，民族，歷史傳統等方面，均得有參加這條聯合陣綫的健全基礎。即以這條聯合陣綫的領導者，均是老牌的中國侵略者，為明白這一點，我們這裏不得不歸着到歐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問題。

歐美文化侵略的成功

淪方今天所以陷於麻木不仁的狀態，受歐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壓力少，受其文化的麻醉侵略者多。即以如前所述，今日英美蘇等以經濟上積極援助重慶，乃係不成問題之談；就連通過平時貿易關係的經濟紐帶，也因中國沿海在封鎖狀態中，實際上已成斷絕狀況。而單憑政治上的通同一氣，要有其他更有力的因素，也是不能成立的。這其他的要素，我們可求之於英美蘇等對中國歷來的文化侵略。

我們且不必說得太遠，例如去引證歐美帝國主義者開始向中國侵入時的種種文化侵略的活動——像基督教的宣傳便是最顯着一例。我們僅須反省一下，今日中國所屬的地位，其歷史的過程是怎樣演

展來的。中國近百年來喪失幾多領土，現在我們對於這些既失的領土又抱着怎樣的觀念。中國今日對其自身在亞洲所屬的地位懷着如何的見解？她爲什麼不能同一個人種相同，文化淵源密切，歷史關係頻繁而同樣是亞洲民族的國家講求提攜，倒反去勾結人種相殊，文化相異，歷史關係極淺的白種人家，而在亞洲繼續其自相殘殺？

原來歐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正首先破壞了亞洲人——中國人——對彼等自身歷史的概念。舉例言，現在頗成國際問題的西伯利亞，這塊地方怎樣會變成俄國的領土的呢？現代的中國青年，不致所謂親蘇的左傾者，但就中能有幾人曉得蘇聯的前身，就是過去中國最「前進」的侵略者。西伯利亞的成爲俄土，不過是七十年以前的事，但今天我們中間有不少人不獨不再記得這回事，在共產黨的宣傳影響下，他們倒切希望在西伯利亞這塊土上去引進西方的勢力，而擴大亞洲間的戰爭。今天的海參威在一般抗戰色彩的報紙上，說得當其好像是遠東的一座堡壘一樣，然而這堡壘却就是七十年前給從亞洲的母體上活活被宰割去了的，現在不僅不是保護遠東的堡壘，而倒是侵略遠東的大本營之一。

再如香港吧，大家對於香港成爲英國領土的「光榮」經過，多少總還留下一個印象。可是事情還隔了八十年，香港的「光榮」經過在一般志士們的心目中早已潰然遺忘，今天的香港，有時具被譽是「自由」中國的唯一文化大本營，正像上海的租界地位，力受淪方份子的「保衛」一般，現在這輩志士們對於香港的命運，竟也和英國人一般的懷有「切膚」之慮。

美國對於中國也許還沒有領土侵略，但美國在美西戰爭中，如何援助菲律賓「解放革命的經過」其光榮和香港的成爲英國領土，就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如法國之於安南，英國之爲緬甸，荷蘭之於東印度，在誓必收覆失土的志士們晚心目中，不僅不想推翻既存的現狀，倒反助紂虐，力圖協同歐美的帝國主義者加以保存。

我們現這裏不能詳論白種人的侵略亞洲史，我們願指出的是，白種人雖侵略了亞洲，他們不僅未曾招致亞歐「志士」們的反感，倒反取得了他們的友誼。其友誼之深刻，現在且已進致形成大同盟的階級了。這大同盟目的不在解放亞洲，而是幫助白種人進一步擴大其對亞洲的統治。一部分白人雖曾表示過他們對白種人在亞洲前途的憂慮，可是現在他們看到在亞洲仍不乏他們的忠順臣民，當可大大安心無疑了。

白種人侵略亞洲的成功，倒不在其經濟的優勢，武力的威脅，而是其文化侵略的深入。他們在中國宣傳宗教，開辦教育，以事多方面的社會活動，文化活動，務使白種人在殖民地人民的心目中，造成一種優越的印象。他們抹殺殖民地淪為殖民地的歷史，以掩飾其侵略的本來面目。他們以種種表面的社會改良，來沖淡他們經濟榨取的侵略性格。例如現在的上海的住宅如果是在美軍防區中，一定可以善價而沽。美軍防區的「安全感」，竟得抹殺了數年前一人與狗不得入內的侮辱。文化略侵是一件最有力量攻心武器，語云攻心爲上，歐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確實頗能把握這一意義。

文化侵略二種方式

文化侵略的方式，是極端多樣性的，從社會生活的風尚以迄思想的侵蝕，都可以完成文化侵略的目的。歐美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方法，早先雖會利用過武力的鎮壓，但現在他們已經用不到經常的武力鎮壓了，他們只消在經濟關係上統治着殖民地的上層統治階級，同時在普通社會間儘量流布歐美文化的領導作用即可取指揮自如之效。他們侵略了亞洲的領土，榨取了亞洲民衆的汗水，但他們却向殖民地的人民說，如果他們不在白人的統治之下，他們決不能獲得如許的「進化」。白種人憑其優秀的工業技術，在對技術落後的亞洲民族以事文化侵略上，確獲得許多優越的條件。若干殖民地政權甚

至產生這樣一種心理，即他們寧願受一個強大的帝國保護而不願取得自治獨立，例如現在的菲律賓，就屬於這種心理。所謂攻心爲上者，目的即在摧毀被征服者的自信心而養成其依賴的心理。

歐美帝國主義對於亞洲的文化侵略，主要不出兩種方法，一即憑其技術的優秀性，動搖被征服民族的自信心，例如中國的民衆生活，在多方面確實比不上西洋人的。帝國主義者即利用被征服民族的固有弱點，加以暴露，侮辱，而使後者自然而對其本身發生一種自餒的心理。他方面他們復宣傳其科學的進步。技術的新奇，生活的富裕，而在被征服民族間造成一種凡是洋人的，都是好的印象。他們把中國的小脚，辮子，鴉片鬼（其實鴉片鬼原是出於他們所賜，）在國際間替中國奠定了一個東亞病夫的綽號（這綽號即今日仍未完全消滅；）反之，美國的電影，汽車飛機，巴黎的香水胭脂，間接絡籠住了殖民地土層階級的心理。同時通過宗教與教育等關係，爲他們造成了一支有力文化的宣傳隊。

我們固並不主張頑固的國粹主義，硬說自己的一切都是好的；其實中國要爲成爲一個強國，她在各方面應儘量學習西洋的一切，但我們反對的是，西洋的文化輸入，目的並不在改善中國人民的生計，而僅僅是利用若干表面的改革，以緩和民羣對其經濟掠奪的反抗心理。他們文化活動的最好目的，是使被征服者根本忘掉他們自身的歷史，自身的文化以及傳統，而服服帖帖做一倘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順民。

美國人就利用這種方法，來消滅了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種統治了非列賓；英國的統治印度，非洲，及其他許多殖民地，亦利用類似方法。

不過對於一個自身具有較高傳統文化的民族，單憑第一種方法是不夠的。例如像中國，中國的國民生活水準就科學技術的觀上言，固遠不如歐美民族，但他們的思想深度，文化淵源，歷史傳統，反

遠駕於歐美民族之上。帝國主義者縱憑其經濟，軍事的，技術的優越，也不能夠保證這一個民族不起反抗的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便是以反抗帝國主義的姿態出發的。我們知道迄第二次國民革命的流產為止，歐美帝國主義對於這一革命始終採取一貫鎮壓的態度。但當他們發見鎮壓不足以撲滅這一革命時，他們便立即採取文化侵略的第二種方法——其最主要的方式——即思想的侵略了。

文化侵略與思想戰的重要

即他們自反對革命而一轉爲同情革命了。他們在思想上解釋中國革命的最高理論原則的三民主義，是和他們的所謂民主主義，是屬於一流的。英美帝國主義者宣傳他們的「德謨克拉西」精神，也就是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就是共產主義的蘇聯，也聲稱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根本上並無差異。此種思想侵略的傾向，自渝方投入英美蘇懷抱。主張繼續抗戰一來，尤日見顯着。其實就我們所知道的，三民主義的最高要求，正就在要求打倒白種人的侵略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病態思想。三民主義要求的不僅是中國的解放，而且也是亞洲的解放。而此種解放前提，是在從中國以及亞洲境內驅應一切帝國主義的壓迫勢力。總理將中國的命運繫於亞洲的命運，此種主張不僅在三民主義中隨處可以發見，且更有大亞細亞主義口號的提出。那麼三民主義的最高要求何在，是不難明白的。

可是現在歐美帝國主義者却偷天換日的手段，輕輕將三民主義和他們的「德謨克拉西」以及「共產主義」繫爲一體了。他們將三民主義從亞洲分離開來，在極盡其歪曲的解釋之下，反圖利用三民主義爲分裂亞洲的工具了，總理在大亞細亞主義中竭力主張中國應聯合日本以求亞洲各民族的解放，總理甚至力言無中國，無日本，無日本亦無中國，可是歐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以及亞洲其他民族間思想侵略的結果，竟圖盡驅亞洲之衆以包圍亞洲最強大，最有希望民族之一的日本。他們利用中日間的誤解

，儘量挑撥亞洲民族內部的反感。他們甚至宣言淪方的抗戰，是英美在遠東的前哨戰。中國國民本以打倒歐美帝國爲出發的，但在不到數日年的過程中，歐美帝國主義竟能通過思想的侵略，在亞洲本身建立起擴張其帝國主義霸權的所謂「民主陣線」來了。文化侵略——思想侵略的可怕，真是叫人不寒而慄。

今天放在中國以來及全亞洲民族前面的一個最大的課題是，我們以文化戰對抗文化戰，先來肅清歐美帝國主義對亞洲的思想侵略。我們應在各方面暴露歐美帝國主義侵略亞洲，霸權世界的野心與事實。我們要儘量暴露歐美帝國主義者侵略亞洲的歷史事實，恢復亞洲民族的自信心。是的，我們應該在技術上努力追上歐美各國的水準並且超過之，但凡帶有侵略意味的一切，應嚴加排斥並暴露。我們決不想以狹義的民族主義立場主張固步自封，惟爲求亞洲完全體民族的澈底解放起見，我們在能自信溝通西洋文化而不偏而受其侵蝕之前，應先建立起亞洲自身的民族文化堡壘起來。

建立東亞聯盟的要求，原是抵抗歐美帝國主義分裂亞洲企圖的最基本要求，但東亞聯盟的具體實現，應以亞洲文化的溝通爲起點。我們並不否認軍事同盟與經濟提攜的重要，但軍事同盟與經濟提攜若不先求之於文化溝通，不獨不能順利發展，反易授第三者以離間亞洲民族的口實。良以文化溝通不僅爲建立統一的思想戰線所必要，且亦爲調整民族感情所必要。蓋近百年來亞洲各民族在歐美帝國主義的壓迫統治之下，在思想上既分裂支離，在感情上亦備受離間挑撥。

建立亞洲統一思想戰線

東亞聯盟今天以中日兩國爲起點是並不偶然的，中日兩國迄最近爲止還是歐美帝國主義者歷年來挑撥政策的犧牲者，惟四年來兩國民族從血的交流中，業已產生了一種歷史的覺悟。東亞聯盟就是這

種覺悟的產物。中日戰爭是非常之戰，中日之和平也是非常之和。中日之戰，顯然出於多年來歐美帝國主義暗中離間兩國民族的結果，但當帝國主義者從消極的離間進而至積極的干涉中日戰爭時，中日雙方產生了一種覺悟。他們現在不僅止於消極的要求彼此恢復和平，且更進一步重求建立民族的同盟了。這一歷史的大轉變，也許非當初歐美帝國主義者所能料及的。

但帝國主義者當然不會因中日間有此覺悟而甘心退出亞洲；事實恰好相反，他們爲保持其在亞洲既得的利益起見，中日民族覺悟，反將益發促使他們竭盡一切手段從事離間與破壞。現在東亞聯盟的主張剛一提出，歐美帝國主義者便提出A B C D R的聯合陣線相與抵抗了。因此東亞聯盟的實現，在現在還不許樂觀。A B C D R的聯合陣線，在軍事的，經濟的意義上暫時還不足重視，且此種結果暫時還不可能。值得重視的是其思想的結果。這一陣線論口號的本身，就含有思想的侵略性格在。

因此，今天東亞聯盟運動的推進，亦當以思想戰——文化戰爲重點主義。中日兩國既爲東亞聯盟的兩根中流砥柱，我們的思想戰與文化戰，便應該從中日兩國的文化溝通做起。最近南京舉行中日文化協會首次聯合會議上，會極力主中日文化溝通，爲調查整個中日關係的基本要點；日本東亞聯盟會的淵上辰雄氏亦稱：「今後中日和平的基點，應該以文化交流做起，以求雙方人心上的一致。」此種見解均爲我們所同意。但我們認爲中日文化溝通不能僅僅以中國或日本的文化相互介紹或貫通爲止境。中日文化溝通只不過是亞洲文化溝通的一節，我們應該在中日文化的流中，開闢出一條亞洲的統一思想——統一文化的戰線來，這才符合中日文化交流的戰鬥性格。

文化工作當作純學術的工作言，它的積極的性格是並不十分顯著的，有時甚至可成爲消極的逃避場所；但作爲亞洲民族解放的武器看，我們就非充分發揮文化的積極戰鬥性格不可。中日文化溝通既爲促進東亞聯盟實現的最有力量工具之一，而東亞聯盟本身又是一種空前的亞洲民族解放革命運動，

則此項工作的本身即寓有戰鬥的使命在。因此，現階段的中日文化溝通，除學術文化的溝通外，尤切需要思想的一致，戰鬥性格的一致。說得明白些，東亞聯盟運動是一種政治意味的運動，爲此運動原則之一的文化溝通，亦非當作政治的鬥爭看不可。

我們說中日文化溝通雖從中日兩國做起，但其終極溝通的限界，不限於中日兩國，而當以建立亞洲的文化戰線思想與戰線爲歸着點。蓋唯有以建立亞洲的文化戰線與思想戰線爲中日文化溝通的目標，此種溝通始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東亞聯盟迄目前爲止還不過是一個理念，這理念的實現，現在就有待於東亞文化戰線與思想戰線的建立。

東亞聯盟運動批判

孟 祺

戰爭·和平·聯盟

根據國父大亞細亞主義的理想，中國在對日議和的同時，即有東亞聯盟運動的產生，且於去年今日，在首都正式成立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我們如果不能把握歷史的本質，對於近年來中日間歷史關係的轉變，確不免感到惶惑。普通兩國相戰，結果總不脫在勝敗關係之下成立和平，勝利者的驕橫，戰敗者的屈辱，這兩隻手握攏來即成立了歷史上無數交戰國間的和平。然而中日之間的和平，却開了世界和平史上未有的先例。勝利者不要割地賠款，戰勝者不圖報仇雪恥，竟在血腥未除的土地上重復握手言歡。握手言歡不足，更繼之以聯盟結合。這在常人又怎能爲不可思議，又怎能怪他們對聯盟運動這回事，抱着懷疑的態度？

然而 國父大亞細亞主義的存在，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不幸的只是東亞聯盟運動末曾在中日戰前即告發動，到了戰後始被提出，當不免爲人另眼相看了。原來常人接受歷史的現象，遠較其能悟解歷史的因子爲容易。而戰爭的烟火氣，又復使人們平日僅有的一點理知湮沒殆盡。因此我們今天縱以耳提面命的方法，反覆根據大亞細亞主義的原理，闡述東亞聯盟運動的意義，也不能一時即收普遍的效果。

慘痛打擊後的覺悟

任何一種運動，在其獲得深入人心之前，必得經過種種的阻礙。而東亞聯盟運動，因其歷史的前頁就是血淋淋的一頁亞洲內部戰爭史，所以阻礙更多，自然不難想像。且不說一般民衆對於東亞聯盟運動未盡明瞭，就是和平運動的同志對東亞聯盟運動能有正確意義的，恐怕也還是百不得一。雖然大亞細亞主義是三民主義精神的一貫發揚，可是三民主義精神在民間深入的程度，根本就是一個疑問。要是過去中國人人瞭解三民主義，執行大亞細亞主義，則又怎會有這場中日之戰，有今天戰後的東亞聯盟運動？

我們今天應該說句老實話，東亞聯盟運動所以到了今天才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只是中國幾年來受了慘痛打擊之後的一種覺醒而已。如果不經過這場戰爭的打擊，大亞細亞主義的理論雖早存在，恐怕也不會馬上從書上走下來變成東亞聯盟運動。我們今日痛定思痛，愈覺國父預言的性格的偉大，愈覺得自己是不肖。然而我們所付的代價雖大但總算還來得及；國父憑其四十年爲中國革命奮鬥所積的寶貴經驗，在晚年定型了其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想，而我們則以中日數年血戰的痛苦經驗，確定了大亞細亞主義思想的認識。

名實一致的實踐

由此認識，我們更進一步而有東亞聯盟運動的組織。我們現在要使過去不應該爲敵的敵，成爲應該爲友的友。然而這一工作是艱難的，尤其在全面和平尙未實現的今日。蓋我們在理論上雖能以過去

忽視大亞細亞主義的存在以解釋這場戰爭的錯誤，惟欲補救並永遠剷除這種錯誤的根由，我們還須樹立事實。我那重新發見了大亞細亞主義，只是發見了使我們幾年來撞得焦頭爛額的一把遺失的鑰匙。現在要是仍將這一把鑰匙放在袋裏或掛在嘴上，結果所得，不免仍將是一場空歡喜而已。

因此，東亞聯盟運動發動之初，即以政治獨立，經濟提攜，文化溝通，軍事同盟這四個項目作爲運動的具體目標。抗戰論者以爲中日合作，東亞聯盟，將是合作其名，聯盟其名，而滅亡其實。但我們應該說如果中日合作只做到名義上合作，東亞聯盟只做到名義上聯盟，則滅亡或許會是事實。要是真的能做到名實一致的合作與聯盟，那麼我們決無滅亡的理由，而倒是確信中日從此可以共存，東亞從此可以復興。

所以關於東亞聯盟這一問題，我們應該最注重的是其實踐。然而我們現在感到抱憾的是，一年來東亞聯盟運動最大的弱點，就在其實踐的不够。我們願誠懇指出，東亞聯盟運動發動一年來的工作，還不出宣傳領域。誠然，宣傳的重要是無可否認的，尤其像這樣一個具有深刻廣汎意義的運動。不過要使這一運動發生真正的力量，非配以除宣傳以外的更大實踐性格的行動不可。講到宣傳事業，今天的納粹德國當首屈一指，然而國社主義運動，却並不單單靠的是宣傳而是配合宣傳內容的真切行動。

強化中國第一

首先，我們認爲東亞聯盟運動爲促進其本身事業的成功，應以完成國內政治獨立爲運動的主要鵠的。這是毋須多作解釋的。如果中國本身不先完成一強大的獨立政治機構，她即不能負擔參加建樹東亞新秩序任務。在今天大東亞解放戰爭爆發之後，我們尤應該有此痛切認識。誠然，建設一個強大獨立中國的事業，不聽和整個亞洲復興事業相分離，而且這也就是東亞聯盟運動的旨趣所在。然而中國

在發動和平運動的同日，實際上即已參加了亞洲的復興事業，早已負起了建設新亞洲秩序的神聖義務。換言之，中國在原則上早接受了建國興亞的並行基本課題。不過這一基本課題如果沒有一個更重要的基本課題——強化中國——為前提，則在中國看來就是毫無意義的。汪主席在闡述中國對於大東亞解放戰的立場時，在東亞聯盟的意義上，曾以後方的任務課諸中國本身，但主席在最近勸政工人員的訓話中，有幾句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他說：「……這一次大東亞戰爭，中國雖然願意加入國家集團行動（當即聯盟行動——筆者），可是中國有沒有力量呢？換句話說，友邦日本需不需要中國有這力量呢，甚至願意不願中國有這力量呢？」

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包含着一個答案，即中國目前還沒有力量可以加入國家集團——聯盟——的力量，友邦日本當然需要中國有此力量，願意中國有此力量，可是中國還拿不出來。這原因自然在於中國的政治還不够獨立，中國的國防還不够充實。

如何發生力量

我們既自知目前中國的力量還不够參加國家集團行動的資格，但同時又因中國與亞洲母體保有宿命的關係，不得不負起參加東亞新秩序的神聖任務，這裏我們就非得全力貫注於強化中國的力量不可。

主席對此，在同一的訓話中又給了我們正確的指示：他說：

「……日本知道中國是不可征服的，即使一時屈於武力，然若不出於本願，則中國的人力物力，也終不能充分的為大東亞戰爭而用的，惟有使中國加入東亞的國家集團，即救中國即所以救東亞，救東亞所以救中國，方使能中國甘心的，自動的將一切人力物力為大東亞戰爭而用。這是為中國打算，

也即是爲東亞打算。所以每一個中國人，不必顧慮到日本不需要，甚至不願中國有力量，只須時時刻刻不要忘記怎樣發生力量，擴大力量……如果每一個中國人能如此着想，如此實行，我敢信日本必然加以幫助，使中國的力量日益發生，日益擴大……」

東亞聯盟運動爲保證並完成中國的政治獨立，就應該時時以怎樣使中國發生力量，擴大力量爲念。宣傳一種信念，固然能發生一種力量，但我們一定得將宣傳的力量配合到行動的力量，換言之，就是拿出事實來。譬如說宣傳軍事同盟，如果沒有軍事同盟的事實，民衆不僅不會瞭解，且反疑慮滋生。然而現在在清鄉運動中一部分民衆已見到了軍事同盟之實，這時他們就很容易瞭解宣傳內容，進而接受，擁護，便就發生了力量。

不願歌頌但願努力

最後，我們調強政治獨立，並沒有忽視東亞聯盟運動的其他三項內容，如經濟提攜，軍事同盟，文化溝通。一個全面性的建國運動，其內容是不能個別分離的，而必須同時並進的。不過，這三點內容的實施，當始終以加強政治獨立的力量爲目標。

一年的歲月原很短促，我們苛刻批評東亞聯盟運動，缺少顯著的成績，蓋目前這一運動尚在宣傳階段，雖還不够普遍深入，至少已有一部份人，從書報上面曉得有東亞聯盟這回事。不過我們應該知道，時局的發展正以日進千里的姿態演變着，要是我們不緊緊的抓住一分一刻的時機，把中國強大起來，獨立起來，則不論東亞戰爭的結果如何，中國國運的前途總難樂觀。所以我們不願以粉飾昇平的歌頌論調來頌揚一年來中國東亞聯盟運動的功績，而只想趁此機會，督促各負責同志的警覺振奮。

東亞聯盟與世界和平

絳 峰

世界和平理想的發源

世界和平是一個古遠的理想，這理想至少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中國古籍中的所謂華胥氏之國，或是希臘哲人柏拉圖的理想國，都是世界和平世界大同思想的一個雛形。其後經過不知多少思想家的闡發和研究，世界和平漸漸從理想形成了一個方案，可是思想界對於世界和平的理想雖然漸趨成熟，但是世界和平的事實却始終不會實現，非但不實現，而且戰爭的時期益比和平的時期佔得多，戰爭的破壞力隨着自然科學的進步，和戰爭科學的建立，比起古代的戰爭或是中世紀的戰爭來，不知要厲害數千百倍。再從和平的範圍而言，整個的世界和平固然沒有實現，就是局部的世界和平也沒有實現。你能够舉出幾個國家在這近百年中不曾發生過戰爭，對外的和對內的？無論東半球，或是西半球，有幾個國家，能和牠的鄰邦永遠和平相處，各安其所的。除了國際的戰爭以外，還有國內的內戰，以及帝國主義國家壓伏殖民地反抗的戰爭。整個世界都在戰爭的籠罩之下，戰爭時期多於和平的時期，就是暫時保得和平的局面，也無時不在戰爭的威脅中，和戰爭的邊緣上。

以最近的史實來看，自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休戰以後，這二十三年來沒有一年不會發生過戰爭，這些戰爭有的是國際戰爭，有的是西方帝國主義鎮壓殖民地土著的戰爭，更有的是戰勝國對於

戰敗國隨心所欲的軍事行動。即以十年來的史實而論，除中日幾次戰事以外，重要的戰事有一九三一年義國戰勝特里波和法國戰勝摩洛哥土著的戰爭，一九三二年南美玻璃維亞和巴拉圭的戰爭，一九三三年南美祕魯和哥倫比亞的戰爭，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的義阿戰爭，一九三八年德軍開入捷克，一九三九年發生至今還沒有結束的第二次歐戰，一九三九年冬發生到一九四〇年春才結束的蘇芬戰爭，以及最近的泰越戰爭和英伊戰爭，這一些都是十年來比較重要的戰事，至於其他小規模的戰爭行爲當不計在內。其中規模最大的要算是第二次歐戰，成爲戰場的有整個歐洲，和大部分的非洲，假如這次英伊戰事算作第二次歐洲的一部分說，那末亞洲亦已波及。再者，英帝國的屬地和自治領遍及世界各地，所以拿參加這次歐戰的政治單位來說，則全世界沒有一洲不在戰爭狀態中間。

人類對於世界和平的理想，既然發生得這樣早，又經過幾千年來思想家的探討闡發，全世界絕大多數的人士，我敢說都是願見世界和平的，但是世界和平始終不曾實現，而且據現狀看來，世界和平的實現之期似乎距離得更遠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戰爭的原因和責任

這個原因初看起來，似乎很復雜的，但是推究其原，實在很簡單，便是人類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不能調和。這種不調和的現象表現於事實是早代的征服主義和近代的西方帝國主義，古代的人類物質生活重於精神生活，爲了充實物質生活，不惜降低精神生活，而遷就環境，遷就現實，所以一個部落可以去掠奪另一個民族，強者可以去欺凌弱者。後來人類的精神生活漸漸發展了，但是還跟不上但物質生活的慾望，所以世界和平還是不能實現。降至近世，自然科學的發達改造了人類的物質環境，也因此而更增進了人類對物質生活的慾望。於是一部分人便以科學發明爲利器，掠奪另一部分人的利

益，這是近代的西方帝國主義，這種西方帝國主義一日存在，世界和平便永遠沒有實現的可能。例如帝國主義者要掠奪殖民地的利益，便不惜以武力去征服殖民地的土著，於是戰爭便發生了，又如帝國主義者自己中間爲了利益的分配不均，也就發生衝突，殖民地爲了反抗帝國主義的統治，也會展開民族戰爭，但是這種民族戰爭的發生，尋本探源，還是起源於帝國主義的掠奪，所以這種戰爭的責任是應該由帝國主義來負的。

我們明瞭了戰爭的原因和責任，便可以進而探討戰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問題，和我們所希望的世界和平是怎樣的和平。我們以爲人羣的共同利益，可以用和平方法來維持。一部分人的利益，可以不妨礙別人的利益而獲得發展，人羣的利益，如果有適當的組織和機構，可以共同發展，而不相衝突。所以如果應用適當，那末一部分人的利益可以發展，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也同樣可以保持，甚至於跟着發展，由此說來，人羣的利益既然可以由和平途徑而獲得保障和發展，那末戰爭也根本不會發生了。過去人羣間因爲利害衝突而演成戰爭行爲，實在並不是人羣利害本身有衝突，而是人類沒有遠見，不肯利用人類在知識上既有的成就，來調和這種表面上的衝突。到現在爲止，人類在自然科學上的發明，已能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來謀人類的幸福，在行政學和組織學上的成就，也足夠把人類的生活，置諸共同的利益之上。但是人類在知識上的成就爲何不能利用到爲人類本身謀幸福方面去，反而在滅殺人類幸福方面盡了牠最大的破壞力呢？這不能說是由於我們人類不能控制了自己在知識上的發展，這又要怪我們自己。第一，所謂人羣中間，其構成分子的知識成就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在知識上有較高成就的，尚佔極少數，極大多數的人們還是所謂蚩蚩之氓。第二，就是這極少數在知識上有較高成就的分子也因爲傳統和其他的限制，很少接觸的機會，所以也很少互相了解。第三，因爲有較高知識成就的也缺少互相了解，於是整個人羣的領袖人才至今還不會出現。我們從歷史上已經知道過許多領

袖，我們也親眼看見過許多領袖的起來和沒落，但是這些領袖都是局部的，不是一個民族的領袖，便是一個國家的領袖，却不是整個人類的領袖。

東亞和平是世界和平的初步

話雖如此說，過去把握着世界和平理想的領袖也產生過，不過他們因為困難太多，障礙太多，所以不會成功。所謂困難和障礙當然是不勝枚舉的，因為人類有數千年的歷史，又佔據着世界每一個角落，所以各有各的傳統，各有各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要調和這樣一個廣泛人羣的利益，決不是短期間所能成功的，也不是一舉而能全部成功的，所以要謀世界和平的實現，我們必得有充分的時間，先從歷史傳統，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最近擬的區域局部着手，然後逐漸推及於全世界，這樣可謂最注重現實，着手的方法也是最現實主義的，可以事半功倍，而世界和平這個偉大理想的實現之期亦必較近。

地球上那一個區域最適合於實驗這種雛形的世界和平呢？我們敢毫不猶豫地說，東亞是最適合於最先實驗世界和平的區域。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幾方面來說。所謂東亞，在地理上是一個不十分界限分明的區域，我們平常所指的東亞是包括東南亞洲這一個區域，也就是中、日、滿、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南洋，和印度一帶。這個區域內歷史最早的為中日和印度，都有幾千年的歷史，東亞的民族以黃種為主，漢族，蒙古族，大和民族，印度支那半島的民族都屬之，此外為馬來族，南洋和馬來半島一帶的民族都屬之，印度則為印度阿利安民族，都屬黃種是近族。從文化上講，東亞諸民族更有聯帶關係，漢族文化，日本文化，和印度文化互相影響的地方很多，馬來民族的文化較低，接受漢族文化和印度文化很深。從政治上說，數百年來，東亞諸民

族都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除了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能够儕於世界列強之林以外，大都至今尚在西方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有的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直屬殖民地，有的是牠們的代管地，更有一些名義上是獨立的或是自治的國家，但是事實上仍是西方國家殖民地的性質。又如過去的中國，名義上是獨立國家，但是政治經濟權大都掌在歐美帝國主義手中。日本現在果然已經成爲一個強國，但是牠的週圍還到處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這種窺伺於側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非但形成日本的威脅，而且處處在醞釀陰謀，分化東亞諸民族的團結，和打擊日本，想維持其原來的優越地位。所以從政治的立場言，無論中國，日本，印度，或是南洋，其目的都是相同的，便是把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逐出東亞，實現「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的理想。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能够驅除於東亞之外，則東亞諸民族才有獨立復興的希望，日本才有有力的伙伴，共同維持東亞的和平，而不致孤立無援了。所以東亞諸民族的政治命運是相同，也是不可分離的。

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

從經濟的立場來說，東亞地域實在是世界出產最富饒的區域之一，我們祇要約略舉幾種工業原料的產物，便可以窺見東亞地域出產的豐盛了。例如世界主要紡織原料的棉花，印度的產量就佔全世界百分之三十一，僅次於美國。煤藏中國佔全世界百分之九。石油荷屬東印度佔全世界百分之四，木材中國，日本，印度各佔全世界產量百分之二。全世界橡皮的產地可以說都在東亞，荷屬東印度佔百分之四十一，英屬馬來佔百分之四十三，錫蘭佔百分之七，印度佔百分之四，安南佔百分之三。以上數字是根據已開發的而言，至以地下蘊藏之富更難於想像。我們東亞既然有這許多豐富的物產，是不是由我們東亞人自己利用呢？這却完全不是，例如荷屬東印度的石油年產八百萬噸，產油權都掌握在

英荷合辦的「皇家荷蘭殼牌公司」和美國的「美孚煤油公司」手裏，所產的石油都是供給英美荷，或是由英美荷來支配。又如荷屬東印度所產的橡皮，其百分之三十八都是運往美國的。最近日荷談判陷於停頓，原因便是爲了荷印不願多以石油供給日本，而由美國在背後策勵和支持。又如中國所產的錫沙，原是世界稀有礦物之一，可以煉製精鋼，是貴重的軍需工業原料，中國年產萬噸以上，也大都是運往美國的，抵償美國的對渝貸款。去年一月至七月間，中國運往美國的錫沙計達一二，七三一，七六五美元。

東亞既然有這許多豐富的產物，却不能由我們東亞人自己來利用，這個原因很簡單，便是東亞現在還不是東亞人自己的東亞，而在美、英、法、荷等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的統治之下，帝國主義者的目的便是搜刮殖民地的利益，當然要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歸趨而吸收物資，所以根本顧不到當地人民的利益。東亞豐富的資源如果由東亞人自己來開發和利用，那末自然以東亞人自己的利益來作根據，而東亞的共存共榮可以實現。但是我們應該記得東亞尚在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之下，所以要謀東亞的共存共榮，又要歸到整個政治問題上去，便是把帝國主義的勢力從東亞的地圖中抹去。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最適合於作爲世界和平的一個雛形實驗區的便是東亞。東亞這一個區域無論在人種，歷史，地理上都有密切的聯繫，目前政治和經濟的目的也完全相同，便是掙脫西方帝國主義的束縛，但是還有一點是不容我們忽視的，便是我們東亞人的文化精髓——王道思想。

西方人的文化基礎是功利思想，東方人則不然，東方人是重道義的，精神的，也便是王道思想，中國的大同學說和日本的「八紘一宇」學說都是東方民族王道思想的最高表現。因爲東方人有這種崇高的王道思想，所以東亞諸民族除了客觀的需要以外，更有了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這個思想基礎可以使東亞諸民族各安其所，謀共同的利益而不悖其本身的利益，謀共同的發展而不悖其本身的發展，

可以作為世界和平的一個雛形。

一個具體的政治運動

東亞聯盟的思想早已萌芽在東亞先覺者的腦海裏，這次中日事變以後，尤其是中日調整邦交以後，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基於東亞民族的自覺，發動了東亞聯盟的運動，而且為這個運動提出了四個口號，即政治獨立，經濟合作，軍事同盟，文化溝通。因為這四個口號的提出，頓使東亞聯盟運動的內容充實起來，而東亞聯盟便成爲一個具體的政治運動了。

民族主義的自覺是東亞民族掙脫西方帝國主義鎖鏈的原動力，民族自覺所要爭取的是民族的自決，所以東亞聯盟運動提出政治獨立的口號最合時宜，可以祛除東亞諸民族的懷疑心理。因為東亞諸民族久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所以一個泛東亞的政治運動必先張出一個鮮明的旗幟來，使得他們能夠充分了解，毫不懷疑，然後他們會參加這個運動，標明政治獨立即所以邀取東亞諸民族的全力響應和支持。

在這個武裝的世界裏，沒有武裝是不能保持一個集團的安全的。尤其是東亞民族，大都在西方帝國主義軍事勢力全部或局部的控制之下，其本身的軍事力量是非常薄弱的，東亞聯盟運動提出軍事同盟的口號，便是要補救這一個弱點，也便是以整個東亞的軍事力量來保障整個東亞的武裝和平。因為有政治獨立的信條提出在先，軍事同盟便不致被人認爲侵犯一國的主權，同盟是根據自由意志而結合的，是自動的，不是被動的，所以軍事同盟完全是根據客觀需要而自動發起的技術合作。

經濟合作的意義更其明顯，其目的便是利用東亞自己的資本，技術，來開發和利用東亞的資源，務使東亞資源的一點一滴，都爲東亞本身的利益而存在，使東亞共榮圈的理想可以實現。

王道文化是東亞聯盟運動的基本思想，所以文化的聯繫實在是東亞民族團結的一大因素。東亞民族文化的主流是王道文化，但是各民族各有獨立的文化，爲了推進各民族間的相互了解，相互吸收，和親善關係，則各民族間文化的溝通實爲必要。而且因爲文化的溝通，可以建立起一個嶄新的共通的東亞文化。

東亞聯盟運動在中日有志之士的發軔和推動之下，非但已經建立了聯盟運動的思想體系，而且雙方都已成立團體，分頭努力，在中國已有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的組織，在日本則有東亞聯盟協會的成立，我們希望這個運動趕快推行到東亞其他諸民族的中間去。

（選自東亞聯盟月刊創刊號）

東亞聯盟與大東亞戰爭

絳 峰

東亞聯盟運動的形成，在中國已有了一年的歷史，但是東亞聯盟的理想却並不祇有短短一年的歷史。百年以來，中日有志之士，目擊帝國主義在東亞的猖獗跋扈，莫不痛心疾首，爲其一國的前途危，亦爲整個東亞的前途危，而思以東亞民族統一陣線的力量，籌東亞復興的大計。百年以來，中日兩國已經成爲東亞民族最後的壁壘，而且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已逐漸進爲世界第一等強國，所以東亞民族主義先覺者莫不囑望中日結合，先以日本的力量援助中國復興，然後以中日軸心的力量來完成東亞民族的統一陣線，以此統一完成東亞的解放。

東亞聯盟的理想

中日和平運動完成了某一階段的使命以後，接着便有東亞聯盟運動的發生。中國方面有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的成立，日本方面則有東亞聯盟協會的組織，分頭努力，以實現東亞民族解放，和東亞民族共存共榮的理想——東亞聯盟爲目的。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更揭櫫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四原則，爲東亞聯盟運動者的基本信仰，數十年來東亞有志之士，所倡導的學說主義，乃得集爲大成，溶於一爐，東亞聯盟思想才進而爲東亞聯盟運動，而東亞聯盟運動也有了具體的內容，以爲努力之準則。中日和平運動的發生，是由於東亞民族的自覺才能由戰而和，由敵而友，東亞聯盟運動

可以說是以大亞洲主義爲思想根據，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進行的目標，所以東亞聯盟運動，在程序上說，是中日和平運動的延長，在原則上說，則是中日和平運動的最終目標。我們可以這樣說：「有了東亞聯盟的理想，才有中日和平的事實。」

在大東亞戰爭發生以前，東亞聯盟運動的主要工作，似乎僅僅在宣傳方面，宣傳的區域又限於和平區一隅，這當然是限於實際的條件。大東亞戰爭發生以後，東亞聯盟運動者的工作，當然應該擴大起來，與軍事的進展相配合。大東亞戰爭發生到現在，還不滿兩個月，但是東亞的歷史正如日本海軍發言人平出英夫氏所謂，有百年以上的飛躍，試想軍事的進展，在兩個月內，有百年以上的飛躍，東亞聯盟運動者若不急起直追，那末這個運動便將成爲歷史的名字，而被人遺忘了。

反英美鬥爭的思想根據

東亞聯盟運動是一個思想的運動，爲了加強東亞聯盟的力量，作者個人的意見，以爲中日兩國的東亞聯盟運動者是應該取得相當的聯絡的，同時工作的範圍也應該擴大到整個大東亞，否則會與軍事的進展失却聯繫。東亞聯盟運動既然是一個思想的運動，那末這個運動的工作當然在文化方面，文化工作有人把它估得太低，這是錯誤。歷史的偉業，沒有思想基礎是不能完成的，在此次大東亞戰爭中，日本軍隊在不足兩個月內，完成了百年以上非常的任務，這不能不歸功於日本軍隊訓練的優越，和準備的充足，而此種訓練與準備，都是根據了解放東亞的偉大信仰而進行的。又如日軍作戰，處處獲得當地人民的合作，以前緬國爲帝國主義者所盤踞而不得不亡命在外的東亞民族革命志士，也回到故國去領導反英美的鬥爭了。這都是東亞民族的表現，也就是因爲有了東亞解放的思想根據，才發生此種行爲，先有信仰，然後有力量，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便在這裏。

東亞聯盟運動者當前的任務是：大東亞戰爭在飛躍的進程中，東亞聯盟運動的工作，是怎樣爲大東亞戰爭盡其力量，怎樣有助於大東亞戰爭的執行。以中國的東聯運動而言，那末一方面應該加緊其過去的工作，另一面應該擴大原來的工作。前者的目的在使中國人民，人人認識大東亞戰爭的意義，亦且爲大東亞戰爭盡其東亞一分子的力量，所以在和平區裏，首先要幫助政府，確立治安，在「抗戰區」裏，首先要使尚在渝府治下的人民，認識中日和平的必要，在此階段，尤爲必要，而使全面和平早日實現。後者的目的在使東亞聯盟運動擴大到東亞的每一個角落，使東亞人自動起來幫助日軍，將英美荷等帝國主義勢力，驅之於東亞之外。

傳播到街頭和田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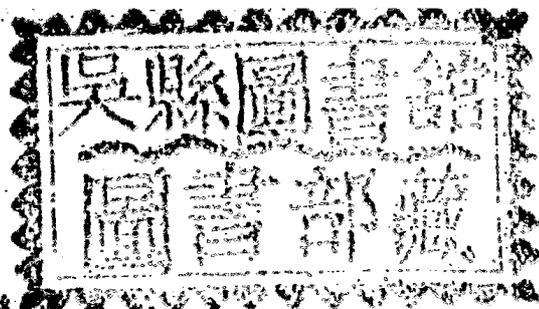
在這次大東亞戰爭中，中國在事實上是處於後方的地位，而鞏固後方的治安，和提高後方的生產力，尤爲當前之要圖。在總力戰和長期戰中，後方的任務是同樣重大的，確立後方治安和提高後方生產力也就是清鄉的工作，在這一點上現階段東亞聯盟的工作目標和清鄉工作的進行，務使清鄉的工作早日完成。至於促成全面和平一點，則東亞聯盟運動者的工作，應該着重於普遍，非但要使每一個智識分子知道東聯運動的內容，而且要使東亞聯盟運動的思想，傳播到街頭和田間去。如果東亞聯盟思想由和平區的街頭和田間傳播到「抗戰區」的街頭和田間，那末渝府便不再有什麼力量可言，全面和平自然可以實現。

怎樣爭取南洋僑胞？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東亞聯盟運動應該擴大到整個東亞。東亞聯盟運動者應該與東亞諸民族的

有志之士，取得聯絡無論是已經脫離了英美帝國主義桎梏的區域，或是尚在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區域，務使東亞聯盟思想，成爲各地思想界的主流，而成爲反英美鬥爭的思想基礎，這樣可使大東亞的解放戰，早日完成。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應用我們南洋僑胞的力量。中國在南洋各地的僑胞有六七百萬，當地的商業，除了帝國主義者自己經營者以外，都在華僑的手中。華僑在南洋各地的歷史很久，白人沒有到東方來，他們在南洋已有嶄然可觀的事業了，所以華僑與各地人民的接觸，既繁且久，而且南洋各地，因爲華僑移殖的緣故，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所以應用華僑的力量，來傳佈東亞聯盟運動的種子，最爲適宜，問題就在我們如何爭取僑胞的信仰與協力而已。國府最近迭派大員撫綏僑胞，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南洋僑胞對於祖國情形，比較隔膜，又因爲渝府的惡意宣傳，對於和平運動的內容尚有未完全充分了解者。所以我們應該先把和平區的真實情形傳達給僑胞，使他們充分明瞭和平區裏中日雙方在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四大原則上所有的成就。或是招待各地的優秀僑胞，尤其是年青僑胞，歸國觀光，使他們知道一點祖國的真實情形，而破除他們所受渝方宣傳的影響。這個爭取僑胞的工作，也是東亞聯盟運動者所應該迅速負起來的。



新國民運動與東亞聯盟之實踐

許 謬

自從前年夏間，中國的東亞聯盟運動，開始在華北發揚以來，一年之中，瞬即波及於廣東，南京，漢口，上海。從實際上加以觀察，則近來後者各地之東亞聯盟運動，竟反而比諸華北更是有聲有色。更就人事上加以探討，則後者各地中之從事於東亞聯盟運動者，可以說沒有一個地方無最初在華北發起此運動的人參加，因之才能使我國在此一年之間，得到這種顯著的效果。所以，現在關於東亞聯盟的理論與需要，在中國雖不能說已是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然而在中日事變以後的種種運動之中，可以說最是適合於當前局勢的需要，這是已經肯定的了。就一另一方面說，中日兩國的發生戰爭，兵連禍結，綿亘五年而不解，推原其數，實是由於兩國國民性的不同，和因誤會而發生仇恨心理所致。而另一方面，一世紀來我東亞方面有色人種給無色人種的種種侵略迫害，反而視為可以扔在一旁，可以情過景遷，這是最令人不可理解的事情。到今天，大東亞解放戰爭，業已全面展開，西歐對於東亞百年來的侵凌和壓迫，已因日本在太平洋及南洋羣島各地的全面勝利，而使黃色人種得有揚眉吐氣的日子，這是全亞洲人士在歷史上的光榮。東亞聯盟是結束中日事變後的唯一正路，東亞聯盟運動並不因淪方的一意孤行仍然抗戰，而不顯出其真實性，却反而因了中日事變，演變擴大而成爲大東亞解放戰爭，越發瞭望到實現的需要和接近。因爲亞洲各邦，從前受歐美赤白兩帝國主義所煽惑，平日素無

聯合，恍如一盤散沙，必須有一個使亞洲各邦在精神上可以團結，而其組織與主張，却可以使各邦在自由獨立平等的前提之下，無害其自尊自主的莊嚴的超國家的體制出現，不足以使亞洲興盛而一致的對待歐美人士的侵略。這就是現在亞洲局勢急激的變動，因之更感覺到東亞聯盟的需要而言。

可是話又說回來，中國是亞洲的地域中最大的國家，如果大東亞解放戰爭成功了之後，要團結亞洲列邦而一致對外，除開渝方之外，其他中國參加和平各省，自屬不成問題。但是在現在局勢之下，我們自己應即首先加以猛省的，是參加東亞聯盟不難，而是先要有怎樣的使我國民性的素習根本的改善，才可以振作全國國民的朝氣，以應付此大時代的降臨，而可不失去自己的尊嚴。中國以前號稱是禮義之邦，現在則反須「禮失而求諸野」，中國以前是「聲名文物、光被四表」，殊威震於列邦，現在則棄中國固有之長，而蹈習西洋之皮毛，種種舉措，差不多都是可以說「數典而忘其祖」。我國列聖相傳幾千年來所以維繫國民使精神振作而獨立不倚者，都因數十年來歐西物質文明的侵襲東來，給他們獲取了壓到的勝利，於是醉心西洋文明，矯枉過正，而竟致把中國的固有文明漸滅無餘。中國近年以來，個人主義盛行，兵規不整，意志浮動，嚴於責人，寬於責己，這是一般人的行爲，並不專指導那一方面的人物。我們試再從歷史上加以探討，一個國家，一個朝代的興廢，並不是可以歸咎於在朝的少數執政者的好不好而使負其全責，而在野的各界人物的習氣，實在是左右時局盛衰的原動力。全國現在的種種情景，我當然不敢說是已在興國的歷程之中，可是也不敢說將要就此而日趨於沒落，在這興亡的歧途中，一切正待我們自己的是否真在堅苦的奮鬥，卓絕的努力。國家固然需要領袖的指導，而被指導的羣衆，也需有值得加以指導的因素，更需羣衆的一般能力在水平線上，方始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日本在明治大帝維新以來，因爲在上位者的領導有方，而一般民衆的羣策羣力，堅苦卓絕，因之獲取了現在的光榮與進步，這是我們現在已經周知的事實。德意志在第一次歐戰之後，協約

國在凡爾賽和約中給予她以萬般的束縛，幾乎到了一蹶而不可復振的地步，可是因了希特勒的秉政，全國上下的努力奮鬥，只有十年的功夫，就使德國掙脫了束縛而轉瞬雄飛於世界。這兩個例子，都是給我們最好的教訓和榜樣。我們中國現在全國所處的局勢，當然遠不如日本明治維新以前，而有類乎德意志的在第一次歐戰之後。處於這種破碎支離，存亡絕續的關頭，我們全國上下應都該抱持着怎樣一種精神，出之以怎樣一種行爲，才可以興滅舉廢，而使我們下幾代的子孫，不致怨及祖先，這都是我們目前急待奮起而解決的。

自從去秋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提出了「新國民運動」以後，全國人士莫不視此爲今日振衰起弊的一種運動，人心振奮，共同向此目的進行。本年元旦，汪主席又頒布了新國民運動綱要八點，於是人民益因此而有所遵循。推原此新國民運動之所由來，實因年來吾國國民的日趨於萎靡頹廢，浮囂淺薄，欲由此使之日進而至於發揚蹈厲，誠實篤敬；自私自利的，進而爲捨身奉公；驕奢淫佚的，進而爲銖積寸累。全國國民經此次鉞斫之後，倘能從此而精誠團結，公而忘私，潔己奉公，增加生產，則中國當然由此可以復興自由獨立得以實現。以此完整無缺的美好國民性，進而與亞洲列邦駢肩齊進，則自然可以獲得偉大的效果。這是我在現在新國民運動發起的開始時候的一種期望，而所以使此期望達於實現，盡在於我的上下的能否實踐此已經昭示的綱要，而不可仍舊歸諸於紙上二時的空談，更不可藉此祇爲應付一時而作無謂的熱鬧。

中國在最近一世紀來，歐美人種給予我們的侵略迫害，實已是舉不勝書，每經一次創痛，則也會有一種警覺，可是只知道別人造成勝利的表面力量，而從不仔細研究別人所以得到此種勝利的內在的素含。我國所以效法歐西而只蹈習皮毛，因屢戰屢敗而失去自信，因之只有捨己從人有始無終，凡在他人而爲良法美制，一到中國即屬弊竇叢生。「有治法而無治人」，這真是針對着今日中國一般狀況

而說的。現在中國的紛亂，是積久國民性的不長進的自然趨勢，其責任不祇歸諸於那一個人的舉措，或者那一方勢力的逼害。國家要轉移上下的風氣，當然最重要的是需乎少數特出人才的提倡而自作榜樣，表面借官樣文章以紛飾一時，而實際私生活則與其所言論背道而馳，則當然這一種運動的實踐，先由幾個給羣衆所注目而羣思效法的人物所無形破壞，而使到了難於推行和瀕於寂滅！在這種事實之下，則此新國民運動的實踐和發揚，畢竟還是需要着各方面人士的切實的督促和其本身的身體力行。

上而我說過，現在在大東亞解放戰爭日趨成功的階段之中，東亞聯盟運動的現實性，已知道越發有其事實上急迫的需要。中國處在此大時代降臨的漩渦中間。要自救必須審知周遭的環境，東亞聯盟是解決中日戰爭後皆然的歸趨，也是適合現實的出路，問題只在於參加此東亞國際組織時的中國本身是否有力量，以應付環境的需求，而所以表現此力量的有無。更須觀察我中國全體民衆的國民性是否振奮而習於向上，新國民運動是指出怎樣使民羣習於向上的南針。我國要參加東亞聯盟，取得國際上的地位，必須先就自己精神及意志方面作一番綜合的檢閱，除舊佈新，才能自己適應此新時代之下應負的新使命，而發生新的共同的力量，以實踐此參加東亞聯盟前途艱巨的責任！

世界的負責者，自交通工具發達以後，向即爲歐美人士所壟斷，所把持，我們亞洲，一向也和非洲，美洲，澳洲土人一樣處於被壓迫地位。歐美的多數國家，也是多數給英美等少數國家所壓迫，而其一切權利也給英美等國所把持壟斷，處於不自主的地位，現在我們要一打破這種過去非法的霸佔現狀，而使各洲各國人民權利義務對象，加以澈底的改正，現在世界上的動亂，可以說無時無地不在震盪着，亞洲是世界中間的一個集團，中國是亞洲中間的一個大國，亞洲不安定，世界不寧靜，中國不寧靜，亞洲不安定。這所以使世界，亞洲，中國得以寧靜和安定的要素，還是在於是否能够打破過去英美人士把持和壟斷世界的局面，而各使其適合各地的實際狀況的需要，而有着合理的再度的劃分。

東亞聯盟是我亞洲東部國家羣的一個集合體，我們要鞏固全亞洲的安定性，必須先就安定着東亞列邦的動盪做起，以此預備着團結將來世界最終制霸作戰時候的整個亞洲力量，以與世界其他集團力量爭衡，而決定其戰略於機先。物質文明到了現在，其發達已是到了頂點，而其弊害和破綻，也是愈出而愈多，愈多而愈容易鼓動戰爭，愈戰爭而愈容易改變世界的現狀。以後的世界，必有絕大的改變，必有亘久的戰爭，世界因科學的發展而日益縮短其路程，戰爭也因路程的逼近，而容易波及和牽動世界各國。所以目前的世界各地戰爭並不是世界最終戰爭，只是一個像舞台上整個劇本的序幕罷了。大西洋各國制霸世界的時代，轉瞬已經過去了一半，亞洲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將日益使太平洋的風雲，趨於熾烈而給世界人士以驚愕。東亞各邦是全亞洲的主力所在，是秉承着東方固有的精神文明，與西洋的個人主義，物質文明絕不相同，物極必反，西洋精神破產，正是已經到了我東洋精神發揚的時候。所以我東亞各國現在的責任，目下正是越發感覺到重大起來。

戰爭是一個國家精神力量的總檢閱，有健全民衆組織的國家，就容易得到自己所期待的勝利。戰爭又是國與國間民衆習性的堅強和忍耐的比較，雙方因戰爭的繼續，相持而固結不解的到了頂點，則能有堅強而忍耐的毅力的可以得勝。中日戰爭在全世界制霸作戰歷程裏說起來，真是比較渺小的一幕。然而就在中日戰爭中間，中國因處處沒有強韌的民衆組織，一盤散沙而致失敗，則處此目前大東亞解放戰爭的日趨成功的今日，當前的責任和使命日見重大，自當因過去五個年頭的受到的痛苦，而感覺到優劣表現的所在，而給以發揚和補救。如果能够精神一貫，堅忍刻苦的主持自己當前的任務以應付將來的使命，則必能和東亞各友邦駢肩齊進，做亞洲東部一個強國，發揮自己的力量。雪百年來歐美各國宰割中國的恥辱。古語說得好：『多難可以興邦』，我們現在可以說正在國家多難的時候。在前面等待着我們的固然有着不少的光明，可是也有着不少的黑暗，光明與黑暗，只在我們自己去找尋。

，興盛和頹廢，亦只在我們自己去找尋，這找尋的途徑是什麼？是要振作我們的精神，健全我們的組織，這努力的方案是什麼？是新國民運動的綱要。我們要整齊我們的步伐參加東亞聯盟，發揮東方道義精神，實踐我們的義務，以求將來在世界最終制霸作戰集團行列裏揚眉吐氣。

（選自北京東亞聯盟月刊第三卷第五期）

新國民運動中的

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

希 嚴

汪主席在「新國民運動綱要」裏邊說：「新國民運動，不另標主義，因為我們原有三民主義，以為建設中華民國之根本，我們現在所要問的，是三民主義為甚麼不能實現——」。

關於民族主義之所以未能實現，汪主席在綱要的第一條內又說：「我們為甚麼不能實現民族主義呢？因為我們忘記了大亞洲主義，中國若不能得到自由平等，則不能分擔建設東亞的責任，而中國自由平等之完全得到，必有待於東亞之解放」，這幾句話，直到和平運動開始，方纔覺醒過來，其實大亞洲主義裏，早已諄諄啓示了……」。

就上節中，汪主席所引述大亞洲主義中的幾句話，直然不啻數十年前推演今日東亞大勢及吾國現狀的「預言」，把現在的東亞新秩序，東亞解放，驅除英美侵略勢力，及我國應盡力之方向，一一俱都早已預為指示出來了，而那都是數十年前所說的話，有如「預言家」指示將來的大勢一般，其實純粹是由於國父政治眼光遠大，自開始領導革命創造民國之日起，就早已度量準確，認定東亞各民族應團結一致，以解放東亞，認定吾國的出路是由於民族主義走上大亞洲主義，必須把東亞建設起來，國始能安全。

民族主義非狹義的

吾國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自始就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西洋的民族主義都是狹義的，他們之所謂民族主義，俱是以自己的民族爲本位，力求本民族的發展，凌虐其他民族，排斥其他民族，甚至侵略他民族之土地，滅絕其他諸弱小民族，所以他們的民族主義，自始即不含有這樣精神，民國成立，五族共和，對內五大民族一律平等，正所謂「共存共榮」，對外有大亞洲主義，對於民族主義的意義加以補充，意在聯合東亞各民族平等，對外共存共榮，建設東亞，也就等於自從民國建國以來，對內要發展民族主義，對外則應將民族主義的真精神；擴而大之，力求實現大亞洲主義，於是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可以謂爲一個主義的兩個階段，民族主義爲前段，大亞洲主義是其後段，不先有民族主義，則基礎不立，不達到大亞洲主義，則民族主義不得完成，此二者實爲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所以汪主席說：「民族主義不能實現，因爲我們忘了大亞洲主義」，其意義全在於此。

適合吾國固有精神

民族主義自始不是狹義的主義，擴而廣之即爲大亞洲主義，其由來與吾國數千年文化之固有精神完全一致，昔者國父之倡導此等主義，原本是上承吾國前代數千年之一貫的精神，又將近代思想及現代人類需要溶合爲一，爲我國現代同胞立定前進的方針，三民主義是由此而生，大亞洲主義亦由此而起，民族主義擴大及於本國範圍以外，即爲大亞洲主義，必待大亞洲主義完全實現，民族主義始能完全實現，是故曰：「民族主義不能實現，因爲忘記了大亞洲主義」。

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有必然的聯貫性，業於上節言之，又謂此二種主義之必然的聯貫性，係與吾國固有精神一致，此點何由知之？試就吾國「修齊治平」之古義，加以分析，則此理自然明瞭。

吾國自古以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係各個人立身的最高理想，同時亦為國家建國的南針，從個人起，必須修身，「身修而後家齊」各個人在家之內，必須上下和睦，「家齊而後國治」，在一國之中，各家庭之間，必須各不相妨害，能互助合作，「國治而後天下平」，是說國與國之間，也如同同一國中之各家庭一樣，各不相妨，合作互助，絕對不含有「侵略」或「吞併」的意味在內，西洋人之狹義的「國家主義」，則與此根本不同，西洋人所講的愛國，是要盡量發展本國的勢力，對於其他各國，遇機會則施行侵略，力量充足，則吞併他國，絕非吾國「修齊治平」之精神可比。

吾國前代，士人的最高理想，是要「致君於堯舜」或「以安天下為己任」，所謂「安天下」，內裏不含絲毫「掠奪鬥爭」之義，所謂「致君於堯舜」，是要講「禮讓」，更沒有「爭奪」的含義，今日世界大勢，雖與往時不同，而吾國之固有精神猶在，故，「民族主義」對東亞則為「大亞洲主義」，與「治國，平天下」之舊理想，完全一致，由此以言，吾國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擴而大之及於亞洲，當然應變為「大亞洲主義」，是故汪主席說：「欲實現民族主義，不能忘了大亞洲主義」。

大勢所趨不得不然

以積極的觀點言之，根據吾國有的理想，「修身」，「齊家」而後，自應積極發展國家，以從事於「治國」，在國家以外，為目前需要所驅使，勢須謀建設東亞，吾人之有大亞洲主義，及正在推行中之東亞聯盟，率為勢所趨，不得不然，其目標即在與友邦協力實現東亞新秩序，或東亞共榮圈，再進一步，將來更應以東亞新秩序為基礎，以建設世界新秩序，夫而後始達到吾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

以消極的觀點言之，吾東亞各國，近百餘年以來，遭受英美的侵略與欺凌，就中以吾國受害為尤

甚，國家主權盡被英美所掠奪，經濟利益盡被英美所榨取，吾國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即以『解放東亞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爲目標，所以大亞洲主義中說：『中國若不能得到自由平等，則不能分擔建設東亞之責任，而中國自由平等之完全得到，必有待於東亞之解放』，中國之真正需要，原來必須如此，然在今日觀之，大東亞戰爭發動未久。而英美之侵略勢力，已完全消滅，東亞解放，業已實現，建設東亞之偉業，業已開始，反觀數十年以前之舊話，真不啻『預言』一般。

總之，吾國之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原有必然的聯繫，彼此缺一，則不能完備，忘記了大亞洲主義，則民族主義，不能實現，欲求民族主義之完全實行，亦必須同時完成大亞洲主義，茲將汪主席的幾句話錄後，謹請同胞牢記不忘：

『從今以後，把愛國愛東亞的心，打成一片，東亞諸國，互相親愛，團結起來，保衛東亞，這是民族主義的著重點』。（選自北京東亞聯盟月刊第三卷第五期）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與東亞聯盟

高化

在亞洲大陸，印度與中國是一對難兄難弟，它們不只是在國土的廣大，人口的衆多，和歷史的悠久上有着極其相近之點，就是近世紀遭受西方民族命運走入苦難的境地，人民生活痛苦中掙扎奮鬥，於人類的歷史上詳繪了光榮的血書，也幾乎是完全類同的。此東方兩大弱小民族，自古以來就有過關聯的歷史，於思想，信仰，文化和國民精神上，彼此都有過極深的影響，在地理關係上，也是非常接近的鄰人。在近代史中，印度人民與中國人民，更在無形中養成一種同情的默契，印度民族的敵人，是英國，而英國也正是侵略中國最毒辣與最利害的一國，所以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是不能不和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無關的。

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對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有一個期待，就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如果成功，印度民族的解放，也就快成爲事實了。中國如果給英帝國一個嚴重的打擊，不只在精神上可以刺激印度民衆的興奮，而且也可以使英帝國統治的力量低減，那便是印度民族起來解放鬥爭的絕好機會，而且這樣的事實也是有關連性的，就是說，印度人民必須援助中國，中國才會有打倒大英帝國的可靠的力量與自信。

這是久爲大英帝國所警懼和擔心的問題。

自從大東亞戰爭開始以後，日本軍隊連下香港，菲列賓，昭南島（新加坡），仰光，勢如破竹，而且整個的擬定緬甸，英國的陸軍在太平洋全部崩潰，海軍勢力亦被逐漸清除，是以印度已經全面受到日本軍隊的威脅。因之英帝國的勢力，也正在印度領土內發生動搖，使英國控制亞細亞洲的魔手不能不感到難忍的荊棘，中國得以利用這樣的機會脫離英國及美國的懷抱，同時，也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展開，以完成印度民族獨立的不可多得的時機！

印度民族將以此次大東亞戰爭為契機，而本格的展開其民族獨立運動，這鬥爭的嚴重性，是為英帝國執政者所洞悉的。所以英帝國會派遣克里浦斯訪印，以與印度的獨立運動謀致妥協。

三月十一日英國官方宣佈掌璽大臣克里浦斯爵士代表政府前往印度，與印度總督林列斯哥勛爵及當地軍事當局討論軍政大事，其正式使命則係在勸告印度各界人士，接受一種建議，使英政府藉以解決印度問題。

這消息傳出之後，世界人士對於英印問題，更加注意；印度獨立運動的領袖羣，也積極衝動，想法來對付這個存心遊說與分化印度的不祥使者。首先在馬來及昭南島的印度獨立聯盟志士們，立刻舉行座談會，決定推進獨立運動方針。甘地則在印度哈里真理週刊發表署名之論文一篇，表示統制印度的英政府倘能明白聲明不對印度實施焦土政策，則現有之情勢，必將稍為緩弛，而各方之焦慮亦可免除，以暗示印度人民之反對參戰。其次，印度國民會議派領袖尼赫魯，亦在幸福雜誌發表論文，申述如下之要旨（一）各國均有決定本國命運之自由。（二）此項原則，亦適用於英帝國內之國家，印度之獨立，必須加以承認。（三）各民族應受平等之待遇。

克里浦斯在三月二十日抵達印度，首先召集三政治團體七領袖會談，三團體：（一）國民大會；（二）回教同盟；（三）印度大乘會。七領袖是薩伯魯；却署加，法資魯哈；阿拉州，局擅德卡爾；

麥克考查；諾卓希。

克里浦斯在領略印度領袖之獨立意願之後，即提出「一有條件之獨立」計劃，中央社里斯本三月三十日據路透社新德里來電，（見三月三十一日上海中華日報），克里浦斯二十九日接見記者團，公開英對印建議內容如次：關於英政府履行將來對印度之公約，英國與印度經參酌後，決定發表使印度在最短內成立自治政府，而提案之內容，乃創設新印度聯邦，使成爲自治領，與英國及其他自治領聯合，共同效忠於英王，地位與英國及其他自治領各國相等，不論在內政上外交上均不隸屬於他，因此，英政府發表宣言：——

（一）戰事結束後，根據下列各項，在印度內選出委員會，以制定印度新憲法。

（二）憲法制定委員會，將有印度各省均可參加之修項。

（三）英政府根據以下附帶條件，承認新憲法且促其實現，附帶條件爲：甲、印度內各省，在未接受新憲法以前，仍保留現行之憲法地位，若將來希望參加新憲法時，則予以承認，英政府對不接受新憲法之各省，依照其所希望，制定與印度聯邦同等地位之個別新憲法，然上述新憲法乃根據以下說明之憲法制定方式爲準則。乙、英國政府與憲法起草委員會締結條約，該條約規定英國以一切責任移讓印度時所發生之一切事項，因之根據英國政府之諒解，並規定關於少數民族及少數宗派，但並非謂拘束決定將來印度聯邦與英國內其他各自治領之關係。

（四）印度各領袖在戰事未結束以前，若未決定個別方式時，則其組織憲法制定委員會之方式如次：戰事結束後同時舉行省選舉，已獲得結果之各省，以省議會下院議員爲選舉團體，組織憲法制定委員會，該委員會之人數，爲選舉團體人員之十分之一。印度各干國請求依照人口比例指派代表。

（五）目下印度在危機未解除及未制定新憲法前，英政府負有關印度之責任，並有權控制印度。

維持組織印度全部軍需資源之工作，在與印度人民協力下，由印度政府負責。

此提案之要點，大約有三：——

(一) 印度須與英國成立聯盟條約。

(二) 印度參加戰事，至最後勝利為止。

(三) 印度之獨立形式如下：國內分爲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黨派依照人數勢力參加中央及省政府，印度教及回教並不分立爲二國家。

然而這樣的計畫，並不是目前就能實行，而當前的問題，仍是印度全民獲得軍事政治力量的問題，也就是英國能否給與印度以軍事及政治力量的問題。

克里浦斯除提出憲法問題外，關於軍事方面，於三月三十日對印度廣播宣稱：「印度之防務，應視爲世界防務之一部份，……」，並謂：「吾人不願對印度有虛偽之組織。此爲增進關係最妥當之途徑。新政體之組織，必須印度自己同意，在此嚴重期內，英國願仍在印國防上負控制之責。」云云。此即表示英國絕無放手使印度脫離A B C D集團之顯明聲音。

印度國民大會，對於克里浦斯之提案，由執行委員會議決，授權甘地及尼赫魯二氏起草對英建議。印度國民大會經過三日之會議，而決定對該建議表示反對，其論列有三點：——

(一) 拒絕英國代負國防之責，此點爲英國建議中最大之缺憾。

(二) 該建議忽視印度境內之自治組織。實與國民大會爲統一印度而奮鬥之初衷相反。

(三) 該建議雖允許印度代表有制定憲法之權，而於憲法制定之後，各該代表又可反對或脫離之。

克利浦斯的提案，實在含有對印度兩大不利的特點，即(一)使印度分離；(二)有限制的約束

。這正是和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所要求的初衷是相反的。所以不只是國民會議派堅決的反對，就主張是慢性改革印度政治之印度進步會議黨，亦反對而決議四項主張：——

(一) 將來之組織，應爲一獨立自治省之聯邦，聯邦性質之組織，由關係各省共同決定；而賦予中央之權，則由各自治省分一致同意決定之。

(二) 應設各別之選舉團體，選出代表。

(三) 回教及印度教社會之獨立性及個別性，在各種情形中，應予保持。

(四) 少數民族之文化，宗教，及政治權利之適當防衛，應規定於憲法中。

此與克利浦斯之提案大相逕庭，又據哈瓦斯社新德里八日電（見四月十日上海中華日報），全印回教同盟本日（八日）通過決議案，反對英國方案，內稱：「英國各項建議，不能使回教徒滿足，故擬難加以接受。至於准許印度各省自由決定加入「印度新聯邦」與否一項辦法，亦爲吾人所反對，蓋保持印度之團結與完整，實爲印度民族福利在云云。——這在英國傳統的離間印度不同宗教民族的戲法上，得了這樣的答覆，大概是最爲失望的。

英國對付這些反對的意見，曾將提案一再修正，中央社柏恩七日電，英國戰時閣議所議決之英國對印第二次修正案內容，聞大體爲：——

(一) 爲防衛印度起見，任用印度人爲印度防衛大臣，但此係聯合國方面一般戰爭計畫之一部份。

(二) 對給與自治領地位一點，提供新保證。

(三) 英戰時內閣及太平洋軍事會議，印度人可派代表出席。

然而無論這種修改如何，我們總可以想到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代表尼赫魯氏所說話：「吾人已決定，設英國不允許印度獨立，印度教徒決不作戰。印度問題之解決，只有一條途徑，即給予印度以自

由，其他問題，吾人均不重視，須印度民衆自己覺悟後，爲自由而戰，彼等方願執戈捍衛印度，故吾人主張立即組織臨時國民政府，且此政府，須是僅對國民負責，對印督及英政府不負任何責任之政府方可」（見中央社阿根廷京城六日電）。英國的提案與印度人民的要求尚遠，克利浦斯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果然沒有多少日子，便由「此符頗有所獲」的烟幕中，返回倫敦去了。

英國真的肯讓印度獨立嗎？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第一，爲了保持其自身的利益，它自然不肯讓印度獨立的第二，即便允許印度獨立，印度亦未必如英國所理想，肯爲其當作戰爭的犧牲品。

有人以爲今日印度已經失去作爲英國商品市場，及原料供給地的價值，用一九三八年英國從印度的進口額僅佔英國總輸入額之百分之七·二，同時英國對印度出口，在英國出口總額中，僅佔百分之六·六的事實來作證明。還有人舉出現在英國的戰略物資，並不抑求印度的供給，如棉花等一般工業原料的供給，今日英國也並不完全倚賴印度。又印度所積蓄起來的財富，因了英國百年來無厭的榨取，現在已到枯竭的境地，不易再得到更大的利潤，等等。這些事實，我們是相信的，然而這並不能就作爲英國有可能放棄印度而允其獨立的論據。

英國的需要印度，絕不是僅止於把印度作爲物資原料的供給地或商品市場的單純理由。印度對於英國的重大意義，除以兩者以外，還把它當作英國抗戰的巨大兵站基地。關於這一點，是可以分作幾方面來說的。

第一、印度是英國的重要兵源地，印度人口三萬萬七千萬，在第一次大戰時，印度共派出戰士一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二十名，比加拿大，南非洲，澳洲和新西蘭各自治領所派出的總數尚多十七萬八千名。而且當第一次大戰時，法意俄是英國的友軍，這一次較第一次大戰孤立，當然要募集更多的士兵，而英國的兵源，又只有澳洲和印度，所以此次英國對印度有動員五百萬的要求，可見英國對於印

度的重視了。

第二、印度是英國主要作戰基地，印度在戰略上是通到澳洲去的中途站，又是控制太平洋的基地，同時更是東半球交通的連絡站，所以也是英國在東方的行動的根據地，在預想中軸心國會通過緬甸和土耳其，而在印度取得連絡，所以將來的戰爭，也許有漫延到印度的可能。

第三、印度是英國的重要軍需補給地。第一次世界大戰，印度所貢獻給英國的，以兵力和原料物資爲主，然而由於殖民地工業化的結果——這是必然的趨勢——，印度今日已經成爲一個相當可觀的工業國家了。同時爲了準備戰爭，英國也不敢過於採取阻害印度工業化的政策，雖然這樣的發展是和英國資本主義矛盾。因之，印度的山輕工業進展到重工業，發展得便很快。尤其是製鋼業的進步，更爲神速。英國每日需用的銑鐵數量，在一九四〇年八月，爲十二萬五千噸，其中有五萬噸，是由印度供給的，由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一年間，印度銑鐵出產量由一百六十萬噸增加二百萬噸，鋼條由九十萬噸增加到一百二十萬噸，熟鋼由八十六萬噸增加到九十六萬二千噸。

印度可以製造步槍，炸彈，及輕機關槍，更能製造三·七吋高射砲，四·五吋曲射砲，及戰車之車身。在孟加拉市，設有印度最初的飛機製造廠，達達鐵廠，已能製造合金的裝甲鋼板。在一切重工業中，被視爲需要最高度的技能的造艦，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印度也有了近代軍艦的進水。

在戰爭爆發以前，印度就能自己供給自身所需的兵器和軍需品的百分之九十了。大戰發生後的印度，已經轉變爲武器和軍需品的出口國。開戰後尙未滿一年之間，據說印度所供給英國的武器，竟達步槍四十萬挺，步槍子彈一萬二千包，炸彈七十五萬噸，手榴彈一百萬噸。

只從這幾點看起來，就可以斷定英國的不肯把印度鬆手了。

一九一六年，歐戰方殷，印度軍人爲英帝國效忠疆場者有百餘萬之衆，印度的所以如此者，係期

待英國實現自治領待遇的約言。然而英國在印度的官僚政治依然如故，毫無變更，因之又激起印度民衆的反英情緒。十月間，印度政府立法會議民選議員十九人會連署提出改革政府建議十三條。至十二月中，國民會議中的溫和派與激烈派與回教同盟攜手，共同合作，努力自治運動，並擬具計畫，發布宣言，形勢更爲緊張。英國因爲歐戰方殷，一時無力壓迫，不得不仍舊採取緩和政策，召開帝國會議招致印度代表，以圖緩和的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一九一七年印度事務大臣孟塔果(Chal Mestagu)即在英國下院發布其統治印度的根本政策，就是所謂印度自治宣言。

一九二〇年，印度國民會議採用甘地的不合作主義，使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有以更大的發展。並開始採用了罷市和罷工的鬥爭方式。

其不合作運動綱領，有如下的八項：——

- (一) 拒絕政府所頒一切官爵以及名譽官職。
 - (二) 戒酒。
 - (三) 男女學生脫離奴隸教育之英國學校。
 - (四) 自行設立各級學校以印度語言及手工藝爲主科，以英語及其他歐洲語爲副科。
 - (五) 拒絕英國式之司法制度之法庭及律師。
 - (六) 提倡國貨。
 - (七) 印度人民不在英政府及軍隊，警察服務。
 - (八) 不納租稅。
- 此外更有如下的規議。
- (一) 廢除階級限制。

精神。

(二) 爲印度之社會革新與政治獨立起見，對政府應用消極抵抗的態度，在個人應有自我犧牲的

(三) 各宗教絕對互相容忍。

(四) 回到紡車去。(即不用英國貨之意)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八日，甘地遂被印督逮捕，並判處徒刑六年。

印度人民對印督的迫害甘地行爲，不勝憤懣，反英之情緒更高。英國政府不得不將甘地釋放，甘地出獄後，仍堅持其不抵抗主義，從事奮鬥。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甘地且向印督提出覺書，要求英政府立即實行下列的政策：——

(一) 廢除鹽稅。

(二) 實施完全禁酒法。

(三) 地租至少減輕百分之五十，且課稅須經過議會協贊。

(四) 軍政費至少減輕百分之五十或五十以上。

(五) 保護印度本國工業。

(六) 廢除法律中的叛逆罪。

(七) 政治犯全體釋放。

(八) 被逐印人許可歸國。

這要求沒有能够得到英國政府的圓滿答覆，甘地遂又開始其抗英工作。不僅消極的不合作，且積極的行動，不獨排斥英貨，拒絕英布，且更實行不納租稅，不服從官廳命令，不遵守政府法律，直使英人無所措其手足。

其後甘地屢遭逮捕，而印度之反英運動，亦更爲激烈。同年五月六日，發生紛擾十餘起，民衆衝入市區，搗毀警局，八日在西南境林拉浦爾城又燒毀縣署及警局。十五日孟買青年同盟亦遊行示威，手執紅旗，高呼革命，十九日瓦大拉地方復有男女五百餘人攻毀鹽棧；二十七日盧克發生大暴動，演成流血慘劇，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大有山崩地陷的反抗進爲積極行動的趨勢。

英國爲了緩和這種鬥爭的方式，曾召開數次「圓桌會議」，惟均無結果，印度的民族獨立鬥爭，在重大犧牲下無休止的進行。

印度人對其支配者掠奪者的抗爭，由行動的組織化到現在爲止，已有半世紀以上的歷史，在此民族獨立運動中的領導者，始終是所謂國民會議派。由國民會議派的抗爭方式與鬥爭過程分析，正可以見到印度社會組織之複雜與印度人民的要求。

國民會議派的鬥爭綱領，照政治概念的基準說起來，是並不明確的。其運動方法，亦因時因地而異。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因爲國民會議派中的份子極爲複雜。有積極的勞動階級層代表，也有小市民階級和各種中間勢力。同時也有買辦性的民族資本家亦是國民會議派中的主力。因爲國民會議派所代表的利害極爲複雜，所以其運動綱領不易明確和固定乃屬當然。然而也正爲國民會議派具有這樣沉重的性格，和富有強韌的彈力性，才使它成爲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中的聯合戰線機構，不斷的反抗英國彈壓與懷柔政策，不斷的應付印度人民中其他派閥的軋轢，不斷的排除自己內部的困難和大英帝國主義奮鬥。現在印度國民會議派擁有四萬萬人，爲印度民族運動中惟一的領導者。

所謂印度的社會組織有其非常複雜的特質者，印度有所謂「四姓」的階級在。印度阿利安族在征服異種族之後，爲保全自己種族的地位與權利，維持血統的淨純及文化之清潔而設立了僧侶，武士，商人和奴隸四種階級制度。此外有所謂不可觸階級，更受着種種不合理的侮辱與壓迫，與彼等接觸，

被視為不淨，並不許彼等接近公共用井，子弟不得入公立學校，更甚的是雖然同為印度教徒，亦不得進入印度教寺院。此種赤貧者無一不是受着非人待遇的人，在全印度計有四千萬之多。

此外宗教問題也是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中的障礙，印度教徒約有二萬三千九百萬人，回教徒約有七千八百萬人，兩者因生活習慣與信仰的不同，時相有內部的磨擦。英國利用印度人的階級，使其不能團結，又利用宗教的差別，以分散民族獨立運動的力量。同時在印度還有所謂「藩王」的存在，當第一次大戰時，最先對英國誓其忠誠的，就是屬於藩王國的六百多土侯。在此次大戰中，哈狄拉巴獻納空軍一中隊，三百餘土侯表明參戰，予反對參戰的獨立運動以重大威脅。土侯用對英國的忠誠，以換取其封建殘暴之保障，而繼續其權取民衆之特權。英帝國也以彼等作為支配印度的工具，許他們繼續專制，以壓迫獨立運動。

印度基於人種，言語，宗教，及階級制度的不同之社會複雜性。而發生民族運動要求的分歧，如所上述，在印度政治舞台所出現的三個有力的派別，即占總數人口百分之六十八的印度教徒，及其代表的國民會議派；以及佔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的回教徒，及其代表的回教聯盟；和佔印度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與人口總數百分之二十四的藩王國，他們由於利害不同，對英態度因之不同，所以才造成給英國利用的機會。

Krishnalal Shridhasani在一九四〇年六月號*Amerasia*發表一文，題為「英國肯放棄印度嗎？」內云：

「在印度成爲皇家殖民地之後，東印度公司的權利即移入蘭加斯德那紡織界的手中，此後，統治印度的方針，即以該紡織界的意旨爲依歸，對印度的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的爭，解決時也以該紡織界的利益爲前提。十九世紀世紀初葉的主要問題爲如何摧殘土人的紡織業以便蘭加斯德的紡

織業得在印度佔得無人與之競爭的地位，他們所用的方法，就是圍禁當地紡織工人，並施行內地稅以操縱印度的國內貿易。一八三五年愛倫博羅爵士（Card Eleanorugh）曾在公牘中說：「從英國運到印度去的棉織器，祇須納進口稅百分之二·五，但印度本境所產的棉織品，則於繳納原料稅百分之五以外，更須另納棉紗稅百分之七·五，織成之後繳納貨物稅百分之二·五，最後則織品如已領得白布出口證而欲染色者又須另納染稅百分之二·五。併計起來，印度土產棉織品（單就行銷於境內而言）共已須納稅百分之一七·五了」。

印度之鐵路是完全國有的，它對土貨的運輸一概徵收極重的運價，這使土貨與英國貨在競爭上又蒙極大的不利。政府的土貨重稅制度，使土貨更難與英國貨競爭；故在某一個時代，土貨如從一省運到別省去販賣，其成本反而高過從英國運去的貨物。

今日英國在印度的投資，適當的估計起來約為四十三萬萬元，約佔英國全部海外投資的四分之一。這個數字中，金磅債券約佔十八萬三千萬元。這也就是印度欠英國債務的總額，其餘則是對實業，鐵路，海上保險等類的投資。據某方面的估計，英國海外投資的利潤，平均約為百分之四·九。因此，英國每年實從印度方面獲得四十三萬萬元的百分之四·九。

在「帝國優先權」的政策之下，英國至今在印度操縱着無人可以與之競爭的市場；英國的全部輸出中，有百分之三十八輸出往印度的，而印度的輸出則有百分之三十二運往英國。印度倘獲得自由，由「優先權制的貿易」轉變為取利的貿易，則上述的局面便將完全的能維持了。

英國經濟學家常誇說英國雖和世界各地各國同受到不景氣的襲擊，但她的處境始終比旁人為優。何以呢？一部份是因為在一九三〇到三四年間鎊值低落的時節，印度會運去價值十二萬五千萬美元的黃金之故。同時，與金鎊有着特殊懸系關係的盧比，則經強制規定匯兌率以遷就金鎊的價值。

。其時盧比每枚匯兌率爲一先令六便士，而不是一先令四便士，這一個辦法使英國的印度貨進口商佔便宜，因爲他們以金鎊折合盧比時，可以少付百分之十二」。

以上便可以見到印度人民被英帝國剝削的全貌，印度人民不能容忍這種壓迫的。無論英國施用何種的技倆，這一點在國民會議派與回教聯盟的合作上就可以表示出來，回教聯盟之領導者說：「在神所支配的世界，我們始終是回教徒，但到了事關印度，則我們是印度人，不是印度人以外的別的什麼」。

在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中，還有一個重大的事實，不能不予以注意，就是印度社會資本主義化。殖民地的逐漸工業化，而使民族資產階級因之興起，走入資本主義化的事實，本是殖民地發展過程中的自然法則，然而由此却產生了印度獨立的主力，一是民族資產階級，一是勞動者，回教聯盟內部，曾一度發生風波，即印度回教徒中的工人階級，隨了他們的領袖阿法拉爾，烏萊爾，和回教聯盟分袂，使回教聯盟某一部份被英國利用的政治家下台，便是新興力量的表現，尼赫魯在印度民族運動中有絕大的力量，也是由於被這個勢力支持着的原故。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印度民族運動究竟有着多大的影響呢？Krishnale shridharani 在一九四一年三月號 *Pacific Affairs* 上發表一文，題爲「世界變亂中的印度」，其中分析印度民族解放運動領導者所受大戰的影響有云：——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使印度國家主義派起了兩種心理上的變化，我人須先瞭解此點，才能懂得全印國民會議派諸領袖如甘地，尼赫魯和加法爾等，所以在行動上很有些令人難解的地方，印度國家主義爲世人所關心的問題，是不能將印度的時局斷章取義便能解答的，我們須先明瞭印度獨立運動的力量和弱點，才能得到答案，在這一點上，我以爲因世界戰爭的影響，而發生的印度

國家主義派的兩種心理變化，足供作爲我們檢討的線索。

第一個心理的變化，就是領導印度國家獨立運動的人，已經明瞭他們所指導的運動，已不復僅是印度和英國之間的一種搏鬥，中日事變和歐洲戰爭已使英印的爭端成了一個世界的問題，因此，這批印度領袖們及其數百萬的附從者，都已感到此後他們所應對付者，已不僅英帝國主義，這批領袖一向祇習於對英帝國主義作搏鬥的技巧，現在，搏鬥突然變換了性質，因之使他們覺得有些不知所措了；第二個心理上的變化，是和印度國家主義派的心理上的前線有關的，因爲印度所作的搏鬥，以前不過是英印之間的一件私事，並不涉及旁人，所以在印度人的心理上，他們的前線是在泰晤士河上，但在眼前的戰事已使各國的前線都前伸展的時候，印度的前線則反而退縮到了本國的地理學上的境內，其結果使印度諸領袖不得不趕緊去分辨隣近國境的諸國孰爲朋友？孰爲敵人？第二次大戰已使印度國家主義派有了清楚的認識，已使他們漸漸明瞭他們在變亂世界中是處於怎樣的地位，他們到了現在，也許已經看清祇須再轉一個灣便可踏上到自由的一段路程，而暫時則沉機觀變，作轉灣以前的準備。

世界大戰的爆發，本來是印度實行獨立的最好的機會，然而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們並沒有作更大規模的反英鬥爭，大東亞戰爭英國的敗北和克利浦斯游說的失敗，都可以使印度走入東亞勢力圈內，而響應日本以打倒英國、爭求獨立地位的。然而事實上英印談判雖然毫無成就，然而英印的關係還沒有完全決裂。這原因很多，例如受着非武力鬥爭方式的限制，和印度內部意見不能深刻了解日本真正意向之故。

中央公論四月號，發表題爲印度獨立問題的趨向之岡崎三郎氏一文，對於今日印度民族運動的歸趨，有所論述，謂：——

「我們知道，在印度人中間，主張與軸心各國協力，尤其與日本協力以完成印度獨立的，不僅幾個亡命的志士，就是住在印度的國民會議派領袖中，也一定有抱這種主張的人。他們現在也許還在英國的壓制之下無法活動，但在不久的將來，等到日軍完成了緬甸的壓制，以其銳鋒轉向印度，同時東亞共榮圈的確立得到進展，而大英帝國日趨沒落的時候，那末這種主張一定能得到多數印度人的共鳴。我們深信，印度人所多年切望的印度的自由與解放，也惟有取這個途徑，才有完成的可能，但也不是毫無障礙，可以唾手而得的。第一，我們必須澈底擊破敵軍，把他們完全從亞洲驅逐出去；第二，我們必須把確立共榮圈的真意在現實上顯示出來，使印度人能够理解。……」。

爲了人類的正義，和大東亞戰爭的勝利，對於亞細亞洲之一大存在——印度——，實在不應放棄，在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領袖中間，一定有許多人是瞭解東亞諸國之意圖與東亞諸國之將來的，所以應該援助它脫離大英帝國的統治，而回歸東方人之手。像岡崎三郎氏所考慮的一點，極爲正確，即以事實顯示日本之真意，急速把握今日的局勢，實現東亞聯盟的結成，使印度獨立，亦成爲聯盟之一環，此不只東方弱小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即英帝國主義，亦不得不退出東方政治舞台也。

（選自北京東亞聯盟月刊第三卷第六期）

印度民族之路

宋季哲

——「英帝國的玉座，是印人膏血的結晶。」——一個不忠於大英帝國的英人如此說。——

一 緒 論

第一次大戰，給與了印度民族以最大的犧牲，最重的負擔；同時也給予了最寶貴的經驗，和永世難忍的刺激。使印度民族領教了爲「民主」，爲「弱小國家獨立」的戰爭，是如何的虛妄與狠毒。使印度民族認識了爲正義而戰的國家——尤其是大英帝國的所謂正義，所謂民主，是甚末東西。以犧牲在戰場上的一百多萬的印度人的血和生命，保護了大英帝國的利益，光耀了英帝國的王冠；而印度民族自己，却一無所得——除了壓迫他們的苛刻的法令，無限的戰債，加強了的政治上束縛，和變本加厲的無情的逮捕，監禁與屠殺。

現在英美帝國主義者所釀造所領導的第二次大戰正酣，英帝國主義者又正在企圖將全印度民衆驅入戰爭的漩渦，並且據說已經有一部分印軍早已被送上海外的戰線。但印度民衆的大部，是學得乖巧了，他們早已看清了所有的牢籠，所有的圈套，所有的甘言與蜜語，他們將不會再上當，再賣命的，除了爲他們自己。他們聽到了爲「民生」爲「正義」，爲「弱小國家」的喊聲，同時他們却也看到了波蘭，敘利亞，伊朗，伊拉克，巨哥斯拉夫，希臘，埃及等弱小國家，爲「民主」爲「正義」而犧牲

的慘狀。他們業已不能不深深的考慮，爲「民主」而戰爭，而犧牲，而他們自己爲甚麼却在「印度國防法」名義之下，被剝奪着全部的自由，絲毫不見有民主的蹤影。

印度民衆將不會再甘心受欺騙的了。他們已經躍起，爲打斷三百年來英帝國主義者加在他們身上的鎖鏈，而抗爭，而奮鬥着。他們已不想再忍受他們的敵人的無情的榨取，他們將使世界上最廣大最富足的印度的大好山河，爲全印度民族而存在，不再爲大英帝國的原料源泉，傾銷市場，投資範圍，並且極重要的軍略根據地而存在，他要促成「日不沒國」的太陽早日沒落，代之以自己的太陽的光耀。

當然這不是大英帝國所喜歡的。但爲了自己作自己的主人，印度國民將不會阿人之所好吧。在這個世界的非常的大波動時期，英美敗色正濃，大英帝國加速度的奔着崩潰的行程當兒，乘機崛起，拂淨印度地圖上爲英人所塗上的色彩，爲印度民族，爲全亞細亞的民族着想，是絕對必須的。西洋人既成觀念，所謂「西洋人有生來的知識的動力，而東洋人則祇知怠惰與保守。」——東洋人必須永世作奴才，西洋人理應作支配者的觀念，已到達非改掉不可的時期。他們將會知道，科學及其結果，是可以轉移的；日本人，中國人，印度人所有的弱小民族，也都和西洋人一樣，有着研究的能力。主人與奴才，不是宿命的，固定的。但此次戰爭之將要造成大英帝國的崩潰，却是有宿命性，無庸置疑的。並且，印度民族也作爲一個主要角色，業已一致奮起，爲了對大英帝國感恩，正在努力的爲她掘着墳墓。

二 印度的古代文化

印度在人類的歷史上，是世界最古的文化國之一。她有着「一百八十五萬方哩的面積（約當英本土

的十六倍），三億五千萬的人口，和最古的文化傳統。印度文化，不只是如一般所說的，是以哲學，宗教，道德爲本位的精神文明，而且印度古代的科學，藝術，實業等等的發達程度，也決不劣於古代的埃及，巴比倫和中國。東洋各地的國家，如日本，朝鮮，南洋羣島各處，雖各具有特殊的文化，但是這些不同的文化當中，沒有一種不會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如果以代表東洋文化的印度文化（中國且不提），和代表西洋文化的希臘文化相較，雖難免各有其所長，各有其所短，但是講到文化生命的悠久，遍及多方面的內容的深遠，各部門的儘先發達等，那就不承認印度文化可列有希臘文化的上位。在哲學，宗教的方面，古代印度的發達，絕不遜於歐洲近代國家。現在印度哲人阿難陀，阿闍梨說過：「可以正式承認印度是哲人和宗教的鄉土。從太古以來的印度思想家，便在哲學基礎上建設宗教，在宗教基礎上建設社會，這是必然所痛感的。」又說：「歐洲人研究哲學，愛好思索的偏向，決非民衆的公有物。然而在印度的哲學，却和吾人呼吸空氣及口中食物相同，因爲是生活上的必要物，所以不是獨佔在好奇家以及學究的教授的手裏。」

印度的人種，語言，風俗等等的多種多樣，在別的國家裏是難見這種類例的。印度地方，在有史以前，便有諸種民族移住了。這些舊住民族，可以大別爲印度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兩種，所謂非雅利安人，是很早移住印度的低級民族的總稱，包括科拉利安人和達羅毗荼人等。世界任何國家，沒有像印度民族感受他民族侵入之劇烈的，然而印度民族，並不像希臘人波斯人和侵者結婚同化。他們聚集同族結成別種團體而生活。這樣，印度古代的歷史，到了能够推測的年代（那年月不大明白）時，印度社會上便發生了不能融和的既非雜婚又非自由交際，而是完全不能同化又有各種小區分的階級制度。其後這種階級制度變爲族籍，繼續下來。印度人和那有自由雜婚制度的歐羅巴人及蒙古人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印度雅利安民族的生活以及文化。並未受到這些侵入者的任何妨礙與變革，一直繼

續到英屬時代的今日。世界上能够保持數千年獨特的文化的，除了中國怕就只有印度了。

三 印度的宗教

像那樣熱中於宗教，不惜棄家，斷食，不眠，忍苦，致力於極端的禁慾的生活的瘋顛似的國民，除了印度，在旁的國家是不容易找到的。甚至於研究科學的大學教授，也會跑到恆河邊，用不清潔的河水洗澡，以爲用的是聖水，而不禁身心清淨潔白之感。印度人認牛爲神物，其結果竟至於以牛糞洗食器，塗壁，更有甚者，用三隻手指，醮了牛糞塗在頭上。這是迷信，但却也是宗教民族的一種宗教表現。印度曾以宗教而立國，但同時却又以宗教而喪邦。以沒有迷信化以前的宗教而興盛，又以迷信化上的宗教而衰亡。

現在印度的宗教，大別爲印度教，回教和佛教。印度教的約佔七成，回教二成，佛教一成。此外，耆那教，拜火教，基督教等等，不一而足。但成爲印度民族思想的中心的還不能不說是佛教。

佛教把基點放在自我上面，認爲根本的問題，只在滅却自我。力說人類的基於個人情慾的痛苦，人類如果不把我發生的慾望滅却，他的生活就是煩惱的生活，他一定終生處在悲嘆之中，從自我成立的生活上，有三種根本的情慾。他們都是邪惡的慾望。第一種是肉慾飢渴等一切感覺的情慾；第二種是希望自己長生不老的情慾；第三種是對於自己的榮華名聲財產等的貪慾。人類如果要脫離生的煩惱苦悶，就必須抑壓以上的一切慾望。根本斷決一切情慾時，自我當完全消失，以後才能得到靈魂的平靜，即達到涅槃的心境——最高的善道。

世界上沒有「實在」，一切都是「觀念」。觀念的或以此爲惡，或以此爲善。觀念的認此爲極樂，或爲現獄。所謂極樂者，並非「實在」。地獄和善，在「實在」上是不能有的。如果有的話，則人

世上就將善的永不能成爲惡，惡的永不能成爲善；地獄永不能成爲極樂，極樂永不能成爲地獄。那是在觀念上，由於精神的如何，也成善，也成爲惡。由於精神的如何，或爲極樂，或爲地獄。

這樣的佛教的大真理，雖極幽玄，不易理解，但却不只影響着印度人的精神與思想，也影響着印度以外的其他民族。在西歷前三世紀阿育王時代，會對佛教持加保護，特加提倡，宗佛教爲國教，並使佛教向世界展開，使佛教具有了世界性。阿育王朝衰滅以後，佛教雖逐漸衰微，但其對於印度——甚至於印度國界外的人類的影響，仍舊是很大的。

現在印度的兩大宗教，印度教與回教之間，因爲有着絕不相容的宗教立場，的確如一般常說的有着若干的摩擦；英國的統治階級，更且居間助長利用這種摩擦，以圖統治上便利。從宗教的立場上說，固難調合，但如果從彼此都是印度人的立場上講，則又絕不是不能融和的。因爲不同的宗教上的立場，雖在日常生活有着不同的表現，如印度教以檀香塗臉，身上寫字。晨起供神；回教則戴特別的帽子，穿特異的衣服，早晚向西方禮拜，不吃豬肉，但從一神的立場上說，則又不是不能融和的。所謂衣服，食物，社會的或家庭的表現雖有不同，但果真返回到本來面目的宗教，則又是可能一致的。

四 印度社會的級階制度

宗教的不同以外，在印度的社會團體中，世襲的階級線，是最嚴格不過的。最高特權的階級，是婆羅門階級，掌管祀神及教育諸事。次爲刹事帝利階級，卽貴族，掌管軍國事，國王官吏士卒皆屬之。三爲吠舍階級，卽平民，農工商及牧畜者屬之。最末爲首陀羅階級，是最卑賤的階級，卽以謂不可觸階級，也可所謂一生族。一生族的意思，就是說，僅只出生於父母，在宗教的規定上，雖生猶死，毫無地位。此外的階級，均爲再生族。再生族云者，卽出生於父母之同時，再生於宗教的規定上，

即是說得得宗教上的地位。

不可觸階級，經常受着再生族的輕蔑與壓迫。洗衣匠，理髮師等等，全是這一種階級中人。理髮師，永遠是理髮師，洗衣匠永遠是洗衣匠。一輩子不能翻身。任憑出了多末聰明的人，也只好是永久如此。縱使怎樣的想受教育，也沒有受教育的權利。

現代印度的指導者甘地，最不同意這種階級界線的存在。打破這種分迷信的嚴格的社會階級關係，便是甘地主義的政治綱領之一。但一般的印度人，却還迷信着這種迷信的階級，不能不存在。陰毒的英國統治階級，也像助長利用印度的宗教的分化一樣，助長并利用着這種階級的傳統，作為殖民地的統治方針之一部，但不久的將來，這種社會階級的懸隔，將會由印度民族的覺悟與前進，而漸趨於融和消滅的。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在共同的敵人面前，將不會不要求主觀方面的關係的改善，而增強應敵的力量。不管宗教如何的不同，人種如何的複雜，民族性與風俗習慣如何的相異，但國家的再興，却是印度民衆一致的要求。

印度的純雅利安人種，是最樸實純真不過的，幾幾乎沒有一點融通性。所有大公司的看門人及加爾各達，香港，上海等處的巡捕，多數是該種人。此外的非雅利安人，雖然缺乏實行力，但却思想深沉，頭腦極其銳敏。以這樣各有所長的民族，苟能融和一致，各盡所能，其發揚光大，是可以預期的。

五 大英帝國總治印度的成績

三百年來，英國統治印度的政績，似曾得到羅斯福的讚賞，說是一歐洲人種在別一個大洲裏，人口很密的地方，有了成功的行政成績，這是白種人最有名譽的事情。這或許是不錯的。因為英國的統治階層，的確在印度製造了不少的轟轟烈烈的場面，而且多半是陰滲滲的，血淋淋的，沒有一件不

和機關槍或監獄發生關係。如一九一九年的亞姆利查事件，對於舉行祭典的數千羣衆。以違反一小時前公佈的禁止集會的法令爲口實，用機關槍掃射，致使印人死五百餘，傷千餘人。同年，因印人不滿意於英方通過的印度統治法令，被囚數萬人，甘地及其他獨立領袖也在內。一九二二年國民會議派了一隊兵士，攻擊一個警查分所，殺英人數名，而印人被捕者達一萬五千餘人。類此的場面，是舉不勝舉的。（這是羅斯福的眼裏，或不失爲白種人最有名譽的事情吧？）因此英印的感情，瀕於破裂，印人仇英的心理，日益高漲，民族革命的浪潮，也就奔騰澎湃起來了。印度青年之被處死者，遂逐漸增多；英人之被暗殺者，也就屢見不鮮了——血債是不能不以血來償還的啊！

作爲白種人的最有名譽的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印度兒童的可驚的死亡率。孟買是百分之五十六（如果有兩個孩子的話，怕就有一個半須要準備死亡），加爾各達是百分之三十九。大都市如此，窮鄉僻壤，是不難想像的。此外教育的成績，也是很可觀的。三億五千萬人口，約有七十三萬個村落，只有十六萬處小學，兒童的就學率爲百分之四。男人識字者，百分之七，女人識字者百分之一·五〇，百分之九十二的印度人是文盲。學校雖爲政府所經營，但學費却非常之貴。這不難看出來，英人的用心，是極其精微周到的。

其次是保障利用藩王的封建制，以阻礙印度的統一和獨立。在印度有六百以上的藩王國，佔有印度全面積的四成五分，總人口的二成五分。這六百以上的封建土侯，各各作爲英國統治階層的助理人——幫兇，以統治各自領域的印度國民。他們對於印度的獨立和統一，是極力阻礙的。因爲英國統治的崩潰，足以顛落藩王的地位。因此一直馴順的替英人作奴隸、聽英人的指揮。

此外，英人復組織一種反國民大會派的政黨，名爲印度馬哈撒巴黨，以分化國民大會派的反英統一陣線。更拉攏利用曾經支持國民會議派的印度產業資本家，以減削印度人反英的勢力，並藉以養成

印度自給自足的防禦力，利用這些資本，走向軍需工業建設，以應付德意地中海的封鎖勢力及東亞方面的危機。

英國在印度的所有治績，都是盡量的榨取印人的血汗，維持大英帝國王座爲目的；以欺騙，愚蒙，離間，槍殺，監禁等等爲手段的。只可惜印度民族古代的偉大的靈魂復活了，印度人已經覺醒了三百年來迷夢，睜開通靈的巨眼，面對着當前的事實，而且正在以不屈不撓的精神與行動，創造並展開着一個更偉大的空前的歷史的階段。

六 印度獨立運動

遠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北部諸省的土著兵，羣起暴動，掀起激烈的反英浪潮，幾使英人喪失了在印度的優越地位。一八八五年復有許多印度青年，會合於孟買，組織印度國民會議，團結印人，以圖增加印人之政治勢力。印度問題。遂漸爲世人所注意。自從甘地開始獻身的運動，屆至現在，三十年來，印度的獨立活動，漸成燎原之勢，遂成爲世界上最惹人注目的問題之一。其間雖不乏具有熱情的各國人士，期其一舉而成功，但却終於未曾得到澈底的勝利。其原因是十分複雜的，首先第一個是英國統治政策之巧妙與毒辣，如根本剷除印人的武力，利用印度民間利害的不一致，挑撥離間，以回教徒對付印度教徒，以封建勢力，對付自由民權思想，使其相互對抗，相互殺滅，以遂其長久支配榨取之策。其二，是國際情勢的不利於印度之獨立，如第一次第二次之日英同盟，將一般預想的對印威脅（即日本和蘇聯）完全封閉；日英同盟解消後，維持國際聯盟之世界潮流，又使英國得以安然保持印度，以至於二次歐戰發生的今日。其二，即印度內部的複雜性，國內未能一致團結，印度教徒（約二億四千萬）與回教徒（約七千七百萬）相剋，及封建王侯國之存在等。誰也欲求利於自己的立場，以致

難於樹立的統一陣線。

以上所說的客觀與主觀的條件，均非常的不利。加之以傳統的印度文明作基點，最特異的現代的社會改造家甘地所領導的不合作運動，又比較的缺乏潑辣性。以佛的精神，聖人的行爲，愛與感化作中心的活動，來對抗強力的英國統治階級的暴力，其影響之大，固難否認，但求獨立之完成，不消說是不够的。一九二〇年七月不合作運動開始時的獨立宣言所謂：「我們的運動，應當有整肅的秩序，對於暴力，絕對的廢止，否則，我們便將廢止我們的生命。」這該是如何的沉痛！這當然是爲了對於殘酷的英人的衝突的迴避，不願意許多的生命爲了要求自由，爲了要求生存，而陷於更不自由，甚且被剝奪了生命的境地。在內外情勢不利，獨立條件沒有成熟的時期，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不能說是不對的。但以沒有武力的民族，而與全副武裝的英國戰，以沒有政治力量的民族，而與政權在手的英國戰，而且一直戰下去，直到現在，以至於將來——直到獨立完成的那一天。在歷史上，怕很少這樣偉大的民族，這樣偉大的精神吧。許多評論家，忽略了這種偉大的性格，而評之爲跪求主義者，我不預備承認這種評斷是有着多少正確性的。運動既然有着絕對堅韌的繼續性，便不能否認他有前進與展開的機能。在英和印間的忌恨，仇視達到頂點，主觀與客觀條件有利的時候，消極的不合作，將會發展爲對於敵人的積極的進攻；非暴力主義者，也將會執起武器來吧。如此次歐洲戰爭發生以後，甘地曾宣言道：「全印國民大會黨，不能對英表示惡意，亦不能對英予以武器援助。余知印度並非一心一德，印度有一部分人，不忘戰爭，將助英作戰，而學習戰術。故大會黨不欲包圍兵工廠或兵營，而阻止人民爲其所願爲。」這意味着甚末呢？不欲包圍兵工廠或兵營的原因，是在不欲阻止人民爲其所願爲。而一部分不忘戰爭的印人，所願爲者却是一學習戰術。」既不反對名爲助英者的實際學習戰術，則認戰術之爲需要，戰術之將被應用，是無疑的。

在非暴力的甘地的領導陣中，也頗不乏積極的生力軍，如尼赫魯，阿薩德，鮑斯等。本年三月六日尼赫魯曾代表國民會議派發表聲明，其大意謂：「若英國不承認印度之獨立，則印度教徒即有絕不參戰之決心，印度問題，乃係立于予印度人民以自由之基礎上方能解決；其他事情，則對吾人不成大問題。印度民衆爲爭取自己之自由時，或將執槍而起，從事防衛印度。故應即刻樹立國民政府，且此國民政府，只對印度國民負責，對英政府不負任何責任。」這是針對着英政府之對印提案而發的。代表國民會議派，也相當的代表着甘地的態度。有人忍爲這是對於甘地的否定，其實是並不然的。因爲對於國民會議的領導上，甘地是被視爲偶像以上的絕對存在，大會的政策，沒有甘地的支持是不行的。試看四月四日甘地對合衆社記者的談話：「印度對英國是否作軍事的援助，全在於戰爭是否係爲印度民衆之戰爭，與夫印度政府是否係爲民衆所設之政府，如不能判明此點，吾人不能作何行動。英國提案乃欲掌握印度之防衛者，此非拯救印度之方途，印度民衆對此極爲明瞭。類似付予獨立保證等，對印度全無價值。故不能認爲印度之被捲入戰爭，係民衆之利益。印度民衆之希望，即建設印人之印度並無何等野心。」這和尼赫魯的聲明，實無多少之不同，甘地主義者「或將執槍而起」吧，只要到達了必要的關頭。

此外和國民大會派站在對立的宗教的立場上的回教聯盟，爲了共同的民族的利益，也有和印度教的國民大會派走向一致的趨勢。同時國民大會派，却也注意到了民族，階級，團體間的不同立場，因而最近成立了消除各團體，階級，民族間的隔閡，調和各各特殊的利益，以求陣線統一的議案。

印度民族相互間的極其複雜和矛盾的關係，在事情緊要的目的，雖難立刻直線的沒有特別困難於趨於統一，但單純化的傾向，却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七 英印交涉的破裂

由於法國的投降德意，英國歐洲作戰的失敗，以及日軍勢如破竹的勝利，印度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奔騰澎湃，以致環繞於英國週圍的國際局面，陷於絕對不利的境地。使大英帝國捉襟見肘，張惶失措，民信盡失，威望掃地。採取攻勢既不可能，實行防禦又難獲勝，於崩潰前作最後掙扎之路，只還餘有兩條：一則為拉攏策動蘇聯，以沿海洲為基地，自北向日本本土，開始直接進攻，但此對於今日之蘇聯，乃一大難題，強敵德國當前，而為焦頭爛額的英美，挺而走險，為自身着想，實非得計，蘇聯或不出此。次則為懷柔印度，以期利用印度豐富的物力，及三億五千萬之人的資源，於是特派大員國璽尚書克利浦斯，攜帶英政府之對印提案，前赴印度。但談判開始，即遭印度領袖方面的拒絕。拒絕的理由是：「未將軍事之指導權付予印度。」第二次提案，遂將「印度防衛以英人任之」之點，修正為「任命印度人為國防相」，表示英國之讓步。但回教徒聯盟對之仍有難色，新茲馬哈薩巴派國民黨也表示反對。克利浦斯遂於四月四日與美特使詹森協議交涉之打開策，經長時間之協議，決定五六兩日詹森以調停者之資格，與印方領袖會見，慫恿印方接受英方第二次提案：

- 一、任命印度人為國防相，仍為聯合全國方面戰爭計劃之一部。
- 二、予以自治領的地位及新的保障。
- 三、使印度代表出席英國戰時內閣及太平洋軍事會議。

但五日國民會議派領袖赫魯聲明道：「印度最重要的問題，非為英領印度之自治，乃組成統一之印度人之印度也。故吾人應為印度之統一而奮鬥，絕不容印度之分裂。目下印度王侯國雖與英國締結協定，然違反人類權益之協定，必須廢棄之。此次之戰爭，可使世界之情勢發生一大變化，印度王

侯國，亦當隨之而變化。克利浦斯之提案，乃立於國民會議派等要求之組成統一印度之圈外，但對回教徒聯盟運動，則加以承認」。

同時，全印度國黨發表備忘錄謂：「英國提案，結果乃承認回教徒主張之巴基斯坦政策，而欲分割印度者。國民黨對此絕對反對。故唯有拒絕英案。」（按該黨乃由國民會議派分離而結成之政黨。）

七日英方之修正案，於國民會議派運用委員會開會時，爲大多數所反對。十一日遂由阿薩德之手，將運用委員會正式拒絕英提案之決議，交克利浦斯。其內容如次：

- 一、關於英國提出之國防問題案，予印人國防權之事，結局恐將有名無實。
 - 二、英國提案不能使印度自由，又國民政府於戰爭繼續中亦不能發揮獨立政府之機能。
 - 三、使現在印度民衆，完成其責任之具體的條件，則予彼等自由，全面的移讓防衛權。
- 回教徒聯盟，新茲馬哈薩巴國民黨，也與國民會議派同樣，拒絕英方提案。英印交涉，遂終於決

裂。

克利浦斯於交涉決裂後回國前，對記者團關於交涉經過說明如次：

「余現已受理印度有力各派全部之回答，關於國民會議派，交涉已陷停頓。緣國民會議派十日午後八時，已以書面明確回答，謂兩委員會，難於受諾英內閣之修正案。然余確信印度之戰時防衛，唯有英政府最高責任者且爲救援印度關係諸國必要之統一司令部司令官魏貝爾大將立即推行之，似印人強求之防衛相掌握一切防衛責任之方法，必不能充分推行防衛任務。阿薩德國民會議派議長之答復，所以拒絕參加者，蓋因彼認爲英方建議之政府方式，不能使阿氏如願團結印度人民，故予提出之英戰時內閣修正案，乃不得不行撤回，且不得不使印度恢復余未至以前之狀態矣。至於國民政府之樹立，

倘不對印度頗爲複雜之政治加以整理，恐將不能實現也。余雖定十三日歸國，然因情勢關係，以後再來亦未可知云。」

總觀以上英印交涉情形，使吾人得有以下之結論，即英人雖欲以甘言及少些之讓步爲餌，誘致印人入彀，實在仍不肯改變放棄其傳統的殖民政策——欺騙離間而支配之政策，如與王侯締結協定，懲惡回教徒之巴塞斯坦政策——即與印度教分離而組織獨立國之政策。並不肯付予印度所要求的真正自由，並維持及防衛那自由的使命及權利。有着最古的文化傳統與豐富的鬥爭經驗的印度民族，予以反對拒絕，乃理之當然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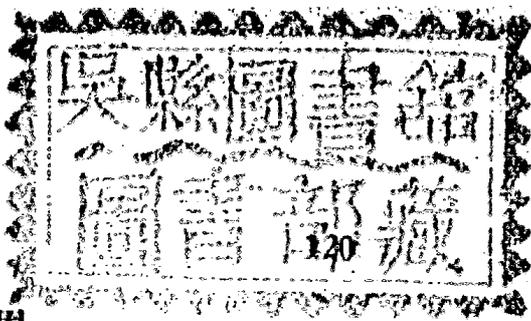
八 結論

緬甸首都曼德勒陷落，印度已受到戰爭的直接威脅，英國究將如何打開英印交涉之途，印度究將如何利用當前之機運，以達成其自由獨立之目的，實爲極富興味之問題。現在印度已經站在不得不由自己來決定的命運的緊要關頭，英國的有名無實的懷柔籠絡政策，已遭拒絕，而終於失敗，如果英國採取遷延敷衍或刺激印度的強硬方針，則必增強英印的冤仇，加深自己的危機。而印度問題的歸趨，無論對於軸心方面或英美方面，又是決定大勢的一個主要關鍵。英國既想把抗戰的原動力置於印度，作爲最後的依恃，以獲得最後的勝利；如果無論如何也不能轉移印度的目標而阻止其獨立時，則英國對付印度的最後手段，未必不肯在英印組成共同陣線，開始對日抗戰的前提下，承認印度完全自由與獨立。這在「並無何等野心」的印度獨立領袖們看來，或許是樂於接受的。這是一。其二是印人以「印度人的印度」爲前提，印度的保衛由印人自任之，既不協助英國而對日戰爭，也不協力日本以求得援助。甘地說：「印度如被捲入對日戰爭，即無異自掘墳墓。」尼赫魯說：「印度國民會議派之

目的，乃在由百萬市民編成市民軍，而將此市民軍配置於印度全土，為防衛印度，必須使印度各種市民協力。但印度若與英國協力，則外部對印度之威脅，即將增大。故關於印度國防問題，印度實不能與英國協力也。」這是認為不與英協力，即可減少外部的威脅，同時，對於外部的威脅，準備由印人自己防衛。其三，如現在亡命於德國的鮑斯前曾於孟買發表談話謂：「現在印度大眾之一般感情是同情中國，有思慮的政治家對日本從東亞驅歐洲勢力，持有共感。如果，日本與中國稍為好轉，若驅逐歐洲勢力，無疑一般的對日空氣會好轉吧，」尼赫魯說：「……吾人可協力以自由人且以國民政府待我之他國政府。」那末，到相當時機，由於事實的證明，印人認為可以把握得住，實現日本所標榜的大亞細亞理想，能夠實現自己的自由要求，可以完或印度的完全獨立時，而選擇與日本協力之路，也不是不可能的。但現在如果認為印人的反英，即所以迎日，為時似嫌過早。不過印度的獨立運動，直接的可以促成英國的崩潰，間接的等於對軸心的幫助，則為不可否認的事實耳。

三一、五、一四。

（選自北京東亞聯盟月刊第三卷第六期）



世界最終戰爭與大東亞戰爭

石原莞爾

(一月三日在日本東亞聯盟協會中央講習會講演記錄)

在緒戰裏就收得驚異的戰績澈底大東亞戰爭第二年的今日，在面向着太平洋美利堅最尖端的這個聖地上，我們能得到這樣一個談論關於國防問題的機會，兄弟覺得非常的興奮。

我們軍人對於政治雖然完全是門外漢，但只從國防的見地，願述說一點期待。

關於全體國防問題，第一就得是「戰爭指導機關」問題，因為戰爭須是國家所有的力量的綜合運用。但是，這個「力量」又可以分作「武力」和「武力以外」的兩種東西。武力的運用是統帥，武力以外的國力則是藉政治運用的。這個統帥與政治，就是「政戰兩略」，我們爲了使這兩種力量的一致以及最合理地發揮這個國家的總力，無論如何確立運用這兩個力量的機關，是非常的必要的。根據這個戰爭指導機關，那麼，國防國家的國策也能確立。第二我們想談一談國防國策。最後，還想談一談國防國家的政治問題。

第一章 戰爭指導機關

第一節 政戰兩略之關係

所謂政戰兩略恰如陰陽的關係，在許多的場合上，有着相反的作用，談到諸位最熟知的例子，就

是湊川之戰，足利高氏從九州率着大軍進犯京都，朝廷招開御前會議，從「河內之地」招還楠木正成，聽取關於作戰之意見。正成回答的是，用今天常用的話來說，就是採用遊擊戰術最好。其奏詞曰：

「臣正成誠惶誠恐，乞陛下駕幸叡山，（以當時之武力攻擊叡山，蓋極屬困難）臣當再還河內之地。高逆，所據，九州也，此乃懸軍萬里之兵。近畿之地多朝廷忠貞亮節之臣，乘其未能犯叡山之際，若我威脅其背後之連絡，則無論如何頑強之賊兵亦不難使其潰滅，於此邀而擊之可也。」這是弱小的武力對待強大的武力最爲有效的戰略。從戰略的見地看來，我們可以說它是極其合理的。」。

但是，當時的政治家們却說：

「臣愚等異之，苟皇師一戰未交，而放却皇都重地，對皇師之威嚴，殊屬有損，臣愚等竊以爲不可」。

於是正成就如諸位所知道地那樣出兵湊川，遂那樣地戰死了。在此種場合，從政治上來說，是皇師的威嚴，從軍事上來說，是作戰的勝利，這兩個關係常是這樣地不能一致的啊。

一個一個的例子都舉出來是沒有個完的。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時候，也就是這樣的。德國方面在一九一四年剛一開戰，就依照着統帥的堅強的要求侵入比利時及西北部法國。荷蘭以南德法國境線上有最堅固的守禦，德國避開這裏，從他面以主力直搗法國的心臟部的戰略，從軍事上言之，是極其合理的。就是侵犯比利時的中立，在作戰的見地上也是絕對有價值的。但從政略上言之，則是很不合理的。因爲侵犯比利時的中立是會引起美國的參戰的，所以在政治上是絕對不希望這樣作的，在積極地勸員全國的當時，英國的態度是極堪注目的，但是，美國的態度非常的曖昧；如果德國不攻擊法國的話，英國說不定會堅守中立的。所以在當年七月下旬：德皇遂有命令參謀總長停止法國方面的攻擊而轉攻蘇聯之舉。當時參謀總長真是沒辦法了。本來，德國有兩個作戰計劃，一個是主力向西就是對法國

採取攻勢，另一個是主力向東就是對蘇聯採取攻勢，但是，一窺當時歐洲的政治情勢，對法對蘇的單獨作戰都是不可能的，於是遂決定了當時的計劃，就是一旦開戰，不問狀況如何，必須以全力攻擊法國，這是德皇所曉得的。然而却指令參謀部向蘇聯進攻，這在技術上是辦不到的，所以鬧得參謀部簡直是沒辦法了。但那是幸運呢？還是不幸運呢？因為接得德法兩軍在路克撒布魯古發生衝突的報告，德皇威廉終於犧牲了自己的意見而按着預定的計劃開戰了，當時是非常地混亂了一個期間，這件事情對於參謀總長確是一個極大的打擊，給與第一次歐戰一個看不見的影響——我想。

再舉一個例子吧，過了一九一五年，在西方的法國方面的戰線是漸漸地固定了，德國於是採取積極攻擊東部的蘇聯戰線，在這種狀態上，如果從政略的見地看來，英法的政治家們很希望通過達且尼爾海峽與蘇聯取得連絡，但從陸軍的見地看來，在敵人要塞的前面，不論那個要塞是如何的脆弱，如果想以海軍的力量而敢行上陸，那也是極其困難的。加之，那時西方戰場也正在膠着狀態，所以要想把許多的軍隊調到這方面來，在戰略上是不可能的。但在民主主義國家裏，通常作戰是從屬於政府的，所以作戰的要求是不能隨便的，因此，在加利波利半島上登陸，蒙受極大的損害，而不能達到目的。

這樣，在許多場合上利害相反的政治與統帥如何使其協調，並且如何發揮這種協調的綜合力，確是戰爭指導的第一個該注意的課題。

爲了調整這個困難的問題，外國的主權者同時就是總司令的例子是不能不看的。在拿破崙當法國皇帝而同時又是大軍總指揮官時候，法國的政戰兩略完全是一致的。但是，這種場合是非常的少的，這就是說：在廣遠的世界上雖然說不定那一個時候可以出現這種情形，但從一個國家言之，差不多要在數百年間才能有一個這樣的人物產生！不過自從拿破崙以來，嚴格地講，這種情形是已經沒有了。

僅所見的只有凱末爾，弗蘭哥，蔣介石等還有這種傾向而已。就是現在持有專制力量的斯大林，在名義上雖然是大權獨握，不過蘇聯的作戰並不見得全掌握在他的手裏！斯大林如其是真正的統帥，我想在德蘇開戰之初是不會那樣慘敗的，那仍然統帥被政治所犧牲了。因為他們仍然採有着政治可以犧牲作戰的觀念，德國的軍力比強佔了波蘭的蘇軍戰鬥力是握有超越的優勢的，此乃是一般軍事家的定評，蘇聯如果能合理的推行戰略，當德軍進攻的時候，一舉而退歸斯泰林陣地，原是可以頑強抵抗德軍的進擊；這樣大膽的意見，在諸位外行人看來，也許認為是含有幾分冒險性的，但我却是比較內行的人，對於這件事是搜集了很多的資料而下的論斷，所以大致上是有根據的。

並且現在希特勒身爲德軍總司令，德國人說：「所有的戰略均是希特勒腦子裏想出來的」。不過我對於這件事始終不敢相信，只好等待將來歷史的證驗吧。

但是統帥於政治，在民主主義國家方面，通常是統帥從屬於政治，從而很難避免不統一，而同時，統帥又常被政治所犧牲，不過在戰爭裏，統帥，作戰，以及武力的勝負，是握有戰爭的命運之關鍵的。這樣重要的東西往往被政治所犧牲，所以戰爭往往得到慘敗的結果。這不僅是加利波利半島上陸和斯他林的初期作戰，在旁的場合也是很多很多。在這裏就產生了君主國所謂統帥權的獨立問題，統帥部獨立起來而與政府對立，於是直屬於君主的制度即產生了，這在作戰的運用上是非常便利的，第一次歐戰初期德軍的作戰就是如此，神速果敢無視戰略的作戰，可以給戰爭的運命極大的效果，假若德軍在馬爾奴會戰得勝，在第二次歐戰突破法軍的偉業，已在第一次大戰發揮，那麼統帥獨立權的偉大是可以確認的。

但是這個制度的利益的反面就是政治與統帥之爭的酷烈，而擾亂戰爭指導的統一的例子，往往是很多的，尤其是在持久戰爭長期戰爭中這種情形尤甚。就是統帥權的獨立在武力的價值高的短戰爭裏

是有價值的，但戰爭從持久，就要不利了。今日樹得赫赫武動的德國，四面都是強敵，現在仍然一事一着艱苦的戰鬥，德國的統帥權的獨立是在莫爾特凱元帥參謀總長的時代。由於德國革命，拿破崙出現，維持久戰爭時代走進決戰戰爭的時代，這個狀態在熱心軍事的德國是最發達的，於是促成今日德意志帝國的建設。一八六四年的登瑪克的戰爭，一八六六年的德奧戰爭，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普法戰爭，都是德軍參謀總長莫爾特凱得意的決戰戰爭！在這個時期裏，樹立了統帥權的獨立。但參謀本部從政府裏法定地脫離開來還是一八八三普法戰爭十年以後的事情，統帥權這樣地獨立確給與德國戰勝以極大的力量，而參謀本部遂成爲德國國民尊敬之的，第一次歐戰來了，在開戰之初，收得極大的結果，但馬爾奴會戰失敗後，戰爭持久起來，參謀本部和政府關係漸漸地發生惡感，這正是吃得澈底慘敗的主因。於是，在希特勒制下的德國自然是統帥從屬於政治，而且參謀部的軍人大數的學者們也認爲統帥權的獨立對於總力戰的指導是不適當的。這種傾向，極爲顯然。

第二節 大本營

但是，這裏都有一個特殊的例外，那就是日本國帝國。在「昭和維新論」裏這樣地寫着。

「若聖斷一下，一億臣民，翕然捨己，恭奉如一之心境，乃吾國之精華也，天空親政，乃拯救皇國未會有之國難之唯一靈力也」。有人說：日本國統帥權也是獨立的，這話是不對的。雖然德國的統帥權是獨立的，蘇聯的統帥權是獨立的，但要說日本的統帥權也是獨立的，這話是非常的不妥當的。統帥的大權和政治的大權常是軍政一體握於聖上一人的，談到西洋可以說是跟拿破崙的政戰大權握於一身一樣，不，比拿破崙還要堅固的多。所謂聖斷一下翕然捨己，並不是勉強地捨己，而是以欣喜感激捨己，從內心裏恭奉如己，所以日本的統帥與政治常是一致的。在這種意味上，戰爭的指導，萬邦

無比的日本國體，特別燦然地放着光輝。

今日的大本營，如大本營令裏所說的，是戰時或事變聖上統率陸海空軍的一個機關，統帥上的機關。政治與統帥的最後統制到了必要，招開御前會議，遵依聖斷而決定。這是最合於日本國體的精神的。然而處此最終戰爭當前更趨激烈的戰爭時代的今日，我希望從開臨時御前會議決定政戰兩略形所更進一步常置合乎日本國體的戰爭指導機關，今日的御前會議的形態成爲恆久的制度，固然是我們更期待的，我們更確信這是神國日本表現世更無比的戰爭力量的大本營。

在西洋時常地議論國防會議，在西洋的君主，主權者之下招開國防會議。所謂國防會議是召集政軍首腦決定戰爭指導方針藉免政戰略不統一的毛病的一個機關，但在第一次歐戰變成持久狀態之後，日本的研究西洋學問的學者高呼設置國防會議，但在現在這種呼聲幾乎是聽不見了。在西洋根本就沒地地道道的君主，所以常受臣下的決定，因此君主沒有絕對的力量，換言之，既是君主決定了某種事情，臣下也不悅服，而日本天皇的聖斷一下，則一億臣民翕然捨己奉公，才正是國防會議的精神。

在西洋縱是最合理的辦法，但在日本以臣民的責任者設置國防會議，把困難政戰略決定於多數再上奏天皇而候旨意的制度，絕對與國體的本義不合。在日本國，政戰兩略的決定必須披瀝忠誠，以仰聖上的裁斷。時代是國家國防的時代，這種國防國家時代我們依據戰爭觀的觀察，今後的戰爭直到最終戰爭恐怕是要延長到幾十年的。所謂國防國家，就是對近來的戰爭準備全國之力，一旦有急，我們須要使用這種力量而達成戰爭的目的，所以今天的大本營雖是戰時或事變之時所特設的機關，但是現在主張的根據日本國體的發揮日本最大關力的大本營是應該平時也要設置的，但設置到什麼時候呢？到最終戰爭的末了。

第二章 國防國策

所謂全體主義國家，今後我們把它叫作統制主義國家。若問統制主義國家是個甚麼東西，那就是在自由主義時代國策未必決定，有幾個意見，在那個論爭裏，認為適合於那個時候的就是國策，但是在統制時代裏就不是這樣了。首先確定國策是統制主義國家的絕對條件，沒有艱難的議論，而是直感的國策。由是觀之，統制主義國家，就是國防國家。即依着戰爭目標使全國民成一個情緒，國防國家以國防為中心而確立國策，這個國策在現在及將來豫想的戰爭裏，綜合全國的力量而決定其運用。

第一節 最終戰爭

大東亞戰爭一起，中美的那些小國，尤其百年間和合衆國如同犬猿之勢的墨西哥國，與從感情上及利害上都有着親善關係的日本始終站在反對的立場上。今天的時代已不是地理上接近的民族國家之間容有分離的情勢的時代了。世界上有極大的政治集團。以合衆國為中心的南北美洲，以德意志為中心的歐洲，以俄國為中心的蘇聯，以及以日本為中心將要形成的大東亞。果如按着今天的想法而形成廣域的政治集團，那麼，我們暫且不要亂嚷，但是，四個集團結成大集團而國防國家的建設當然要舉世界以邁進。

我不懂艱難的道理，但以這個敬虔的態度靜靜地想來，這個進入人類歷史的大轉換期戰爭，無論如何，在無意識之中，我們相信乃是人類本能發展的結果，在無意識之中，最終戰爭的走來已經被我們所預感到了。其間，有位對我的主張極端高度理解的朋友質問我說：如果兵器的進步達到發達的極限，可以說最終戰爭的走來，但兵器總是無止境的進步，你能否認這種現實嗎？我把我的寫作都看了

看，但在我的文章裏始終沒有看見說兵器現已發達到極限的語句，我這樣地回答他。我只主張過戰爭的形態發達到極限的時期戰爭就會消逝的。由這種見地來觀察戰爭的歷史，兵力問題，從法國大革命以還歸昔日的國民皆兵制，兵力漸漸地增加，直到今日，第一次歐戰以後，所有的壯年男子，就都得參加戰爭了。據說德蘇兩國已動員了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諸位想想你們的鄉村，就很容易明白的，所謂全人口的十分之一，是男女老弱的十分之一。就如開今天這樣的講演會裏，只能有像我這樣地光腦袋的老頭兒來參加，像諸位那樣的年青力壯的人，是一個也來不了的。那麼，此後怎麼辦呢？如果此後的戰爭更起了大的變化，全國的國民恐怕就都成了軍隊了。並且現在飛機的轟炸，隨時隨地都有遭受襲擊的可能，所有的國民就都濺入戰的大渦裏去了。

但是，這些戰鬥員如何地指揮呢？在從前必須編成一個大集團，不過把許多的人都強制起來，個人的能力不能發揮出來的。然而隨着人類的智慧的進化，遇有戰鬥單位的分列。兵力一增加，指揮的單位也就分列。古代是大隊，近代是中隊，法國革命之後是小隊，現代是分隊；大隊，中隊，小隊，分隊是個極整齊的分列。如此觀之，此後的戰鬥單位該是個人的了，就是全國國民都是戰鬥員及指揮官，分量是全部，單位是個人，這樣的戰爭形態，可以說是戰爭發達到真正的極限了。

其次，戰鬥體形是方陣，橫隊散兵，戰鬥羣而已。這就是幾何的點，線，面，其次就成爲體的形態，也是不難想像的。體以上的形態，在今日的世界裏是還不能想像的，總之，在這種意味上的戰爭形態，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極限了。由上觀之，從今日的持久戰爭入到決戰戰爭的時候，我們認爲它是達到戰爭形態的極限，那麼，也就不是戰爭了。所以，我們說它是最終戰爭。

所謂沒有了戰爭是甚麼呢？就是消失了國家的對立，而進入世界統一實現八紘一宇的境地。

如斯，從人類的歷史觀之，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天皇成爲世界的天皇，或是西洋的大總統成爲世

界的指導者，決定這件重大事件的，就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最終戰爭。但是這個最終戰爭，如前面所說的，並不是兵器發達到極限的地步，而是戰爭的形態發達到極限吧了。然而最終戰爭的到來，就是到了能够決定最終戰爭的兵器的進步的階段。譬如從羅馬帝國的滅亡到文藝復興約有一千年，從文藝復興到法國大革命約有三百年，從法國大革命到第一次歐洲大戰約有百二十五年。一千年，三百年，百二十五年這個戰爭的變化是非常的縮短了。根據這個推斷一下，那麼此後的最終戰爭，大概有五十年就該到了。五十年，從第一次大戰以來，已經經過了二十多年，從今而後，大概在六十年內外，就到了最終戰爭的時代了，我想。

第二節 昭和維新的方針

這個最終戰爭觀乃是我們東亞聯盟運動同志之最大特徵，從這個最終戰爭來判斷，我想是從今後我們就需要準備應戰，從國家聯合時代，自由主義移向統制時代，最終戰爭的必勝時代，在這種見解的下面，所謂昭和維新就是運用東亞民族的全力，準備決勝戰的必勝狀態，這就是昭和維新的性質。

(一) 東亞聯盟的結成：在國家聯合時代的今日，爲了迅速達到必勝的目的，必須實現東亞大同，東亞大同的第一步，就是東亞聯盟的結成，明治維新就是日本的維新，那麼昭和的維新即是東亞的維新了。

(二) 範圍聯盟的積極革新建設：建設的目標，第一是急速的完成國防國家所需要的兵備，關於這個問題約有三點。

- (1) 「陸軍兵力」須有「防禦敵人上陸的數量」。
- (2) 「海軍兵力」須有「防禦西太平洋的數量」。

(3)「空軍兵力」須有「世界最精銳的大建設」。

以上三點，是今後必需急速整備的兵力。

這不是有點兒不對嗎？如果爲了最終戰爭不是只要建設世界第一的空軍就行了嗎？但在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吾人主張以東亞全域爲單位，推行同一的革新政策，使東亞諸民族所有的力量發揮到最大限度，而準備最終戰爭的必勝準備，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昭和維新的根本方針，但在這個時期裏我們不能不豫想到歐美霸道主義者的壓迫與妨害，所以，我們才發起大東亞戰爭，因此，我們的建設工作是帶有自衛的性質的」。

就是由於英美的實力壓迫，所以大東亞戰爭發生。我們爲了保衛東亞以及敵前工作的展開所以我們的兵力是需要陸海空三方面的。

最終戰爭裏，勝利的兵備，依決戰戰爭，英國美國，不論甚麼地方都會被日本屈服的，不過在今天所沒法想的，就是精巧的決戰兵器的出現這個根本的條件罷了。最終戰爭在三十年內外就會到來的吧，但是那個時候的決戰兵器畢竟是我們所想像不到的。談到整備最終戰爭的必勝的兵器，雖如雲霧一樣，恐怕所謂最終戰爭的軍隊只是空軍的存在罷了。只有那地上海上都不受束縛的空軍而已。所以第三項的所謂建設世界上最精銳的空軍，就是針對着最終戰爭的一個準備，自然在最終戰爭裏所出現的空軍絕不是我們今天所有的空軍。

我們爲了準備大東亞戰爭裏所不能避免的決戰時代，那麼在陸海兩方都要設置強力的軍力的必要。就是要比蘇聯的遠東軍力還要握有優勢，要比英美蘇的聯合艦隊還要優秀的海軍。

現在大東亞戰爭的緒衡中日軍一舉而使夏威夷破潰這對於我們的持久戰是有利的。不過日本偏居

於東亞之一隅，在國防雖有安全性的保障，然在空軍特別發達的今天，我們不能直襲莫斯科而沿海州則隨時有被空襲的可能，我們不能空襲紐約或華盛頓，而敵人則能從菲律賓來空襲我們，所以日本的國防有半面利益同時也有半面的不利，我們要想解消這半面的不利，那只有期待於最優秀的空軍了。我們爲了準備他日的最終戰爭以及在這個時期內恐怕不能避免的歐美的實力壓迫的持久戰爭，我們必需持有充足優良的軍隊。不但軍備，我們還得有超越敵人集團的優原的經濟力。

「我國在決戰裏最主要的敵人，就是代表歐美物質文明佔有支配地位的巨大的經濟罷了，我們必須建設壓倒這個巨大的經濟力的更大的經濟，這就是東亞聯盟經濟建設的目標，這個經濟建設須以二十年的經濟設計劃來完成它！」

我們的生產力必須超過南北美洲的生產力，這是建設最終戰爭的軍隊的基本條件。以上我們希望的軍備和經濟，彼此都有好密切的關聯。

(三)爲了完成如此的大規模的建設，無論如何，必須建設統制主義的高率制度的體制。

(四)這個革新體制的指導原理，正如現在的昭和維新的指導原理是不能先把理論和機構樹立起來的，我們向着最終戰爭，必須把今天所說的具體方案迅速進行，以期於成。在建設的實踐的過程中完成我們的指導原理，但這個指導原理並不是全部的，因爲指導原理的中心趨勢，我們已在昭和維新論和東亞聯盟建設要領裏已經有了。依着這個方針，邁往我們的建設。以建設的體驗，使這個理論更趨具體，依着這個具體，使建設更合理化，如此，在建設的途程上，確立我們的指導原理。

第三節 大東亞戰爭

第一 大東亞戰爭之性格

本來，在準決勝時代的今日，都希望不戰而勝，誰也是這樣的。最能代表這個主意的，就是斯大林。在歐洲戰爭裏很可以使英德的爭鬥走上長期的途徑，而且又運用巧妙的手段掀起日美的戰爭，這樣使東方的日美戰爭和西方的英德戰爭延持到若干年下去，待到東西兩方都削弱無力的時候，斯大林一幌紅旗而造成世界革命。所以他期待着世界的混戰的。這在理論是有理由的。並且我們再一看路茲維爾多所幹的勾當，就更明顯了。他們只說想作甚麼甚麼，但是却一點兒也不作。在可能範圍內供給英國金錢，借給重慶物質，把所有外國都陷入戰渦裏，等到都疲乏無力的時候到來，他用新銳的武力取得最後的優勝，這不正是路茲維爾多的打算嗎？但在十二月八日奇襲夏威夷，雖然好像是使敵人膽戰心驚，但這是蘇聯的希望啊！我們在準備最終戰爭的這個時期裏，爲了實現東亞大同以及結成東亞聯盟而不能使中國和平對我協力，這完全是五年以來中日事變所造成的惡果。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希望中日事變早日結束，使這個東亞的內亂一變而成爲共禦外侮排除歐美帝國主義的解放聖戰，所以關於大東亞的戰爭，正是準決勝時代裏爲了實現大東亞同結成東亞聯盟的戰爭。

今天在火車裏田常任委員說：

「東亞聯盟的同志雖然反對日美戰爭，但是開戰後都完全按照我們的預期而成功了，你看如何？」

這話是很對的。我們從來就主張不要把作戰和外交訴諸輿論的結決，所以雖然不能公地然反對日美戰爭，但從戰爭學的見解來看，在中日事變未能得到合理的解決之前而發起日美戰爭，原不是我們所希冀的，這是純粹的事實，單方面的作戰才是我們的理想，尤其是長期戰爭裏，樹立許多的敵人，是極其不合理的。所以我們希望中日事變趕快結束，在理論上講，這是極正確的。然而，世間的事情常是不按着我們的意思進行的，於是戰爭就發生了，而且它的頭一砲就收得了驚人的戰績。由這個驚

人的戰績東亞的解放是不成問題的。同時，在大東亞戰爭裏徹底給與英美一個致命的打擊，那麼，中日事變在某點上倒變成有利的。絕大的困難雖然橫在我們的目前，我們如果突破這個困難，那麼東亞大同的實現。可於最短期內完成。上天賜與日本這樣一個新的有利的局面，全國國民應當傾注全力以取得大東亞戰爭最後的勝券。

我雖然不曉得日本的戰鬥力有多大，日本的經濟力有多厚，並且，現在，日本的南進究竟是好呢？還是不好呢？我也不能明確地給它一個判斷。但是，對於輿論的煽惑南進的喧囂，我實在是不勝其痛憤。鼓吹的人，也許，是非常慎重的，但是，國民之間，越嚷嚷的盛，越能使敵人從容準備，當我的舊部屬和老朋友南征的時候，真是非常的難過，深恐有所不利，幸而，緒戰中收得驚人的戰績，把我的杞憂完全打破，然而，國民須要深深地考慮將來的路徑。

我們看看希特勒的手法！他和昨天不共戴大的斯大林握起手來，使全世界的人們都發出驚訝的眼光，並且就是連八千萬的德國人民也都莫名其妙，但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國民的輿論一句也沒有考慮，就攻入斯太林的腹地了，這種動作，宛若一陣電光石火，真迅雷不及掩耳，要知這國民亂七八糟地談論作戰和外交，仍然自由主義國家的遺物。輿論外交或國民外交在自由主義的國家自然可以允許，但在統制主義的國家，則斷然不能容認！尤其是對於作戰說這個那個的行爲，那完全是反國家的行爲，天皇在作戰上絕對不允許國民言論的胡說，並且，就是作戰以外的外交，在這種國防國家的時代，需要極其重大的機密，所以須一任政府果敢的行動，才能奏得功效。

中日事變以來，已經四年有餘，國民之間，已稍見疲勞之色，英美乘此時機，益向我進步壓制，而我國民愈是喧囂的厲害，那麼，英美愈有準備，我非常不愉快地半年一年地過去了。

但是，諸位怎麼樣啊？就是十二月八日夏威夷海戰奇襲的大成功。這真是自從人類有史以來，頭

一份的奇功啊！近來報紙和雜誌上都寫的很清楚，我想諸位早就知道其中的內容了。十二月八日那天，我在高松看到這個發表的時候，不由地流出來感激的眼淚，像這種壯烈的武士姿態，共是自從人類有歷史以來所沒有過的吧！日本距離夏威夷有五千四百公里，洋鬼子常說：日本這個東西是沒有甚麼可奇怪的。過去直到日俄戰爭，在開戰之初，都是要有宣戰佈告的，這原是國際間的儀禮，但是，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八日那種精妙的奇襲旅順，把俄國的三四艘主力艦完全破壞之後，在二月十二日才正式的宣戰。

「日本沒有甚麼奇怪的，就是常常地來個冷不防」。大概蘇聯和美國都這樣地想，並且日本又常來個冷不防，所以她們必是隨時的警戒，絲毫不敢間斷地，不過像夏威夷那樣的銅城鐵壁的第一流的軍港，而遭受到日本的襲擊，真是夢想也想不到的事。在戰鬥裏，出其不意的戰術是最好的，在世界上像這樣乾脆的襲擊，真是找不出第二份的。一下子就把她的太平洋艦隊潰滅，這够多麼壯烈！諸位都很欣喜似地在那裏回味，但我却在縈念華盛頓條約以來二十年間的苦鬥了。諸位年青的同志大概不知道日俄戰爭中是怎樣獲得勝利的吧？自從日清戰爭以後三國干涉以來，日本是無時無刻不在臥薪嘗膽地從事於十年建設而戰勝那個龐大的俄羅斯的。自華盛頓條約以還這二十年間的海軍軍人終日都廢寢忘食臥薪嘗膽裏加緊他們的建設。接着倫敦條約，在海軍內部的同志也會發生過爭執，但我們的海軍就在這種苦鬥裏完成了，所以一戰而破潰夏威夷！並且馬來海戰，在那種堅固的新加坡的前面，謗稱世界第一的英國海軍主力艦，被日本的空軍給破滅了，老大英國的威嚴完全給小粒大的日本撕破了！

我想最膽戰的就是德國友邦，所幸今天的談話沒有電台中繼，他們不會聽到的。德國軍人聽到日本的這種戰績是會驚異的，我想。德國和英國打了兩年了，但是謗稱世界第一的空軍，並沒有樹立像

日本這樣的戰績。簡直可以說連半回都沒有。日本的飛機，聽說海軍裏有世界第一流的戰鬥機，但是，我想不會那麼第一流的。至少比美國的飛機不好，然而却樹立了赫赫戰果，這決不是只有大和魂就能濟事的，乃是通過二十年間周密的計劃和澈底的訓練以及果敢英勇而與大和魂溶成一個，所以在夏威夷海戰馬來海戰才能取得誠如報紙上所宣傳的「空前的大成功」。

今天，美國主力艦儼然存泊於夏威夷，並且慢慢地到西太平洋上看看去，日本海軍的主力仍然必然前進！新加坡馬尼拉等的陷落，都與緒戰的勝利有極大的關係的。

我要笑的是日本人的狡滑和會造謠言，譬如吧：

「路茲維爾多夫人得了一萬萬張日本老頭兒票，就把夏威夷的秘密都給泄露了」。

「諾克斯也得了兩千萬塊啊」？

諸位不要笑，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關東一帶有過一次大地震，那個時候，都吵嚷朝鮮人要有不穩當的行動，我想不論朝鮮人多麼聰明，恐怕也不會預知那天正午要地震的吧！一到了這個時機，人們就不會用理智思索了。一受到非常大的衝動，就失去沈着鎮靜的常態了。美國受的衝動不會比大地震小吧？

大東亞戰爭的初戰勝利，足能使日軍順利地取得南洋要地。但是，不論如何日本軍隊怎樣的勇敢，反正攻不到紐約，華盛頓去的。倫敦當然也攻不到的。所以大東亞戰爭是極其含有持久的性質的。前些日子，我接到了仙台某同志來的一封信裏叙說中國留學生在仙台聯盟支部裏很高興地講演詞曰：「希望日本在紐約，倫敦，設置租界」。我覺得非常的愉快，然而仙台的同志却回答道：「洋鬼子專作那種霸道主義的勾當，日本是王道，所以不那樣作」，「作回試試吧」！這絕是容易辦得到的。就是不用王道而用霸道去作也是不容的。我們所應當想的，就是戰爭的持久延長，英國怎麼樣呢？那

樣地被德國轟炸，但仍然是鼻子裏哼着小曲在那裏頑強地抵抗。就是在這次戰爭發生以來，英國人的大膽的豪語，還不時地聽得到。並且美國人，如諸位所知道的是甚麼都作出來的，因此，我要提醒敵人的飛機是有能力的轟炸日本本土的，我們真是不能不十分小心的。特別是北方，如果晴朗的話，更要注意敵機的襲來。

並且此後日軍佔領南洋取得物質原是可以自足的，但仍然需要相當注意。今後，汽油雖然缺少，但却不能阻礙戰爭了。此外鐵、棉、小麥、紙漿、銅、鑲、等我國缺乏的物資，也都可以往南洋解決了。在戰爭中是沒有甚麼可以大期待的，物資的缺乏，今後經過半年，一年就會更厲害起來了，在南方作戰的過程中，須要使用許多的船舶，在輸送上當然有所不便，所以，戰爭此後當然更要困難，這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但是，所幸的，是海軍勇敢的作戰，收得勝利的戰績，已經把這個緒戰的大危險打破了。

我歡迎困難的襲來，如果困難不來，那麼，今天的日本人不能推行昭和維新的，想想吧，甚麼地方變了呢？嘴裏常常地說着好聽的調子，但是，今天的生活有甚麼不同於昨天呢？從自由主義到統制主義，充分發揮了日本國體精神和國民性的新時代的革新，在這中日事變四年有半的今日，依然不見有若何的急激的發展，這次，更大的困難了，不論你討厭也好，歡迎也好，我們一萬萬的同胞更需要萬眾一心實現昭和維新。

第二 戰爭指導方針

關於大東亞的指導方針原來不是我們所可以談論的。關於作戰上的事情，我們挑揀那種可以說的話，這是我們的原则，我們簡單地敘述如下。

我們第一個攻擊的重點，就是英國，我們的敵人是英美兩國。雖然對英美宣戰，然而今日樞軸陣營的戰爭，其戰爭的重點，恐怕仍然集中攻擊英國，特別是，給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一擊的狀況，在日本的主場上言之，可以說是完全地把這個方針貫徹了。

英國這個東西，從歷史的惰性，如我在最終戰爭論裏所寫的，持有極大的土地。在今天，只有非洲這塊領地，英國的軍力還能夠保持，然而像印度以東的領土，南北美洲的領土，已經不是英國的能力所能顧及的了。這些地方，都應當被樞軸國家合理地把他們解放出來。而同時，擁有那麼多的東西，正是暴露出英國非常大的弱點，所以這個擁有不當的東西而獨佔一切曝露弱點的英國，應該是我們第一個屈服的目標？

然而屈服英國當用怎樣的方策呢？

(一) 我們日本奪取南洋，取得廣大的南洋，則太平洋印度洋的制海權即歸我所掌握，他們的生命線，從印度澳洲把物資運往英國去的輸送工作，就非常的困難了。這足能給英國一個致命的打擊。

(二) 德意協力奪取直普羅陀及埃及，如此，則地中海完全為樞軸所掌握，更以直普羅陀建設海軍，足能威脅從美洲運往英國的物資。如此，則英國物資必陷於極度的貧乏，加之，德國乘此時機舉力西向，則英國本土恐亦陷落朝夕矣。

(三) 中日事變早日合理解決。

(四) 德國趕快屈服蘇聯，而與之和解，使中國及蘇聯加入樞軸。

如此，則英國可以屈服，迨無疑議矣。但是，國內的準備長期戰爭的工作更不能急速進展。這是國民對於戰爭應有常識的認識。這也就是我們的戰爭指導方針。

第三 國民的責任義務

基於這種指導方針，國民的態度應該怎樣呢？而且國民對於大東亞戰的責任與義務應該是怎樣呢？

(一) 首先對於統帥的一切，絕對不容許有所發言。當一任統帥的獨斷獨行。譬如吧，大東亞共榮圈要澳洲呢？不要澳洲呢？要印度呢？不要印度呢，並且對蘇聯怎麼辦呢？這種問題，必然是要發生的，現在，取印度，取伊朗，取新錫蘭的呼聲很高，但是，我希望全國國民對此要絕對保持沉默。「東亞聯盟的範圍」裏寫着，排除歐美羈道主義的壓迫的範圍之內統當歸於東亞共榮圈之內。我們究竟能把歐美霸道主義者排除到甚麼地方為止呢？這是我們國民所不曉得的。這必須是集有許多的資料的政府才能知道的啊！在國民之中當然也有些專門學者，這些人儘管思考戰爭應該怎樣進展，但絕對不可寫出來，而應當用極其秘密的方法提供政府。

(二) 關於外交問題，我們不要這樣那樣地信口胡扯，例如蘇聯問題，我們希望德國迅速地使其屈服而與之和解，但是，如果一標明出來，那麼，日本的外交上就會發生許多這樣那樣的問題，所以，我們認為把這個問題訴諸言論是極其不適當的。

(三) 對國內體制應傾注全力，我們最感覺遺憾的就是世界裏殘留的自由主義國家，嘴裏說着全體主義統制主義，但在許多場合仍然殘留着自由主義的渣滓的就是我們日本。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所有的問題，都應當在整備長期戰爭體制的當中求得官民一致的合作。

(四) 我們還得說一說我們所主張的「內交問題」，也就是東亞聯盟的問題，尤其是中日事變的問題，對於中日事變的統帥，我們絕對沒瞎批評過。不過，在事變的解決裏，我們國民是需要自己吃

一半虧的，這是我們從來的主張。中日問題不是外交，而是內交，所以必須放棄尖滑而一以誠心相接。中日事變早解決一日，則是大東亞戰的任務早達成一日。今後的物資當然要陷於缺乏，在這個時候，解決中日事變，使在中國的消耗得到節約，那麼，對於戰爭進展中的國內政治是極有良好的影響的，而蘇聯的向背，與大東亞戰爭有着極大的關係，政府方面自然當依外交的形式誘致蘇聯的態度趨向樞軸以變成有利的情勢，然而外交畢竟是有限度的。我們爲了使蘇聯趨向於我們的希望，北滿的軍力是不能鞏固的。我們如果早日解決中日事變而把滯在中日的軍隊調往北滿，那對於日蘇外交的條件，是非常的有利的。而且，這對於南方的作戰，也是非常有利的。

現在，在全面和平到來的前面，我們已經取得了香港，中國百年之恨，已一洗無餘。我不勝熱望香港及其他的地方早日交還中國政府，如果這樣，中國人該是怎樣的歡迎呢？四萬萬的中國人，從內心裏停止中日的抗爭，承認我們的最終戰爭，共同誠意提協，以排除歐美霸道主義的惡勢力。我想這都是必然的事啊！果能如此，那麼，利用援渝公路，使中國出兵緬甸印度，我希望中國軍隊成爲解放東亞戰爭的一翼，而協同爭取東亞民族的最後勝利，這一點，對於我們將來的歷史是有着極大的關係的，並且如果中日全面的和平能够實現，那麼。數百萬的南洋華僑，也就都成了我們的贊助協力者了。在開發南方的時候，是必得要借重於華僑的協力的啊。

這些話都已經在「東亞聯盟建設要領」裏說過了。並且由於大東亞戰爭的勃發，這一頁已經促傳我們改訂了。

「如果中日提攜已經成立，則絕對不難，使用於中國內地之武力則可轉向於北方之鞏固，而數百萬之華僑成爲我等之第五部隊，於是滇緬公路即成爲擾亂印度之動脈矣」。

在大東亞戰爭勃發之前，我已經這樣地說過了。既是大東亞戰爭發生以後，中日事變也不是絕對

沒法解決的。要知道中日事變的解決乃是大東亞戰爭勝利的關鍵。而中日事變的解決，到今天的階段，已經是盡了武力戰最大的努力了。今後當然更需要武力戰的努力，然而尤其重要的是思想的勝利，武力戰的勝利，再運用武力以求得思想的勝利，我想信中日事變是可以早日解決的，特別是大東亞戰爭如果真能表示出來是爲了大東亞的解放，那麼，我想重慶方面的人士們也必然要欣然來歸。並且根據汪精衛先生及其他有力人士的意見，如果能以東亞聯盟的線路前進，則重慶的來歸，只是年間的間題而已。

所以，展開思想解決中日事變乃是國民的最大責務。尤其是致力於東亞聯盟凡十年來的我們，更負有絕大的使命與責務。我們必須支付巨大的犧牲，來完成我們的目的，並且在我們的犧牲之上，新的優秀的同志們，更要把解決中日事變的實績完成出來，這尤是我們所期待的。

第四 大東亞戰爭與最終戰爭

(一)我說三十年後才是世界最終戰爭，但是世間有許多人認爲最終戰爭已經開幕，並且大東亞戰爭視作最終戰爭的人也非常的多，但絕不是這麼回事。這在「世界最終戰論」裏已經寫的非常的清楚了。

「今日，日美兩國互相睥睨。說不定要會發生戰爭的。他們認爲日本如果獨佔了荷印，是可怕的，但自日本言之，美國自唱門羅主義而偏要侵犯東亞之安定，原無足怪，恐怕要形成利害關係的戰爭吧？我們不願意談這個戰爭，不過世界的決勝戰爭，絕對不是那樣只講利害問題的。而是爲了達成世界人類久已憧憬的世界統一與永久和平的。」

大東亞戰爭終於勃發了，但這決不是最終戰爭。最終戰爭應該是澈底的決戰戰爭。而這次的大東

亞戰爭，不過只是一個持久戰爭罷了。絕對不是最終戰爭。

我們把最終戰爭叫作「王霸之戰」。關於這一點，好像很被世間所誤解。關於「最終戰爭」的質問，有這樣的一個；

「三十年後的戰爭，恐怕仍然不是王霸之爭吧，我想還是由經濟問題利害對立而釀成戰爭的那個老套子」。

這話我也很同情的，不過最終戰爭，最初仍然是以利害關係而開始，但絕不是單純的利害之爭。最初以利害關係而出場，但在這個最終戰爭的過程中，最後還是變成王霸之爭的決勝戰爭。我這樣地回答了他。

我們所說的這個地方，正是目蓮聖人誕生的小湊。如果談到目蓮聖人的對最終戰爭的預言，目蓮聖人的想法跟我們方才所講的很相近，目蓮聖人所說的最終戰爭，最初，是損得的戰爭。以日本爲中心爲了損得而從事於最殘酷的戰爭，但結果並不是損得的問題，而是世間所仰賴的東西，那就是「正法」。就是：由於澈底的慘苦，而展開悟慧，人類一同歸服於「正法」。我也主張數十年後的戰爭，在最初，只是損得的戰爭，然而這個時代，思想既已成爲人類最後的問題，文明愈形發達，在這個戰爭的發展過程中，最後仍然要歸結到王霸之爭上去的。

(二)第二個問題就是在今日的大東亞戰爭與最終最爭的時期當中，是不是能產生真正的和平呢？並且今天這種紛爭是不是會一變而成爲最終戰爭呢？當然，這是沒法知道的，並且真能達到這種狀態也說不定，但是，在剛才開講的時候，如詔書所示地在可能範圍之內早速結束戰爭。並且根據方才所說的戰爭指導方針，在今年中或者來年裏即能把英國整個地推出東亞之外，這是需要我們今後繼續努力的，我想戰爭指導方案的第一條就該是使英國屈服。所以，這次大東亞戰爭，正象徵着大英帝國

的末落。

「只以英國的所謂無敵艦隊而能確保者僅非洲之殖民地而已。大英帝國已與比利時荷蘭追隨歷史的惰性及外交的後趕成爲保持自己的領土的老狸了。廿世紀的前半就是英帝國的崩潰史吧云云」。

最後，我們結論大東亞戰爭的主質就是停止大英帝國的世界征霸。所以，東亞得以完全解放，而東亞聯盟亦因是而完成。

(三) 最終戰爭與大東亞戰爭有甚麼關係呢？大東亞戰爭可以說是最終戰爭的一個最大的準備。就是東亞解放，確立東亞聯盟及東亞大同的基礎。並且給最終戰爭所必要的作戰根據地和充足的資源。同時，由大東亞戰爭使從自由主義走向統制主義的革新，得到迅快的接執作用。由是觀之，大東亞戰爭與下次的最終戰爭的預臨是有着極大的關係的。關於這事，我們不願大聲地說，現在，想想過去四、五年有半往事吧，日本取得南京，取得徐州，以及漢口，廣東全國國民無不對此表示極大的興奮。前些日子，在我的故鄉的湯濱溫泉開了個座談會，那一夜宿在一位同志的旅館裏，那裏的主人說，自從十二月八日以來，客人好像沒有來的似了。可悲呢？可喜呢？宛若甘辛煎餅的情緒，這個旅館主人完全是在那裏對自己營業的蕭條來解嘲了：

「跟中日事變的當時一樣，經過了老長時間，客人才漸漸地多起來，結果，在這次戰爭勃發以前，營業比那都繁榮的多，今年恐怕更壞了」。

到底還是東亞聯盟的同志，然而，日本的陸海軍到了甚麼地方了呢，不知道，或者進到某個段落，作戰告一段落，而那種壯烈的消息並不流入許多，反之，如果日本遭受了空襲，或者美國軍艦擊沉日本船舶，那麼，發生正如日俄戰爭時代上村艦長在朝鮮海峽所作的勞苦的事情也說不定的，怎樣？當時走到上村大將的屋子拋石頭的日本人一定會還有的。我很擔心現在國民非常的興奮，但一到了作

戰達到某一個段落，國民的情緒又會減退下去的。我們最終戰論的信者，對於數十年後走來的大戰，究竟是誰來指導或統制這個世界呢？在這個大時代裏，我們絕不能時刻不努力。至少在過去數年間東亞聯盟運動者，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艱苦，我們對於最終戰爭的信念，始終絲毫不懈。

我在幾個月以前曾出席過大阪實業家的座談會，我對於經濟原是一竅不通的門外漢，不過我却受感了一點兒，就是這些人們對於生產增大的構思，他們說如果中日事解決了，恐怕又會不景氣起來吧？這些傢伙們不斷地考慮這種前途的危機，好像很憂戚的樣子，這次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生產方面當然是更擴充了。但戰後不是又要沒辦法嗎？所以當時我答覆他們說：

「你們最好不要那樣的擔心，最終戰爭沒有結束以前，是絕對不會不景氣的！怎麼幹都成，放心吧」：

大阪的那些偉大的人們都高聲地笑了。於是乎，就好像都變成泰然的情緒了。

我們向着三十年後的最終戰爭，必須擁有超過南北美洲的生量力，才能操得最後的勝券，因此，我們希望能離開利害關係的經濟界的人們快快地誠心的建設適合於國家要求經濟砲壘吧！

總之，大東亞戰爭正是最終戰爭的準備工事，所以，爲了操握最終戰爭的最後勝券，那麼，大東亞戰爭的勝利是必須取得的。這就算作我的結論吧。

大東亞戰爭與東亞聯盟

石原莞爾

明治三十年決意對俄開戰之時，二月八日日東海軍夜襲旅順的大成功，確是日俄戰爭日東勝利的一個絕大因素。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夜日軍神速的攻略奉天，結果以極小數的兵力而收得掃蕩全滿敵兵的戰蹟。所以序戰的成功，對於戰爭的運命是有着極大的作用的。

我軍奇襲遠隔五千餘哩世界共許的堅港真珠灣而予敵人以極大打擊的夏威夷之戰，以及在新嘉坡附近擊沉英主力艦的馬來之戰，均與各國以極大的震驚。我軍在南方作戰，遠渡重洋，原多不少的困難，然而我軍的勇猛果敢，居然很快地就達到了我們的希望，全國民衆，對於我國海軍的這種偉勳，已極不知道怎樣的感激，恐怕大元帥陛下已經賜與聯合艦隊長官優渥勅語，真是令人無限的興奮，特別是在開戰前國民高呼南進的時候，我們深憂敵前登陸的困難的人們，對於海軍勝利的成功，真是非常愉快。

南洋作戰的進展以及我威振印度太平洋兩洋的通商破壞戰，當然也能給與英美的戰鬥力以極大的打擊。但是頑強的英國以及矜誇的美國絕難一戰而使其屈服，所以我們必須準備長期戰爭，以應付來日的困難，在這個時候，如果萬一國內有不安的發生，蘇聯乘我經濟的困難而威脅滿洲，那麼事態恐更要惡化的。關於此點，絕不容吾人漠視。在克服這些來日的困難的過程之中，我們的昭和維新就會從實踐裏完成。這次國難，乃是天賜的一個試鍊，昭和維新的完成，乃是得到大東亞戰爭最後勝利的

唯一途徑。

以輿論而左右作戰，是干犯統帥權的，在現在的國家國防時代，關於外交不應徒發論議，而當一任政府之裁奪，此乃吾人年來之主張，我們並不是說國民不必關心外交，關於這一點，想得國人所共諒。我們研究外交，隨時將自己的意見陳達於政府，這是國民的義務，但是所謂「國民外交」，正是自由主義時代的遺物，早已不適用於今日。

口裏唱着滅私奉公，如果一到了事態窮迫的時候，一擲對於統制不平之鳴，而與戰線的勇士一樣的犧牲一己，隨着大時代的要求，官吏應澈底認識時局，細察民心之機微，而求得其信任，官民一體，增進我經濟力之飛躍，一掃國內的不安，處此大戰時代，政府當局尙勞心國內的治安，實乃遺憾之至。

速屈重政慶權，而完成中日之真正提協，乃是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基礎工作，而由此發生的國內節約，對於國內問題的解決有極大的影響，同時北滿的鞏固，也就如秦山之安了。政府藉外交的努力，雖對北滿的安全已盡最大的努力，然而，如果戰爭一延長起來，外交的期待，自然是有限度的。更進一步講，蔣介石通過滇緬公路，進佔暹羅印度而爲東亞解放戰之一翼，另一方面，南洋華僑與海軍協力，那麼屈服英美，並非難事。

太平洋作戰成功，確與蔣介石以極大的打擊，但是中日事變，並不能從此而結束。在武力戰的側面，思想戰也是絕對必要的，清水芳太郎氏在「愛國改新之書」裏，「處理有中日事變之大本」一章，茲介紹如下。

中日事變迄今五載，以非常之長期，展開於我國民之前，如何解決此次事變，已成我全國民之絕大課題。

日本之最大戰爭，爲神武天皇之東征，其對於解決中日事變，余以爲有極大之示唆。

書紀謂東征五年，古事記謂十七年，站於研究史蹟之立場上，自以古事記爲可靠，然不論其如何，其爲非常之長期戰，乃毫無疑問之事也。

皇軍與長髓交兵於，非但敗北，而失五瀨命，尤爲致命之打擊。且迂迴紀伊出島之時，遇暴風雨，海軍殆全滅，陸軍於紀洲之南端，遭惡疫之毒，天皇亦陷於不省人事之危。

陸海兩軍如此慘淡而終入大和。復興長髓彥戰，書記曰屢戰屢北，此其苦也，可想而知。

長期戰非武力所能解決者，須以外交，思想，經濟相輔而並進也，兩民之戰，咸以兩民族之理想，目的，利害相反而啓也。

中日兩大民族如能覓出其共同之理想，則兩國之和平可立而待，兩國戰中，不論其如何之苦痛，然基於理想之不同，雖苦亦忍耐而戰，然苟目的相合，則苦痛之後，其快愉更無疆也。

今中國民族之理想在何處哉？現在之中國民族之理想在民族之獨立。中國民族如此理想，早已熾狂其赤血。而我國之戰，其旨在求東亞整個民族之解放，此中日理想並非不同。

所謂東亞聯盟，東亞共榮圈，興亞同盟之日本理想與中國民族之獨立運動，確爲同一方向，而今日所當備求者，則爲發掘滿足雙方之方法者也。

然兩民族只理想之方向相同，並不能即爲無慮，而必須使之合一，即誠心地使他民族的理想得以實現，而後方可。

中國之具體理想，首即爲「收回租界」，「關稅自主」，「撤廢「治外法權」，歸還「租借地」，日本果能援助汪精衛氏而實踐中國民族之理想，則中日合作，並非難事。如此則中國民衆，必引領而歸，中日事變，可即日而決也，羅曼羅蘭在其「米凱維安茲羅之一生」之序文中曰：「費蘭耶國的國

立博物館裏有一個刻着米凱蘭茲羅是勝利者的字的彫像，它有着豐美的肉體，在狹的額上伏着卷渦的頭髮，他是一個漂亮的青年。他的筆直的身體，坐在匍伏着的長鬚的俘虜的背上，但是，他並不是虐待俘虜，在他的悲哀的嘴角上，煩亂的眼邊上，都掛着一團優感，他不願意勝利，他討厭勝利，但的確是勝了，但是，現在他失敗了，……那正是米凱羅安茲羅他本人，而且象徵着他的一生。米凱羅安茲羅永遠是勝利的，但勝利對於他並非愉快與幸福，一隻老鼠來啦我們關上門窗，用棒子打老鼠一下，老鼠飛也似地逃走了，到也好玩，但是如果把他打出血來，反到不高興起來。鬥爭是人類的本能，但是像拿破崙那樣的長勝將軍，不也是常常地感到寂寞嗎？

單以武力而征服他人，嘗感到無限的興奮與寂寞。他絲毫不對敵人表示敬意，只貪着忿怒，好個人之勝者，不足為偉大，所謂人之末路者也。故人之將死也其言也善。而真正之愉快，則在滿足雙方之要求也。

一國完全戰勝，而奴隸被征服國，被征服國不論有若何正確之主張，均置諸無視，而惟求利己，如此，則兩國永世為仇，此種事實，在歷史上常見而不鮮。此等戰爭，絕非無人所欲，必須雙方反省，互改過去之非，而求此後之合作，實足以言聖戰也。戰勝而求利己，則戰之值也低，戰勝而求合作，則其值也高，蓋前者不能得永久之和平也。徒為短時期之假和平而已也，故真戰者，求兩國之利，而不及私也。

天才的清水氏把東亞聯盟的主張說的很好。當昭和十五年天長期之佳辰，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置思想戰之重點於東亞聯盟，與中國以極大之衝動，南京政府遂對重慶思想展開攻勢，日本國民果真以全力支持思想戰，則重慶政權可以短期內而屈伏之，重慶對於東亞聯盟運動已現動搖之色，乃不容掩飾的事實。

吾人主張的中日和平的方式在「昭和維新論」——「東亞聯盟建設要領」都已經詳盡地提過了，完全跟近衛聲明，派遣軍聲明，三國共同宣言的基本精神相符，現在再提出要綱如下：

(一) 和平條約之締結

與南京政府及重慶政權之間締結和平條約的骨子是中國承認滿洲國的立獨，日本撤回在中國既得的權益，（世界最終戰論於東亞聯盟）

(二) 軍事同盟之締結

以共同國防爲目的，並非支配中國，排除歐美霸道主義的壓迫。其依賴日軍之駐屯而活動之日本人，不僅毒害中國，且亦毒害及日本，誠爲中日提協之痛也。

(三) 經濟協議機關之設置

「經濟一體化」對於增進東亞聯盟之實力，乃最重要的條件，並不如軍事的單純。以眼光遠大的同志的精神的協議，漸次計於進展，乃爲最好不過的了，故須設置經濟協議之機關。

感謝無敵皇軍之偉功，而與邁進國內改新之同時，吾人須知中日事變的解決爲取得大東亞戰最與最勝利的獨門，爲了完成這個義務，首須檢討吾人年來主張的東亞聯盟，實屬不勝切望之至。

（昭和十六、十二、十二、於高知市）

（北京東亞聯盟月刊社資料室譯）

東亞聯盟與興亞運動

石原莞爾
林春暉譯著

近日永井大政翼贊會東亞局長，特地來訪我，談及處理這次事變，和建設東亞新秩序，彼此以爲單靠政府與政府的討論，是不夠的；所以必須國民與國民之間，換言之，必須由兩國國民所結成的團體間衷心的諒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是非常合理的話，而且是極感重要的，然而這並不是簡單可以解決的問題。急遽進行是困難的問題，所以日本國內倘要建立一個興亞團體，第一，那個興亞團體的理念是非明白確立不可的。而那個理念，不但要日本能够理解，也是要東亞各民族對它表示贊成的。要建設這樣的理念，已經是一個重大問題，而單有那點理念也是不行的。以此理念爲中心的各民族人民，必須彼此衷心互相信賴，也就是說應該燃起一種超越民族的同志感。加此看來，這決不是一朝夕所能成就的事業。

但是這裏的大問題，是滿洲建國以來十年間所倡導的東亞聯盟運動。中國方面也從前年興起了東亞聯盟運動，去年的天長節，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會闡明了解決事變的方針，在於想起滿洲建國精神，以結成道義的東亞聯盟，而東亞聯盟主張尊重各國家之自由獨立，構成國防及經濟等相互協力的關係。東亞聯盟運動，自滿洲事變以來所倡導的若干表現方法雖有差違，而在主義上可以說是同一的。自這個發展以來，中華民國的東亞聯盟運動很急速地展開，先是去年春，北京中國東亞聯盟協會活動的活潑，秋天在廣東又產生中華東亞聯盟協會，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又有網羅國民黨中堅份子的東亞

聯盟中國同志會，終於在本年二月一日，遂見汪氏所領導的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之成立。這其間有如何的關係，日本的報紙並未作比較地報道，但這在中國人之間是惹起了極大的衝動的。日本同志所努力的東亞聯盟運動，與汪精衛氏的東亞聯盟運動，其間可以看出一種超越國境的同志結合之精神。如頭山滿翁等先覺志士，曾佐明治維新大業，使日本人民獲其福利；同樣地對於四萬萬的中國民衆也是從引導的心理，而和中國的孫文氏等互相結合，進行過中國的革命運動的。後來所遺憾的是，中國的革命並未照日本的志士所想像的那樣進行，而成爲軍閥反復鬥爭的結果。但另一方面，日本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因爲吸收了西洋的霸道文明的結果，對於中國的態度，實在難說是完全與日本國體合致的狀況。於是在中國似乎只想着，日本是侵略中國的；尤其是在日俄戰爭以後，兩民族間似乎只留下敵對的感情而已。

x

x

x

到了今日，中日兩民族終於能真正依東亞聯盟主義，衷心結成同志。我確信這不只是在中日兩民族的歷史上，即在東亞全體的歷史上，也是劃下非常重大的轉機。這不只是在明治以後日本，不是，是東洋有歷史以來最大的事蹟，而日本國民還不會把它怎樣地看重。

對於東亞，不，對於世界的將來被目爲這樣重大歷史轉機而有這樣意義的事蹟，是怎樣興起的呢？這個問題，我想在以下約略加以考察一下。

第一，是理論上的問題。最近據稱有許多興亞團體產生，但很抱歉，那些都是沒有明白的理念的。關於這點，東亞聯盟運動是有一個理念的。就是「昭和維新論」，「東亞聯盟建設要綱」，若從學問的見地來檢討它，我想是有許多可以考究的；但這與學者在桌上所寫的不同，這是在滿洲建國以來的十年間，不僅是日本人，而且是在中國人，朝鮮人等東亞各民族的共同生活體驗上所造成的。在這

種意義上，相信東亞聯盟的理論，是值得很高的評價的。

世上動輒有人說；汪精衛氏的東亞聯盟運動與日本的東亞聯盟運動是不同的。可是中國的東亞聯盟運動，在數年之間，接受日本東亞聯盟運動之所望，終於因日本「東亞聯盟建設要綱」第一版的改訂，而汪精衛氏也決定其最後的態度了。即從汪精衛氏寄與日本東亞聯盟協會的許多信來看，也完全可以看出這種共通的精神。

第二要點，東亞聯盟運動的歷史，是同志的血所紀錄的。換言之，東亞聯盟運動的同志，特別是住在滿洲國的日本人，在這十年間，是以身固守着這個東亞聯盟運動所決定的方向的。守着這十年間的信義，終於在無形中感動了在滿的中國大眾的心，自然地又從滿洲國到華北，從華北到華中浸潤傳播，使長年之間動輒對日本人抱着疑惑之念的中國人，挺身於東亞聯盟運動，並對日本人起了同志的信念。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東亞聯盟發展的根據，不只是單依理論的構成，而是人與人之間所結合的運動。我想要求現在在日本努力東亞聯盟運動的同志，將東亞聯盟運動過去十年間苦鬥的歷史，與及信義所培育的運動之成果，加以如實地考慮一下。那些無名無義，隱在滿洲國或在華北的一隅，或在蒙古的一角，以身實踐民族協和的同志之力，是使運動能够發展至於今日之基礎，這是不能不充分加以考慮的。

第三，最重要的，是在這次事變，爲日本皇國獻身的十萬將士的犧牲，而推進東亞聯盟的運動。我們的運動，是不能忘却十萬英靈的引導的。「昭和維新論」，「東亞聯盟建設要綱」的理論，如何與中國以共感，東亞聯盟運動者的行動，如何博得中國人的信賴，我相信若無這次事變日軍將士十萬的犧牲，和華軍百軍的犧牲者，恐怕難以獲得今日之成果。不，絕對是不能形成今日的狀態的。

x

x

x

像現在一部份人所想的，要創造一個團體，而從今後與中國民衆接觸的見地來說，我以為國家只有率直地採用這個東亞聯盟運動，使它漸漸展開；除此以外，今日是決無他途的。即使新的團體成立，形式完備，理論整然，要與中國取得連絡也並非易事。雖然禮儀上也許能互伸手，但要把握着核心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若不充分尊重中國人的生活感情，自然不能取得真正誠意的連絡。在汪精衛氏以下國民黨的同志們一致公言，視日本的東亞聯盟運動爲自己的同志，而互相緊密攜手今日，倘若要阻礙東亞聯盟運動，而展開其他的興亞運動，則從中國人的特性來說，能否使其從心裏對於新的團體表示傾心，是我們不能不充分考察的問題。倘真的要舉這個運動的成果，則我相信今日國家可爲的事，除了照今日所展開的東亞聯盟運動發展以外，是沒有方法的。倘若不然，雖經數年或更長期間從事運動，也是難以結成新的果實的。

因此，我以為日本國民最認真實行至於今日所展開的東亞聯盟運動，能否足以荷負這個重任與充實其真正的內容，是國民們應該認真檢討的。檢討的結果若是可以，則如剛纔所說的，相信翼贊會東亞局是會樂於接受的；若是不可，則從來雖有多少結果，那也是無用的；否則，充分地活用從來的運動是必要的，我會對永井氏說過以下的話：

中日兩民族的結合，試舉一譬喻，恰如用絲織成一頂很大帳面，要突然從小孔穿過大的麻絲是不可能的，必先打通要隙，然後才能穿以麻絲。今日的東亞聯盟運動，恰像是織作帳面打通要隙這樣重要的工作，爲麻絲的東亞局，日本大政翼贊會的東亞局，是從此要隙活用東亞聯盟運動，而織成中日兩民族結合體的帳面的。若不借重要隙的關係，即使有了麻絲，也決不能穿過小孔的。現在從事東亞聯盟運動的同志們，我想都是以要隙自居的。

但自去年歲暮，尤其是在今年的正月，二月，三月間，對於東亞聯盟會有許多的批評。其中以旗

重的態度，爲批評而批評者自然不在少數。當時東亞聯盟協會自身也像稍稍昂奮的樣子；但我是再三注意過那種情形的，無論怎樣的事情，都是以恭敬的態度，平心靜氣謙虛的精神，接受反對者的批評。我們的東亞聯盟運動，是有十年歷史的人們的運動，但因爲大部分並非偉人而是一班平凡者所考慮的，所以我們的理論不足的地方自然是很多的吧，有沒有錯誤之處也是不敢說的。在反對論之中，只要有一點可取的話，是應該感謝而補自己所不足的；倘若有惡意的話，那是非糾正它不可的。萬一發覺東亞聯盟思想，有違反國體精神，或不合時代性的時候，自應謝罪天下，立即取銷東亞聯盟運動，這是我所聲明過的。這個用意，請同志们好好地考慮一下。

我從這個見地上屢屢考慮着，東亞聯盟運動，在目前的階段，斷不可屬於政治的。我主張東亞聯盟協會，不是政治團體。我說不可作政治運動的意義，許多人們動輒這樣替我解釋說：近來的時局是麻煩的，所以爲着迴避這麻煩的局面，還是不要涉及政治行爲的好。其實我決不是考慮着這樣的權略。所謂政治運動，換言之，乃利用時勢，依力量爲後盾而造成的某種氛圍氣；東亞聯盟並不是煽動人的方法，我以爲無論如何，這個運動是應站在人與人的理解上而進行的。參加東亞聯盟協會的人，據說有好幾萬，但能真正把握着東亞聯盟的理論的，不是沒有幾百人嗎？我以爲這是過去一年間協會運動稍稍傾向於政治的結果。東亞聯盟運動，若是普通平凡的運動，我是不致於當它爲問題的。昭和維新的中心問題，乃在於東亞聯盟的結成。我認爲這個運動乃是真正革新的運動之故，所以才如此期其慎重，而又主張不應展開於政治運動的。

在明治維新前，伊達的藩士是真正衷心，承認自己等爲天皇的赤子。但除了服從藩主以外，明白着天皇陛下非奉仕不可的信念，我想是決不多的。所謂東亞聯盟，不只是使日本人集於天子的御前，而

是在 陛下的稜威之下，共同一致，使日本八紘一宇的肇國精神，至少在現階段，應充分灌輸於東亞各民族。這件事是相當費解的。這和明治維新以前各藩的士民，沒有自覺爲天子的臣民同樣的，要使東亞聯盟運動所具的精神就是要使全東亞地域的各異民族，衷心仰慕天皇的這個運動的精神，是很難把握的。

因此，東亞聯盟是應以道義爲中心的。明治時代的日本，急速地攝取吸收了西洋的文明。西洋文明在某點上雖爲非常優秀的文明，但結果是以力爲本的霸道文明。日本人民對於這種西洋文明的內容，是有加以深銳檢討之必要的。急速地攝取了西洋文明的結果，無意之間，我們日本也和西洋人同樣的，相信力是絕對的東西；而今日日本人，便是從這種見地考慮着一切的問題。這是非將它再恢復到日本的，東亞的王道文明不可的。這個恢復的工作，實在是極偉大的事業，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事。所謂東亞聯盟，便是如此偉大尊貴的運動。以如此重要的事業，要賴大眾的氛圍氣與羣衆心理來完成它，自非絕對謹慎不可。急功的政治宣傳，反而會阻止這個運動的進展。我們是應該考慮到欲速則不達這個結果的。

其次是指導者的問題，東亞聯盟協會在其「昭和維新論」曾自述着：「在指導之地位者，應時訪求優於常人之指導者，而自讓之」。卽爲協會內的統制、這種心術，也是必要的。又對協會全體，或協會以外的團體，也是應該保持這種態度的。本來，日本人無論在送人東西的時候，或請人宴會的時候，自己卽使是認非常貴重的東西，也是說着：「這實在是很粗陋的東西」。這是日本人長久以來民族的感情。但西洋人卽使認爲是粗陋的東西，也是說：「這是很貴重很漂亮的東西」，表示很愛好的樣子。日本人不知在什麼時候，因爲受了霸道文明的影響，尤其是爲着舉行選舉運動，更有誇示自己

的心理狀態，今日日本新政治力的結成，所以遭遇着困難，便是因爲有着這種感情。我們應該幡然從這一點反省，恢復日本人的氣慨，對於他人應尊重其人格，而持身又非極其謙虛不可的。同樣的，對於其他團體也應採取謙虛態度；尤其是東亞聯盟運動，倘若被當爲國策而全面採用，則任何時候都可以解散協會。東亞聯盟協會是應本其運動要綱所述的精神而進行的。緊握着這個精神，自然對於東亞聯盟的結成就拳拳服膺了。

從這樣謙虛的心地考慮的時候，則今日因種種關係，東亞聯盟協會以外，從事東亞聯盟運動的人是不不少的。我們的東亞聯盟，是指依「昭和維新論」，及「東亞聯盟建設要綱」，而展開的運動。對於協會以外的東亞聯盟運動的團體，我希望他們在東亞聯盟協會自己聲明爲非政治團體之後，對於要用強權統一它的態度作一考慮。自然，那樣精神的團體，能够成立一個，是最所希望的。但在尙未成熟之時，我想應誠意地協助有同樣精神之運動的發展。這是「昭和維新論」所昭示的。就是說：「團體中的方針相同的漸次統合，在方針大體相同，而不能直接統合的團體之間，應設連絡協議機關，緊密其接觸，以促進合作的實現」。依此精神作公正的行爲，這是我們所切望的。東亞聯盟協會的本願，就是希望正確的東亞聯盟的思想，能迅速地輸入站在指導國民地位的人們，所以東亞聯盟協會關西地方事務所，對於運動方針一項，最近決議：「凡有從事於東亞聯盟思想的研究及運動的人，即令其具有不同之方法，亦應對之極力援助」。

最後我要說的是，今日有一部分人以為日本國家對於東亞聯盟運動好像有什麼壓迫似的；但我的看法並不如此。

據中國的某要人所說，去年歲暮，近衛首相會寄給汪精衛氏親筆函，熱烈地鼓勵東亞聯盟運動的

開展。又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於去年日本天皇節，亦說過結成東亞聯盟的精神，是解決事變的目標。我想這是政府及今日站在處理事變最高地位的陸軍，對於東亞聯盟一種正確的承認。

然而世上一部分人，不，不只是一部分人，而是相當廣大的範圍，反對東亞聯盟運動，或理解淺薄的人是很多的。我想這只是政府與軍部承認站在國家一角上的東亞聯盟運動而已，一般國家大眾，勿寧說是站在反對方面的。那也許是當然的。如前所說，這種基於革新思想的運動，不會急速地使大眾理解是當然的。所以若因政變或其他關係，政府首腦部一旦發生變動，什麼時候會對東亞聯盟加以重大壓迫也是難料的。在昭和維新這個偉大的轉換期，一個團體不受迫害，簡直並非正常的狀態。從人類的歷史看來，真正能够背負革新時代的人物，在其發展途上，是不能不突破相當的障礙和壓迫的。我想這無論如何是不能否定的吧？從這種見地來看，在我們的前途無論有怎樣的變故，我們都應該挺身歡迎它，作一個慷慨赴難的勇士。（昭和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於仙台）

（選自東亞聯盟月刊創刊號）

中國東亞聯盟運動之將來

田村眞作

最近中國東亞聯盟理論的展開，正被當爲一種思想鬥爭的最新武器而發揮着威力。

其最大的效果，便是使中國民衆之間，真正理解此次日軍作戰的意義。這是板垣總參謀長所聲明「告派遣軍將士書」的真意，因爲東亞聯盟運動的展開，漸次浸透於中國民心，所發生的力量。

中國的民心，受了戰爭的慘禍所打擊，已經沒有理解日本作戰真義的氣力。而投與光明於此民心而使其理解這個真義的，便是東亞聯盟運動。

中國東亞聯盟運動更偉大的功績，便是使知識階級對於基於王道的滿洲事變作正當的認識；同時使一般民衆對於成爲抗日憎日原因的滿洲國之誤解，渙然冰釋。

東亞聯盟中國同志周學昌說：「我們中日兩國，若能緊密地結成東亞聯盟，則美國恐怕是不會在東亞出手的，即使美國已經出手，東亞聯盟若能成功，我們也是可獲必勝的。」

中國東亞聯盟運動，已從單爲與日本和平的親善關係，進而更向建設中國，和解放東亞民族，而形成其高度的發展了。

這個傾向，在最近南京國民政府治下所發行的報紙什誌，是明白地表現的。這就是說：南京方面

對於重慶方面的抗戰理論，是以和平理論和它對抗的。最近又從忌避戰爭的單純和平理論，發展到主張與日本締結軍事同盟，形成對抗歐美帝國主義的東亞民族解放戰線了。

應付世界最後的決戰，使漢民族成爲未來戰爭的伙伴，這是思想戰爭的要望。南進政策不用說，即在想像對美對英作戰的場合，我們應使漢民族投向敵方，或成爲我們的伙伴，這是戰略上很重大的問題的吧。

爲着要使散在於世界的漢民族爲伙伴，除訴於民族的感情是無他法的。要訴於民族的感情，則先使中國之民族國家完成統一，是最好的捷徑。在這次事變，中國雖爲英美帝國主義的先鋒與日本抗戰；但中國是爲其民族國家之完成獨立而向日本抗戰呢，還是爲着抗戰反而利用着英美帝國主義呢？這在判定事變的性格上，是一個重大的關點的吧。

中國東亞聯盟運動最可注意的，是邁進於東亞聯盟運動，乃汪主席最初的決意，由國民黨的中堅幹部一致參加的行動。東亞聯盟運動能把握着國民黨的一切，這在思想戰上是可以發揮最大效果的戰機。

重慶國民黨與南京國民黨，同是揭着青天白日旗，信奉孫文遺教，遵守着三民主義的。但相違的只是：重慶方面是爲愛中國而與日本抗戰，南京方面則爲愛中國欲與日本和平——這樣政策上的相違而已；這兩者之間，並非本質的相違。老實地說：南京的國民黨與重慶的國民黨是共通的。這是自東京經南京而通重慶的思想路線。

最近特別可以注目的形勢，是重慶方面的中央軍，共鳴於東亞聯盟，陸續脫離重慶，熱烈參加和平運動的事實。試舉一個例證，便是魯蘇皖游擊隊副司令李長江麾下三萬士兵的歸順。李副司令的軍隊，是在江蘇北部泰縣徐州附近一帶經歷過游擊戰的，但本年一月十九日，却向汪主席發出通電，

對 汪主席所領導之東亞聯盟運動表示協力，而參加了和平陣營。

最後結論來說，中國的東亞聯盟運動，並非單純的和平親善外交的運動，而是期待着由解決事變，再進而應付未來戰之思想戰爭的展開與勝利的。

這個傳於中國的東亞聯盟思想，使發起東亞聯盟運動的，是日本的東亞聯盟協會之文化思想的努力所寄與的力量。這個力量，是東亞聯盟協會的東亞聯盟理論，與其真正的運動經歷，以其不帶謀略的效誠，而使中國的民心感動的吧。

周滄海譯自「到全面和平之路」

國際聯盟與東亞聯盟

阿子島俊治作
胡青江譯

本文作者爲日本東亞聯盟協會，本部實踐委員會第一部（研究，設計）主任。關於國際聯盟與東亞聯盟性質之根本差異，作透徹的解剖，讀此可以增加吾人對於東亞聯盟之確信。

譯者。

一

東亞聯盟的名稱，是一個新東亞的綜合名詞。東亞各民族爲要在即將來臨的世界最後戰爭奪取勝利，應該在這個綜合名詞之下，迅速實行大同團結。

東亞聯盟，是東洋獨特的而且在東洋久已遺失的王道文明的象徵。所以東亞聯盟，是一種王道聯盟。

這裏，我們知道在東亞聯盟與國際聯盟之間，有一種儼然存在的本質的相違。國際聯盟的理想與目的暫置勿論，其本質却是霸道主義，而且是歐美特別巧妙修飾表面，和帶着合理主義與偽善假面的歐美霸道文明的象徵。所以國際聯盟，是一種霸道聯盟。

現在不是基於王道的一切指導原理，是不斷不能支配東亞的。東亞聯盟的機構，無論怎樣構造，其指導原理上若帶有一點霸道的色彩，那就和國際聯盟沒有什麼不同了。這樣的東亞聯盟，一與國際聯盟同樣，即使怎樣巧妙成立，其本體也隨卽會捉襟露肘，連要保持東亞的安定也不可能的吧。

在這時候特別希望的，是東亞各民族深切的內省，有了這個深切的內省，才能對於防衛東亞，建設新王道文明，喚起東亞各民族的共感熱情。而且確信那也才能產生最堅強的東亞各民族的同志的結合，與建設不可搖動的東亞聯盟。

沒有深切的內省，容易陷於霸道主義。沒有內省的人，是自己蹂躪自己的偉大靈魂。國際聯盟是沒有使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戰敗國全數加入的。戰勝國只是恐怕戰敗國的復讐而提出了苛刻的媾和條件。國際聯盟不過是一個將這些苛刻條件強制着戰敗國的機關而已，這裏已經暗示了國際聯盟今日的命運。所以結果，戰勝國對於自己的實力便失去自信了。

有實力的人必須要有內省而具着自信。東亞安定勢力的日本爲要具有自信而深切內省，且爲道義的東亞挺身；然而，內省非有偉大的氣魄是不可能的。

這不獨是日本，東亞民族完全應該反省自己的尊嚴。因此，才能知道那個尊嚴是從深處於東亞全體的道義與文明放射出來的。

然而這個東亞的道義與文明，是顯現於今日危險的歐美霸道主義的眼前了。要防衛這個危險，在世界最後戰爭獲得勝利，使王道文明克服霸道文明，且爲光被世界而結成的，便是東亞聯盟。

這個東亞聯盟，無論在其指導精神上，機構上，或其運用上，當然是應該與國際聯盟全然不同的

一一

國際聯盟是在確立世界和平的目標之上構成的。若只看它的表面招牌，是誰也不會有異論的吧。而它所標榜的指導原理是國際協調主義，就是對這一點，我們也沒有反對的必要。

然而第一次歐洲大戰以後，倘真要確立世界和平，則僅爲當時聯合國的聯盟是無意義的。當然開

頭就應使對手的戰敗國也一同加入。可是事實恰與此相反，戰敗國是被除外的。如此一來，國際聯盟根本不過是聯合國的聯盟而已。這樣的聯盟要確立世界和平，無論怎樣努力，到底是沒有希望。

國際聯盟規約與和平條約，自始即被同時討論；自然，這兩者是有其密切的不可分關係的。然而在理論上却是全然個別，在事實上，和平條約與國際聯盟規約也是應該作個別看待的。因為和平條約是聯合國對戰敗國的關係，而國際聯盟却是應該以確立包括戰敗國的世界全體和平為目標的。

這個和平條約與國際聯盟規約之被同時附議，只是聯合國方面的單獨決定而已。這樣設立的國際聯盟，只成為強制戰敗國履行和平條約的機關，聯盟政治與其目標便開始各走反對的路向了。

國際聯盟的指導原理，是國際協調主義。這個原理在當時是任何國家也不會反對的。倘若不是掛羊頭賣狗肉，則國際聯盟是不會像今日這樣露出馬腳的。

可是事實上，這個國際協調主義，不過是英法這些所謂強國，維持現狀政策的飾詞而已。這是因第一次歐洲戰爭大肥特肥的強國，要怎樣保持其自己的領土，資源與權威，而巧妙地使用的原理。在聯盟發軔的當初，也許是真正表明過國際協調主義的；但是後來顯然地是被利用為維持世界現狀的政策了。

國際協調主義之於國際聯盟，不過是維持現狀主義的別名而已。他們以第一次歐戰後不公平的世界地圖為永久不變的東西，倘有人打破這個所謂「永久不變性」的話。直即加以擾亂世界和平的罪名，在國際聯盟的名下羣起而攻之；但這個羣起攻擊的行動後來就不一致了。這是因為那個聯盟為世界所不信與無實力的緣故。

然而這個機關對於英法，是再便利沒有了。所以自戰後至於今日，英法兩國常以聯盟為對外政策的基礎。尤其是因為美國不會參加的聯盟，說它為英法的國際聯盟實非過言。

真的，所謂小國方面的代表是相當活躍過的。聯盟政治家的要角，又多是小國方面的代表。但他只是做個跑龍套的角色而已，一切全是受英法的霸道主義所支配的。究竟小國方面是第一次歐洲大戰後，依所謂民族自決主義獨立起來的。說來多是由英法的手使它獨立的國家，當然那些小國是追隨着英法的。

同時，這些小國因爲在戰略上負着包圍德國的任務，所以遂不知道民族的自決與獨立。

這樣看來，英法的霸道主義實在支配着聯盟的一切。事實上，國際聯盟的歷史，是在強國霸道主義支配下維持世界現狀的政策，與及強國的衛星這些小國之不斷的追從而已。像希求世界和平的同志結合，在加盟國中是一點也不能看見的。舞臺上是小國方面代表的雄辯，後臺却爲強國代表的霸道主義所支配，這是國際聯盟的本體，因爲這樣，當然連歐洲的安全也不能保持了。

國際聯盟的自體，自然是屬於國家聯合的範疇。這個國家聯合的思想，自第一次歐洲大戰前就存在了，它可以說是依聯盟而結實了的。

但若真要朝着適合人類歷史傾向的國家聯合方向邁進，自非真正基於世界各國與各民族的和諧不可。國家聯合可能預想的過程，是聯盟，聯邦，以至大同國家的順序；在民族上，是被當爲民族協和與民族融合而進行的。國際聯盟雖然一面痛感國家對立的不利，欲造成國家聯合的範疇；另一方面却又利用一切民族的傾向，獎勵反對民族自決，與企圖使小國分立。這顯然地是一種矛盾。

結果，倘若剝開國際聯盟的一層皮，所暴露的只是爲着不使戰敗德國再起，利用民族自決主義，使小國包圍德國，強制德國履行媾和條件，及爲維持世界現狀而借重了國家聯合理論而已。果真要根據國家聯合理論，則應採用的方式，自不能徒以民族自決主義而煽動小國，應本民族協和的精神，在地域上可能的範圍建設國家聯盟，而漸次及於世界。

這樣的國際聯盟，即論其機構也不是因希求世界和平的同志結合所造成，而是由強國任意製造的。所以它的運用。結果便受英法所左右。尤其是聯盟的單位，因為英帝國佔有七個單位，及有七個發言權與表決權，事實上是左右聯盟機關的議決的。因此，聯盟遂為大英帝國的專制所支配了。

日本在凡爾賽和平會議，曾提出足為世界和平基礎的人種平等案，但竟未被採納。後來國際聯盟的方針，是完全與確立世界和平相的。尤其是它的表面之巧妙粉飾，及為自己維持現狀的聯盟，日本終於看不過去，遂以滿洲事變為契機，脫退國際聯盟；同時聯盟偽善的假面具，便在世界之前被剝下來了。

三

東亞聯盟的本質，與國聯盟不同，自然，是與國際聯盟同樣以確立世界絕對和平為目標的。但並不像國際聯盟那樣漠然地希求世界和平。它只是基於人類戰史的必然性，通過世界最後戰爭，顯示世界和平與其統一之完成而已。這個世界最後戰爭，是有王道與霸道特徵的兩個國家羣的戰爭，為要在此戰爭獲得勝利而企圖東亞各民族的大團結，這便是東亞聯盟。

東亞聯盟因為希望在具有世界史之必然性的世界最後戰爭獲得勝利，而且也確信必須通過此途，才能齎來世界絕對和平。只是漠然地希求世界和平，其實現的可能性是很少的。

東亞聯盟與國際聯盟的指導原理所不同的：一個是所謂國際協調主義，一個却是民族協和思想，然而國際聯盟的國際協調主義，在其美名之下，結果却成強國霸道主義的支配；反之，東亞聯盟乃絕對排斥霸道主義，以基於王道的民族協和思想為指導原理。這裏是國際聯盟與東亞聯盟本質相違的所在。

從民族協和的根本精神看來，第一個必要，是加入東亞聯盟的國家，須得政治的獨立。第二個必要，須尊重各民族的特性。這個民族的特性，無論如何，應使其盡量發揮。東亞聯盟的統制力，並沒有壓抑各民族特性之必要；相反的，勿寧有使它自由地發揮其特性之必要。

只是各民族的特性，並不是像今日以前那樣僅爲自己的發揮，而是應該使它爲着東亞全體發揮的。這是帶着生於東亞的命運，及培育於悠久歷史與傳統而來的東亞民族所應該盡力的。

從民族協和精神看來，第三個必要，是爲着東亞各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應各依其特性，綜合運用其能力，以圖東亞各民族之經濟自給自足。

在上面三個根本精神之上，更應努力各民族固有文化的溝通，建設足以克服霸道文明的新王道文明。

根據這個指導原理所結成的東亞聯盟基礎條件，自非具有政治獨立，國防共同，經濟一體，文化溝通四個條件不可。而此聯盟成立一貫的基本原理，必非強權而是基於王道。這樣結成的東亞聯盟，並非僅依國家間的條約，而是東亞各民族一種對東亞大同有着共感之同志的結合。我想這樣的結合，必然會從民族的協和到民族的融合，從聯盟到聯邦，而向東亞大同國家進展的。

假如基於王道的民族協和之指導原理，恰像利用國際協調主義爲強國霸道主義的招牌，而僅爲裝飾的話；則東亞聯盟也是和國際聯盟同樣地，連東亞的安定也不能保持的吧。

東亞聯盟雖與國際聯盟同樣屬於國家聯合論的範疇。但並不像國際聯盟一步便要包含世界各國那樣不合實際的東西。它一方面雖沿着國家聯合的路線進行，另一方面却不是走着民族自決，使小國分立的路線那樣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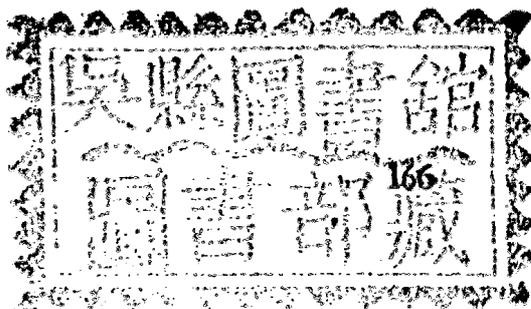
東亞聯盟乃從東亞各民族的協和出發；因爲一方面基於道義；另一方面又尊重克服邪道的實力之

故，所以在現在的階段，並不一定要希望東亞全體參加。它只暫限於能够排除歐美霸道主義的範圍內。就是說在現階段只限於日本，中國與滿洲三國，俟實力向上，再漸次推及東亞全體。

我們的國家聯合理論，是沿着歷史的流線的。第一次歐洲大戰以後，世界進入於國家對峙的時代；但因爲第二次歐洲大戰，世界現在已分爲歐洲，美洲，蘇維埃聯邦，與東亞四個集體。這個國家聯合的傾向，今後將更加強化；結果，世界成爲二個國家羣，即東洋與西洋之別，更因世界最後的戰爭，實現世界的統一。這是從我們所考慮的一種國家聯合歷史的豫想。因此，我們確信民族關係的進展，將成爲民族協和，民族融合，民族渾成，及世界一個民族的關係；國家的發達也將成爲聯盟，聯邦，大同國家，及世界一個國家的趨勢。自然像這樣的階段，或因世界形勢的變化而縮短，自聯盟以迎接世界最後戰爭，直即接現世界的統一，亦未可知。然而像國際聯盟這樣，一方面既沿着國家聯合的路線；另一方面又走着依民族自決使小國分立的相反途徑的矛盾，自非絕對排斥不可。民族協和與民族自決，大體上是反對的和對立的。

這樣看來，東亞聯盟的機構是絕對應該避免像國際聯盟機構那樣受強國的專斷與左右的。這應該由同志精神的結合漸次使它強化起來。如用強權迫令成立，以沒有精神結合的人們來處理它，這是非嚴重警戒不可的。

國際聯盟與我們所主張的東亞聯盟，根本的相違有如上述。則對於因聯盟二字，直即將東亞聯盟當爲與國際聯盟同類的人們，除極力促其反省外；對於東亞聯盟，即使留下一點國際聯盟同樣的霸道主義的色彩，我們也是反對的。（選自東亞聯盟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大東合邦論

平野義太郎作
黃伯青譯

——東亞聯盟論的先驅，樽井藤吉的興亞思想——

一 大東亞邦論

樽井藤吉的「大東合邦論」(明治十八年起草，明治二十三年發表，明治二十六年以單行本發行)所包含的內容是：要使全亞洲黃種諸民族從白人的支配束縛下解放，使那些各邦成爲獨立自主之邦，由這些各邦聯合建設「亞洲黃人國的一大聯邦」，來共同防衛全亞細亞，更由東亞二大民族的中日提携，使後進的南洋各民族「脫離白人的羈絆」，處於大東亞的這些一切民族，依其地理的接近形成集團的一大聯合。近隣國家倘能互相親睦，患難相救，則東亞的和平就能確保，肥沃的大亞細亞全洲集會興隆起來——這樣的一種興亞政策。

近時的大東亞共榮圈論，可以說是繼承了明治時期這許多理論的發展，無論回溯到大井憲太郎(平野著，馬城，大井憲太郎傳，昭和十五年)的興亞政策，或這樽井藤吉的「大東合邦論」，乃至荒尾精的興亞政策等，都是應該充份檢討的。大東亞共榮圈東亞聯盟論，在最近數年的經過中，倘若有人認爲是像現在所構想的東西，那是無視着對於東洋近代史的葛藤與推進會作正面反抗的先人之理論的活動的吧。樽井活着的時代，還不是今日布洛克形成的階段。但關於廣域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的基

礎問題，樽井的興亞思想，可以說是它的先驅。

可以和中國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思想相對照的，已經有在其先所提倡過的許多日本的大亞洲主義論，而樽井的「大東合邦論」亦是其中之一。這個「大東合邦論」的特色，在於無論是論及東洋各民族的共同防衛的同盟，或以此為目標的中日提攜根本的途徑，乃至因南洋各民族的解放而完成大東亞聯盟，與南洋富源的開發，及向南方的拓殖發展等，都是非常澈底的。

貫穿大東合邦論全體的基本思想，未必祇是樽井氏的思想，這可說是當時興亞民族運動的一切先覺者所共通的；但樽井氏的「大東合邦論」特別有其特色，使他與其他論者有異色的是，他主張全亞洲所有民族一致團結，結成同盟軍，共同防衛白人帝國主義的侵略，挽回東洋的衰運；為完成興亞的大業，大東亞各國應以日本為盟主結成大東亞聯盟。

當時西力東漸的巨濤，澎湃地震撼着亞洲的天地，且將併吞着全亞洲。如英國侵略緬甸，奪香港，法國佔領安南，割取泰國的一部，俄國收西伯利亞於手中，迫朝鮮的背後，且欲衝入北滿。他說：

「彼白人欲殄滅我黃人之跡，有歷歷可徵者。我黃人若不勝，將為白人之餌食耳。勝之道，在養成同種人一致團結之勢力耳。各種人應與同盟軍。」（一四二頁）

所以由亞洲諸民族共同防衛亞洲，乃是亞洲諸民族全體的共同使命。特別是日本在其中更應急從內治的改革而養對抗的實力。「夙早察知白人之非望」，不但以此大東亞聯盟的指導者自任，而且說過後進民族應該學取明治維新的改革而以日本為盟主的。所以全亞洲諸民族應以日本為盟主而與共同防衛的同盟軍，是由「東洋社會黨」的創設者，樽井藤吉所提倡的，

這個「致亞細亞黃人國之一大聯邦」的大東合邦的目標，是對全亞洲的白人侵略作共同防衛，自「白人的束縛陸梁」解放，及謀東亞之興隆，與後進諸民族之革新，「使成爲自主獨立之邦」等。因

此，革新這個「亞細亞黃人國之一大聯邦」的構成份子的各邦，改革官吏支配的制度，增進其固有的文明，啓掖並指導其富強，培養足以對抗西力跋扈的大勢之力，確保其自主獨立的地位，這是在樽非氏的「大東合邦論」特別強調的。

「大東合邦論」最優秀的特色，是由東亞二大民族的日本與中國之真正的提攜與合作之大東亞聯盟（大東合邦）的實現。

東亞聯盟的盟主，指導者，是工業化的日本。可是能够擔當東亞聯盟的軸心的先進民族，除了東洋本來爲兄弟之邦的二大民族日本與中國之外是沒有的。「若黃人中無此二國，則彼白種人將蹂躪我亞細亞全洲，奴隸我黃種之兄弟矣。」然這兩國「相合則足以制白人」。反之，「中國若不望與我在東方之日本相親，則將共受永遠不測之禍」。「我日本雖望清國之富強開明，而清國乃不望與日本相親」。『清廷反而嫉視日本國運之日進，陰陷日本。』或弄結俄策英以夷制夷的奸策。所以「白人將必出之以離間此兩國之策乎？」因而警告：中國人必須留意此第三國之離間策，勿爲西人列強之所乘。

當由中日提攜結成大東亞聯盟之際，特別置其重點的是由中日合作以開發南方，又以解放南洋諸島的落後各民族脫離白人羈絆，而完成這個東亞聯盟。

他先就解放與扶翼南洋後進各民族以完成東亞聯盟說：

「我東方亦分清道，以謀南洋羣島之拓殖，使其蕃民均霑文明之雨露，則不出數十年，亞細亞黃人國之一大聯邦可致也」。

「今我日人欲使南洋羣島脫白人之束縛。」

然而單以日本來完成它，這不是獨力之所及，而是一種全東亞的共同事業。「若合朝鮮以備俄國，約清國以分勞，則非獨立之所及。我日本固以和親爲人生當務之要，豈不擴充其道而念及各種人耶

？』（一四二頁）

大東合邦論眼目之所在，在依中日合作以結成東亞聯盟，兩國互相提攜，誘導南洋諸民族「解放殖民地的緬甸，馬來，安南，印度使其獨立，使這些安南，泰國，緬甸，馬來半島，印度脫離白人的羈絆，挫英人之驕慢，挽回這些亞細亞人之衰運。」如此一來，這些南洋，印度各民族能够聯合，亞洲必可興隆，荷印菲律賓以及其餘四方諸國必不招而自來；因此「在英荷等支配下圍繞着敵側的民族，便成爲側面的援助者了吧。」在這個時候，中國能向南方進展，進而參加提攜，則將在歷史上受了中國的文化，思想所影響的安南，泰國，緬甸，馬來半島諸民族，置於其新的影響之下，不是中國真正可取的政策嗎？——比較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論早約二十年的樽井藤吉之大東合邦論，在這一條上已經明白地提倡它了。

這一條因爲意味深長，特照原文引用於此：「漢族之志得伸於外，則有所自慰。且如安南國非其藩屬國乎？宜援之以復自主獨立之權；更聯合暹羅，緬甸，使馬來半島脫白人之羈絆。大起鐵道，開本國及印度間之交通，懷柔其土人，以挫英人之驕慢；唱大義以解同種國民之倒懸，則四方諸國不招而自來，是變反面之敵爲側面之援者也。清廷果有此志歟？」（一四〇頁）

二 樽井藤吉的興亞運動

樽井藤吉（嘉永六年——大正十一年即一八五三——一九二三）公布這「大東合邦論」之前，已經在明治十五年創立著名的「東洋社會黨」，又與「興亞會」（明治十三年創設）亦有關係；明治十七年與末廣鐵腸，中江兆民等同赴上海，尤其是當同年的中法戰爭，日本一部份的謀略，即對於日法提攜的中國分割論極力反對，特赴福州以實現其主張，這不只是從言論上，闡明大東亞合邦論是由日

華合作的興亞基本思想，而且是躬行了政治的實踐的。

「大東合邦論」是樽井在被大井憲太郎等的自由黨大阪事件，即爲剷除如朝鮮的閔妃，事大黨欲危社稷的蠱賊，而給與衆庶以安寧及幸福而惹起的大獄，所連坐了的獄中所寫的。（明治十八年）這個大井憲太郎的自由黨大阪事件的全貌，已在我所著的「馬城，大井憲太郎傳」（昭和十三年）詳細述過了，所以這裏不再重述；但樽井本來是與此事件沒有關係的。只是這時，因爲考慮日鮮聯邦論，會說於金玉均，這「大東合邦論」的實情，便成爲其主題。

總之，樽井在這個大井憲太郎等事件的獄中，執筆寫此「大東合邦論」，後因大隈，青木對於改正軟弱條約猛烈反對，第三度入獄之後，發表於明治二十三年，中江兆民所主筆，大井憲太郎亦參加的「自由，平等，經論」雜誌上，至明治二十六年收集以著作刊行。本文全部以漢文寫成，卷末揭「字內獨立國一覽表」，調查「土地」，「人員」等而表出之。其版權頁爲：「明治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印刷，發行兼著述者大和，宇智郡南宇智村四十五番地，森本藤吉」

關於故樽井藤吉氏之爲人及其事業，在樽井氏莫逆之友，故中村太八郎氏的生前，我曾從他屢屢聽過。在我與櫻井武雄氏共編著的「中村太八郎傳」（昭和十三年），也曾觸及樽井氏的事，關於「東洋社會黨」之輪廓與成立，「天物共有，協同會社，兒子共有，理學共殖」的結社目的之思想的背景，黨規，尤其是要使東方文明迴光反照，而冠以「東洋」二字，田中惣五郎氏所著的「東洋社會黨考」（昭和五年）已加以詳細考證，並載有足以看取關於樽井氏的爲人及其生涯的資料。

只是這裏不能不述若干的，是關於「大東合邦論」的基礎之樽井的興亞思想的實踐行動。

樽井在明治十五年創立了「東洋社會黨」的當時，似已表現出「大東合邦論」與後來他自己的行動，東洋人的意識是很強的，特別是反抗「白種人」的歐美列強之侵略東洋的白人對立感，是左右着

他的思想。又東洋與西洋的事情是各異的，所謂東洋社會黨與西洋社會黨是不同的。「東洋自古亦已有過社會黨」，他把鍋島閑叟公在天保壬寅年（一八四二）因佐賀藩將富豪所有地，二三十年間無稅租出，使小農自作的德政與均田論，認為是東洋社會黨的先驅，（田中愼五郎氏「考」一〇・四〇頁）那還是對抗着歐美列強的東洋侵略，策畫東洋的興隆，而東洋以日本為中心指導力而結成大東亞聯盟的話，這是自明治十三年時就懷抱來的思想。

試先從樽井等有關係的「興亞會」（後與東亞同文會合併的亞細亞協會的前身）來說，「興亞會」在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已經創立了興亞團體的端緒，樽井欲以此為東亞聯盟前衛志士的團體，從而創立了一個歡迎中國人與朝鮮人入會的「亞細亞合縱聯合之基」。這件事情，從「大東合邦論」下文之所示，則東亞聯盟在其基礎的前衛志士團體的本身，是必須先使大東亞各邦人士來加入的。

「我日本人夙察白人之非望，故嘗有設興亞會，欲以立異日亞細亞合縱之基者，清韓人入會者亦不鮮。必有知日人之志在保同種人之聯合者。余論大東合邦之事，亦在開眾邦入會之門，豈有他意哉？……而與之約合縱，患難相救，則其東方之勢自然堅牢，而得一意制西人之陸梁。」

以李鴻章為首班之中國官吏，欲以朝鮮為中國屬邦的明治十五年的朝鮮事件，而沒有對抗西力東漸之實力的中國，却是陷東亞全局的形勢於危殆的。結果樽井藤吉，與熊本的宗像政，鹿兒島的長谷場純孝，土佐的中江篤介，愛媛的末廣重恭，三重的粟原亮一等考慮，依他們的相謀確立對華方針，討論努力對於大陸的經營，樽井，中江，末廣，宗像渡華，創設「東洋學館」於上海崑山路，養成青年子弟，使其通曉中國的國語與國情。這個「東洋學館」，成為後來荒尼精的日清貿易研究所，及東亞同文書院等先驅的一個值得紀念的存在。這個「東洋學館」的創設，與樽井東洋社會黨的創立是同年的明治十五年。

樽井藤吉不限於這個「東洋學館」，即在熊本也是創立了日本的最初的中國語學校。這是游說佐佐友房而設立了的。「田中愨五郎氏前書三一頁」

在明治二十二年憲法頒布，二十三年第一屆議會成立當時，日本人的氣魄不只是對於中國，連全東洋，全南洋也是要雄飛起來的。田口卯吉，鈴木經勳等僅僅乘着一隻九十噸的帆船「天祐丸」，便巡航着關島以及玳里拉羣島，葉樸，巴拉奧，普那畢羣島，對南洋貿易着了先鞭，又「南洋巡航記」(明治二十六年刊行)也可算是日本社會學者最初觀察內南洋羣島原住土民的社會狀態的記述。

小澤裕郎，福本日南，白井新太郎三人發起，大井憲太郎，中江兆民，近衛篤磨公，岡本柳之助，志賀重昂等贊成所創立的「東邦協會」(明治二十三年)，是以調查研究東洋，南洋各地的地理，商況，兵制，殖民，國際事情，歷史統計等爲目的，爲達到此目的，派遣探險員於各方，採取設立關於東洋，南洋的圖書館與博物館的方針。其究極的旨趣，是因此鼓舞並獎勵了日本人對於東洋與南洋的雄飛。在第一回東邦協會總會席上，副島蒼海伯爵會說：「本協會之目的，雖專在學術之上；但只是講東邦的事情，對於太平洋的研究，徒講徒識，究有何用。本會之創建，即爲求使講究之結果而移於實行之道。」又該會旨趣書並云「以導未開之地，以扶不幸之國。」

明治二十二年，由田口卯吉的「天祐丸」之內南洋的「南島巡航記」，與此東邦協會的高橋昌，調查過南洋新喀爾德尼亞島方面，對於太平洋羣島的認識，實給與很大的力量。

東邦協會設立旨趣書的，「以導未開之地，以扶不幸之國。」不只是樽井的「大東合邦論」，而且也是貫徹着後來赴新加坡及泰國，與南洋各邦策動聯合的大井憲太郎(明治三十一年)的思想的。關於這一點，當中法戰爭時代樽井藤吉的見解與行動，是足以使人充份理解「大東合邦論」的基本思想的。

明治十六年，樽井與中江兆民等赴上海時，陸軍中尉的小澤豁郎（澤之化名），曾有過與哥老會相勾結，向法國購入軍需品，期於明治十七年（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正月元旦攻打福州城的謀略。那時樽井的意見如次：

『中國之危，衆目之所見，吾日本若舉國助之以圖東洋之昌隆則宜；若爲法國所利用，使白人之勢力東漸，而導日本命運於危殆，實絕對不宜。我志士數十百與中國之哥老會即聯合而陷福州，其結果亦不過爲法國獲得火中取栗之結果。法國不出明年五月即可與中國結成和議的吧，那時日本的立場將如何呢？』

於是樽井帶着譯人留長髮，赴福州，覺悟以死而說小澤，使其停止此謀略。

樽井在其自傳「實歷」中，很得意的叙着：

『當時，予若抱反對之意見，使澤氏勾結哥老會，借兵器於法國，燒却福州城時，自益成爲大亂，殺戮無辜人民不知幾千萬。而且日本之有力者與指導者等成爲主謀者，假法國人之虎威以攪亂清國，清國人對我日本人之感情果如何耶？使阻止之於未萌的功績，雖隱不爲世所知；但若無棄家作惡予以補償前罪的自信決無所成。』（見田中氏前書一五八，一六頁）

抵抗西力跋扈，排斥與西力妥協的謀略，無論如何必欲糾合大東亞圈內的東洋諸民族，扶翼與革新後進國，『以導未開之地，以扶不幸之國。』（東邦協會設立旨趣）的基本精神，即使當如此福州謀略事件，也是由樽井實踐的。

此種基本精神：『我東方亦分清道，以謀南洋羣島之拓殖，使其蕃民均霑文明之雨露，則不出數十年，亞細亞黃人國之一大聯邦可致也。』是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的經綸。這即在今日也還是一件可以充分參考的事實。

（譯自「知性」十月號）

中日關係的過去，現在，將來

中山優

中日共命運的時代

一國的政治，是一體的東西。注重國內的，是內政，接觸國外的，是外交。這只是一物的兩面而非兩件不同的東西。在個人的場合，情形亦屬如此；因此在個人的場合，如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一貫精神，國家的立國根本指導精神，亦必立於同一的世界觀之上。

大學謂：「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對於國家確是不朽的真理。中日兩國今天不幸的原因，就在缺少貫通彼此國內國際的明確的共通指導理論。不過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在中國，國際理論有孫中山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國內建設則有三民主義。然而大亞細亞與三民主義間的關係又怎樣的呢？因其並沒有具體說明先後本末的關係，所以使後進者難免陷於歧路，所謂「微言大義」的範圍，其真正的意義，由於最近汪先生的「三民主義理論與實際」，方始得到闡明。在日本也是一樣。在日本，以「東亞保全」爲最高國策，亦由來已久。不過隨時代的變化，其具體行動不免有多少變化。此次中國事變以來的近衛聲明，提出「東亞新秩序」的口號，在提攜之道上有了更進一步。但仍不免有語焉欠詳之感。我們應得更進而加以科學的批判，予提攜之道以再組織。

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和明治維新（一八六七年）是互相影響的。約從這一時代起，中日兩國

開始走進了同一部的世界史。自西洋產業革命後，機械文明的發達，使世界各國間的距離縮短了，在七十年以前，自東京到大阪要十天，今日自東京到南京只要一天了。迄第一次歐戰止，日本是農業和粗工業國，今天已成重工業國，中國則尚在粗工業時代。中日相互鄰接，幾是自古以來的天命，但中日兩國間的關係，却不得不隨世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近百年來中日關係概觀

將近百年來中日關係一加概觀，大別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在中國是鴉片戰爭，在日本是浦賀開港以來的中日戰爭（一八九四年）及日俄之戰（一九〇四年）是時日本明治天皇駕崩，中國恰當滿清末年民國開始的時代。其時中日同是東亞的部分存在，同文同種的觀念很普遍，所以中日關係是很圓滑的。這理由是：（一）中日兩國同在西力東漸的壓力之下，故有唇齒輔車的自覺。（二）有原來的東方文化（主要是儒教）爲共通的教養，日本對於中國不失尊敬。（三）明治維新完成的日本，以其新銳的氣魄，防止了俄國的南進，因此使中國及東方各國都感到興奮。

因爲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就是中日戰爭，也不以民族戰爭的姿態出現，而且是東方的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戰爭；中國不但不抱怨戰勝國的日本，倒反急起加以模仿。起於此時的中山先生的革命，其最大的同情者就是日本，這是最大的證據。

第二期大體上以明治帝駕崩（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變爆發爲止。是時在日本恰從大正時代到昭和初期，在中國則係以辛亥革命爲始。經十五年間的軍閥時期，由張學良入黨而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的勢力進入滿洲的時代。

當時世界值得注目的事件，是凡爾賽條約後的英法制霸世界，美國以九國條約主角的資格而成爲

東方最大的發言者，俄國因革命而由共產黨造成一種特殊情況。中國不論在物質上，教育上，都是處於英美的壓倒影響之下，日本則完全陷於世界孤立狀態。幣原外交企圖求其出路於和中國的新興勢力作全面的提攜，但幣原外交所根據的世界觀的本身，不獨未能解脫英美的支配，反而不免受國內外的夾擊。因此站在世界經濟指導地位上的英美法蘇各國，漸漸採取封鎖主義，中國亦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爲其強化本國民族主義的手段。

「世界的」與「普遍的」時代

此第二時期，使中國和日本從自原來的東洋存在躍進而成爲世界的存在。日本和英美共同成爲三大國之一，中國因爲其自身成爲上述三國的爭霸場，即所謂半殖民地的理由，又從世界的存在開始結成自己的民族主義。這一時代的思想文化的中心，是所謂「世界的」，這世界的三字的意義，和歐洲乃至蘇聯是同意的。「普通」被人尊重，「特殊」被人輕視，大家都認爲西洋是先進國，東方是後進國。唯物史觀同爲中日兩國所共唱，從而第一時期「同文同種，唇齒輔車」的口號，遂爲否定了，其間甚至發生鄰國親善不可能的論調，中日兩國國民間聯繫的精神的紐帶，遂被解除，各各專念於各自的單位。在這種狀態下，兩國發展到一定時候，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

第三是滿洲建國運動一直到今日的時代。

照辯證法的說法，第一期是正，第二期是反，現在的時代乃是合的時代了。這一時代的特質，明暗各半中的明的部分，正在逐漸成長之中。就世界的意義言，這一時代是國家聯合的時代。第二次歐洲大戰的結果，恐怕英國將終了其歷史的任務，而由德義軸心創造出一個歐洲的新秩序。

以蘇聯爲中心，北方又自行結合爲一單位，以美國的門羅主義爲中心，又正在結合一種單位中。

因此今日以後的世界，已不再以從前的一國爲單位，而將由同地域的若干國家聯合起來，結成國防和濟經上的同一單位。在這樣的時代和大勢之下，東方的地域，亦不得不一加反省其「天命」了。

現時代的幾個特徵

筆者能舉出這一時代的特徵如下：

(一)世界思潮的變化——由普遍的客觀到具體的特殊性，由抽象的世界觀到實踐的世界觀，民族及民族主義的再發見；就我們言，即是通過東亞的特殊性，由我們自己的體驗，而自主的透視世界。

(二)精神生活對唯物史觀的優越——政治對經濟的先行。思想的成爲政治推進力。這就是表示東方道德的再建。也就是「政正」，「德本財末」，「性善」及「氣質變化」等思想的復活。霸道乃係功利主義，是物理的，是利己主義，換言之，即是唯物思想。唯物思想的直系是階級論，但只要階級第一主義存在一天，民族主義就不能成立。要成立民族主義，不得不反對唯物主義，反對霸道而贊助王道。這些就是時代思想的主潮，在中國言即是固有的王道，在日本言就是皇道。

(三)滿洲事變——這一時代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潮，由於此次事變而更加一層強化了。現在任何人都不能否認中國的民族主義。而且爲圖完成東亞新秩序起見，我們必須認識中國的民族主義並予以強化。新中國的民族主義，應首出自覺其不拔的地位，遂選擇聯合提攜的對象，從而其民族主義的限界，是應該有止境的。提攜的對象，當非英美而爲日本，中國和日本爲發展自己的民族主義起見，應當採取彼此唇齒的態度。

(四)最後，這一時代的特質，是日本也自覺了其使命。隨滿洲事變的發生，日本起了國體明徵的呼聲，即在最近的新體制運動下，所稱爲的臣道。這是一種日本的獨特的世界觀，近衛聲明和板垣

聲明，就含有這種日本的新理想主義，日本排斥從來的歐美追隨主義，深深覺悟了東亞的自覺，這裏有二點表現。

滿洲事變的意義

一即是滿洲國的建設，在滿洲事變之際，日本曾提出三項方法。滿洲爲中國的一部而成立爲一高度自治區。但欲辦到此點，中日直接交涉，須以肝膽相照。但當時國民政府對於幣原外相的這種提議是拒絕了，由於誘致國際聯盟的干涉，更使此事成爲不可能。第二，即是日本合併滿洲，第三，爲建立一既非是中國的，亦非是日本的，而是民族協和的所謂王道樂土的新理想國家，所謂不是中國的，亦不是日本的，即是意味中日共同的一個新的國家，換句話說，就是聯繫中日的一座橋樑，當時日本並不合併滿洲而創造之爲一新的國家，並不是出於恐受歐美的壓迫。爲甚麼呢？因爲在任何的場合，總是免不了受英美的干涉的。事實上日本爲了承認滿洲起見，所以不得不退出國聯。所以日本的不採取合併政策而選擇「獨立」，是由於不主張功利的機會主義。因爲恐怕合併滿洲將結中日兩國的百年深怨。那時前後，日本的東亞自覺尙不十分明顯，却正在以漸次的自覺醱酵起來。

第二是近衛聲明。認爲近衛聲明是一種僞善，不免是本末顛倒之見。實際上日本的東亞自覺，是以近衛聲明的精神體現了的。只是因爲日本過去的情性很强，加以由於中國方面的抗戰影響，所以未能使此種精神十分客觀化。以原則上想來，日本對於中國可取三個方法：第一是盡力所及侵略中國；第二是和英美蘇聯談判瓜分中國；第三以正面認識中國的民族主義，強化中國國家的統一，由此而實現中日全面的提携。但因爲一方面中國的民族主義業已成長，另一方面世界大勢已入國家聯合的階段，所以（一）（二）兩項的方策是終於不得成立的。從而中日兩國的全面的提携，才是中日共同唯一出路，

近衛聲明就是以此出路的自利利他的大原則。

右述四點，是第三期，即今日時代的特質。

結成東亞聯盟的必要

綜合說來，第一期是在西力東漸之下，中日兩國共同保全亞洲的時代。第二期是英美形成世界霸權，中日兩國追隨英美，因此而造成兩國互相攻擊的時代，第三期進入了國家聯合的時代，世界已經結成四個集團。就是我們不得不作優勝劣敗的競爭時代。

通過這三個階段而不變的第一義的問題，除中日提携之外無他。像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又如日本的東亞保全論，根本的主張，繼續流行到今天。然而這所以迄今為止尚不能實現的原因，第一是因爲中國的軟弱，第二是日本缺少東亞的自覺，從而缺乏作爲國民常識的明確的指導理論。

第一，將來防衛東亞的實力，單是日本不行，單是中國也不行。日本強，中國弱，那麼就全體防衛東亞的力量言，是不完全的。在過去，日本比較實力充實，中國則久已無力。因爲中國無力，所以墮爲治外法權的半獨立國，爲應付自北方露骨入侵的外敵起見，日本不得不在滿洲蒙古的區域建築防衛東亞的根據地。可是這種舉止，對於長期來的中國民族主義是難以容忍的。由此才發生了中日對立的原因。結果就釀成了滿洲事變以來的中日戰爭。歷史的進程是非常微妙諷刺的。此次中日相戰的結果，中國的民族主義是昂揚了，中國的民族力量是非常強大了。這次戰爭的物質消耗雖屬莫大，但中國的精神力量，却開始顯了獨立的性格。如果中日將來能方向一致，給與中國以新的武器，那就必然會在中日兩國相互提携之下發揮防衛東亞的力量。

第二，日本現在已確立了新的指導原理。滿洲建國精神即是。誠然，即在今日，滿洲的狀態還不

是完滿的。但因此而看輕滿洲國的高尚理想，却是錯誤的。滿洲建國是新的價值轉換的運動，我們確唯有東亞聯盟的結成，才是東亞各民族的共通出路。其結成的條件，是以中日滿三國（一）各自的政治獨立爲前提；（二）結合成國防同盟；（三）根據合理的立體經濟的提攜，提高東亞的全生產力；（四）對於既成的文化予以經驗的批判，承繼並發展我們過去的遺產，而創造新的文化。總之，爲顧及大東亞五億民族的運命起見，我們在處理中日間種種具體問題的時候，在任何場合必須在根本上採取建設者的態度。（雷沙節譯自東亞聯盟十二月號）

駁東亞聯盟反對論

日本東亞聯盟協會

東亞聯盟的信條，乃遵着八紘一字之世界史意義，以扶翼天業爲東亞聯盟的實現。在這意義上，我們無論對於怎樣的反對論，即使它是不誠意的批評，也是準備以謙虛的心情加以傾聽。

在最近所有的議論之中，『國民評論』雜誌五月號所載野村重臣氏所寫的『東亞聯盟論批判』一文，是東亞聯盟反對論之一。

野村氏對於一月十四日的內閣決議，斷爲係指東亞聯盟論，並要求：『政府對此嚴重取締。』

對於這個批評，我們與其答辯，不如認野村氏爲一個同志。我們只要借用該雜誌所載古賀斌氏的『東亞聯盟與我主權』論文中的話，就足以答復了。

古賀氏說『試檢昭和十三年（民國廿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謂近衛聲明的內容，或在昭和十五年（民國廿九年）四月廿九日日本派遣軍司令官的布告：『告派遣軍將士書』一想到顯然浮出的東亞聯盟四字，則我們對於這個運動洋洋的展開性，只有感到驚奇，只有認識其正當性；其不合法性我們是不能看出的。』又云倘若一月十四日的閣議是表白要禁止東亞聯盟的話，則在可稱爲代表上御一人地

位的『派遣軍司令官布告之間，豈不構成重大的矛盾，而發生嚴重的問題嗎？可是這回的事實，與此是全然相違的。』——古賀氏是這樣肯定了東亞聯盟論。

這與要求對東亞聯盟論『嚴重取締』的野村氏的所論，雖相矛盾，其實可以說是真正的同志。

二

野村氏批評的對象，是根據日本東亞聯盟雜誌二月號卷頭的『告』，及三月號『主張』的『繫信於大信者』，四月號『主張』的『放逐國際聯盟的幽靈』，而展開其縱橫的論陣的，其內容歸納起來，不出左列二點。

一、東亞聯盟論之思想內容，是與國際聯盟論的本質無異的西洋的功利的國際主義。

二、東亞聯盟論，是對中國抗日主義者要求妥協與和解的敗戰主義。

第一點，東亞聯盟論與國際聯盟論的本質異同論，占着這篇論說的大部分，茲略分數項加以指摘。先就歷史觀說，野村氏捉着上舉『告』中所述：『國際聯盟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犧牲，歐美人痛感國家對立不利的結果。其思想是與自國家對立的時代，向國家聯合的時代進展的人類歷史傾向合致的。所以從其當初的意圖說，是沒有否定其啓蒙任務的必要的。』他說：

『國際聯盟前的時代和國際聯盟時代的對象，即國家露骨對立，不辭武力戰爭的武裝和平時代，和以契約關係代替其對立的不依武力戰爭解決國際問題，而主要的依協議或會議的國際協調時代，不是相違的嗎？將它作國家對立時代的分類，已經是錯誤了。……』

但我們是誰也不會把國際聯盟前的時代當爲國家對立時代，把國際聯盟時代當爲國家聯合時代——這樣確然區別過的。我們只是說：人類歷史的傾向，是自國家對立時代，向國家聯合時代移行，國

際聯盟是與此歷史傾向相合致的。國際聯盟的實際，雖已化爲英法等強國的傀儡；但從其當初所表明的，則由一種可以認爲國家聯合朕兆的自決的民族協議，以招致世界和平之點看來，其啟蒙的一點任務，是應該承認的。

否則，日本之參加聯盟，就不免近於無謀了。日本所企望的是由萬邦協和的世界絕對和平。國際聯盟成立的意圖，也是世界各國協議以招致和平。因爲這個緣故，大正天皇才使參加國際聯盟，而日本的肇國精神和國際聯盟的旨趣，在當初是被認爲不悖的。

我們相信的歷史觀的大勢，今日的世界因政治，交通，通信，產業，文化等進展的結果，空間距離已被縮短，在地域上近接的許多國家，便成爲一羣而形成國家的聯合，尤其是因爲這次大戰，目前正分爲幾個集團，即東亞，歐洲，蘇聯，英美，是無可否定的。所以今後世界因爲孤立之不足恃，無論如何非糾合多數東亞國家以形成國家聯合不可的。東亞聯盟便是這個國家聯合的具體政策。因此，漠視這個世界的大勢，不足以理解人類歷史的進展性，要否定國家聯合理論的歷史根據，不能不說是時代的色盲。

野村氏又說我們定了國際聯盟『當初的意圖』——即其理想與精神——，而承認其『啓蒙的任務』，並共鳴之，追隨之，而構想了東亞聯盟論；所以指它爲國際聯盟論的『複製』，與『縮小再生產』——但我們因爲國際聯盟的變質，與『當初的意圖』，是完全脫線的，只好要求該氏對其末路加以認識罷了。

三

我們這裏有一論東亞聯盟與國際聯盟異同的必要。

東亞聯盟與國際聯盟，雖同爲適合人類歷史發展的傾向，但歷史過程的內容是變化的。例如指導

的精神，後者並沒有清算去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渣滓，這是因爲其主動勢力的英法，本來爲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之故，所以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犧牲，痛感國家對立的不利而造成的。他們雖在朦朧中觀察到這個新時代動向，實際上却不能把握那時代的指導精神，結果使可爲新時代指導機關的國際聯盟，與『最初的意圖』，成爲完全不同的機關。於是便如野村所指摘的，成爲『國際聯盟時代，是國家被改裝的對立時代』了。

反之，東亞聯盟是徹底清算過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以後發足的。以英國爲發祥地的自由主義，曾隨着英國之獨霸世界，爲過去二世紀的指導精神。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蘇聯，義大利，德國起了全體主義，尤其是第二次歐洲大戰德義驚人的勝利，使世界代以全體主義的指導精神。東亞的現狀，也是立脚於東洋的道義與文化的傳統，而且經過近代思想洗鍊的新世界觀；在大勢上是作急速度地發展的。新秩序建設運動便是這個，我們稱它爲東洋的全體主義。

東亞聯盟與國際聯盟的構想，其本質的差異，且再說明一下。

東亞聯盟結成的基礎條件，具有國防共同，經濟一體，政治獨立，文化溝通四種。(一)關於國防共同，前者是爲防衛東亞，對付歐美羈道主義者的聯合進攻，完成足以擊退的國防力。後者如野村氏所指摘的，不過是回避國家間的『武力衝突』而締結條約與縮少軍備而已。故東亞聯盟的國防以備外敵侵入的最高國防力爲必要，而國際聯盟的武力却是備內的武力。(二)關於經濟一體，前者爲防經濟圈一元的計劃，即在聯盟，經濟共通，於東亞適地建設適當事業，以期確立東亞國實現有無相通的綜合經濟建設。這種經濟一體的政策，與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所謂集團經濟是根本不同的。在彼是爲本國利潤而編成殖民地產業，即使壓仰適地的適當事業，也必欲獲得既成資本的獨佔利潤，在我如爲日本利益而犧牲中國，滿洲的適地事業，也要斷然反對，要之在經濟上乃企圖各國家的適當發揮

。(三)關於政治獨立，前者聯盟國家間，必須尊重內政的獨立，但從國家聯合的性質說，東亞聯盟的立場，在向外部表示意志的場合，應經過協議或受限制，也是必須理解的。後者是英法等強國，對弱小國家霸道政治的支配。(四)關於文化溝通，前者爲東洋文化的創造，後者爲各國文化的變化而已。看過上述的指導精神及國防，經濟，政治，文化的基本條件，對於東亞聯盟與國際聯盟本質的差異，我想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東亞聯盟是防衛東亞的血盟，發展而達東亞大同的階段，故聯盟內之交，必爲寬容的，同志的，而且非內優外強不可的。然而國際聯盟對內是嚴肅的，而且是強壓的，野村氏對於東亞聯盟之交爲同志的結合雖加以非難；但我們所抱的信念是：若在異民族不能結實的主張運動，無論以怎樣美詞粉飾，或大聲疾呼，也決不合於肇國的大精神的，在這種意義上，現在東亞聯盟思想和運動，已在中國全面展開，實在是使我們從心歡喜的。

四

第二，野村氏繼論說：『東亞聯盟是對中國抗日主義，在平等對等的條件下，要求妥協與和解的敗戰主義。』究竟是這樣的嗎？

野村氏引用繆弑氏一文所說：『特別是聯盟二字，能引起中國人的興味。所謂聯盟是國家與國際平等的聯合，在現在中國民族意識這樣旺盛的時候，只有肯以平等提攜的民族才能和他做朋友。』而斷言其思想爲西洋民族的利己主義，並說：『東亞聯盟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一點無所貢獻，却像供給中國民族利己主義者以武器，使其作對抗日本運動似的。換言之，乃對中國的抗日主義者，要求妥協和解的敗戰主義。』

對於這點，我們以所謂近衛聲明的內容答復他是至當的。即：『無論如何，欲期中日提攜與合作能有實效，必須立於中日平等之原則。……』根據中日事變一年半經驗所發表的日本政府處理事變

的根本原則，便是規定『中日平等』的。

繆斌氏的『平等的聯合』也是與此合致的。野村氏竟歪曲『平等的聯合』的意義，甚至稱爲『敗戰主義』，其心情委實可憫！

假如說：『我勝利了，我要支配，來握手吧！』即使有誰伸手，也許是受着強權而陽奉陰違，這要使中日提攜合作能有實效，是決無望的。因此無論你怎樣叫着大東亞建設，也只是大言壯語而已。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從速放棄這種優越感和強權主義，立於『平等的原則』，作『平等的聯合』。

野村氏又批難說：『東亞聯盟這樣的近代思想，是避難就易的功利主義，是想以最小努力獲最大效果的經濟主義，結果不脫以口頭的努力而實現目的的謀略主義。』但這是風馬牛的話。東亞聯盟論的目標，在於結合東亞各國十萬萬人的民，要依那樣功利主義，經濟主義，與口頭的謀略，使他們共同擔負東亞的命運，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已感到世界筆直地向着最後戰爭驀進的迫力。這個近迫來的最後戰爭，是東西兩文明的決勝戰，我們已直而着這個人類歷史空前絕後的重大難局。倘若能正視這個嚴重的狀態，相信這正是東亞各民族決然奮起，一掃過去所有惡感，而完成大同團結的時機。我們只有邁進於東亞聯盟結成之一途而已。在這種意義上，東亞聯盟論絕對不是敗戰主義，勿寧是最積極地東亞建設，與世界最後戰爭的必勝論。

最後我們倘若率直地說：野村氏所可惜的，好像對於東亞聯盟還沒有研究的樣子。只是從雜誌的主張論說中，拾到片言隻句，而且是從獨斷的，半面的見解，發揮他的理論而已；所以對於我們是無所啓蒙的。

該氏如能對東亞聯盟作根本的研究，我們希望他能熟讀『昭和維新論』，『東亞聯盟建設要綱』，及『世界最終戰論』等，以貢獻於東亞的興隆。（博文譯）

駁古賀，藤澤，八重樫諸氏

對於東亞聯盟論之謬見

日本東亞聯盟協會實踐部

反對東亞聯盟的論調，近頃頓然消沉了。當一月十四日的閣議決定之後，實在相當囂然，所以在報上，雜誌上，單行本，或是演講浮說，都對東亞聯盟加以惡意的批評。

在這些反對論之中，並不是一無足以傾聽的；但多數却是故意要作反對的反對獨善論，或拾片言隻句如摸索大象的羣盲論。特別感到異樣的，是這些反對論，都像是活躍在某種政治謀略線上的樣子，這實在是極不愉快的現象。倘若這是日本政治上的惡習，則為國家的前途不免是一種隱憂。

最近的反對論，在雜誌上頗苦難於發見，只有在國民評論七月號，有一篇古賀斌氏的『關於興亞團體統合的意見』，提及數語，批難着東亞聯盟論的皇王一致而已。

在單行本方面，大政翼贊會東亞局部長藤澤親雄氏，於其所著：『我國體與世界新秩序』的國體與外交一章上，規定東亞聯盟論為民主主義，而加以非難。又該局庶務副部長八重樫運吉氏，在其力作：『國防國家之理論與政策』的第五章『國家的基本性格』之中，特設一目，專論東亞聯盟論，而且說：『予對之有根本之異議』。

我們對於這些反對東亞聯盟論，在這裏略述所見，以促上述三人的重新考慮。

二

古賀斌氏批難的要點，歸納地說：

『依皇王一致的概念而規定的東亞聯盟運動，……其原理與皇王一致的原理，是與我（日本）國體相矛盾的。』要之具有皇王一致的概念，以王道爲指導原理的東亞聯盟論，是被他認爲與國體有矛盾的意義的。

這種皇王相異的反對論，在所有反對論中是最執拗的。我們固然不是學者，所以學問的議論，且讓學者去研究。我們且以外行人，一吐露日本臣民的信念，以代替我們對於這些反對論的說明。

東亞聯盟論，用着『王道』一語，是對於霸道，而不是對於皇道表示相對的王道。我們根本也不想到皇道的相異。

日本的特色，是世界無比類的國體，即現人神永遠存在的大事實，此道乃施之中外而不悖。這是歷代天皇在其詔勅之中，以皇王爲同意義而用的。例如天孫降臨的神勅，在『日本書紀』上有『可王之地也』。在明治大帝賜軍人勅諭中亦云『勤勞王事』歷代天皇既然將皇王二字爲同意義使用，我們臣民隨便用那一字也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倘若以爲天皇的意見是以王道爲惡的，則應直截停用它；要之，必須有『承詔必謹』的心境。但若有人以王道爲可，以王道爲不可這樣批難，那簡直是批議歷代的詔勅，這是斷斷不行的。

所以古賀氏對於東亞聯盟論的指導原理的王道，批評說『依皇王一致的概念而規定的東亞聯盟運動』，『皇王一致的原理與日本國體相矛盾』，是不妥當的。而且這種言論反而是可責爲與國體相矛盾的。

在這種意義上，「皇道」與「王道」，任用一個都行。但其選擇是應該慎重的。所須考慮的是要奉副天皇的大御心，應該怎樣選用那一個。

「皇道」一語，對於最近日本國民的感情已馴熟了；但在東亞諸民族的生活感情上，還是一個生疏的名詞。一到他們的生活感情，自己熟悉皇道一語，自動地要求「皇道」一語的心境，那便可以用它。我們正努力促此機會之速降臨，相信這才是奉副大御心之道。

三

其次，藤澤親雄氏批評的要點說：

「（一）東亞聯盟主義是平面平等的民主主義。（二）依九月二十七日成立的日德義同盟條約第二條，即「德國與義大利國，承認並尊重日本國在大東亞建設新秩序為指導的地位。」所規定的，將因東亞聯盟而自然解消了。（三）「東亞聯盟論的民主主義思想，不是建設新秩序真責任所歸趨的中心。它將使宣揚大義於八紘，化坤輿為一字的創造力，無由抬頭。」

第一項，說東亞聯盟論為民主主義的議論，是最多的反對論。這都是起因於他們沒有充分研究東亞聯盟論的緣故。東亞聯盟論之不是平面平等的民主主義，但看其指導原理為基於王道的民族協和主義就明白了。發祥於英國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隨英國之稱霸世界，成為過去二世紀的指導原理；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蘇聯，義大利，及德國團體主義，全體主義之興起，尤以因第二次歐洲大戰德國驚人的勝利，世界似將代以全體主義的原理了。

這個新的指導原理，是超越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與止揚全體主義，因此即就結成東亞聯盟的基本條件之政治獨立，國防共同，經濟一體，與文化溝通而言，其本質也是與平面平等的民主主義和國

權的全體主義之結合各異的。

照藤澤氏的口吻，因第二項日德義條約的第二條有：『德國及義大利國，承認並尊重日本國在大東亞建設新秩序爲指導的地位。』的規定，所以認爲乃解消平等的關係，而就指導的地位，其優越感是無可否認的。我們對於天皇繼承世界唯一的王者的道統，是有煌煌的信念的。但因東亞諸民族數千年來憧憬於道義的政治，一到他們能平心直視事實的時候，確信會毫無勉強地仰奉天皇爲東亞的盟主；但徒然抱着空疎的優越感，空言日本國家的行爲爲德義所承認，而顯出指導者強權的態度，完全是無益而有害，只有攪亂東亞各民族的心境而已。孟子曰：『智者以小事大，仁者以大事小。』日本民族是仁者，日本國家若是強大，則最應該以謙虛的態度與東亞諸民族相提攜。如近衛聲明：『爲期中日之提攜合作有其實效，應使中日立於平等之原則。……』所以規定中日提攜的根本原則爲『中日平等』是有其故的。

第三項，藤澤氏說：東亞聯盟論不是建設新秩序真責任歸趨的中心；但我們認爲是分明存在的，那就是日本民族。

日本民族具有顯現八紘一宇的最高使命，故當建設東亞大任，雖得到德義承認其指導的地位，只有更鼓起扶翼天業之念，挺身於東亞建設，發揮其中心的全能力而已。

四

八重樫氏冒頭的論難說：至於東亞聯盟論，根本上那一句話是有許多疑問的。試摘其要點如次：『（一）以東亞的精神，爲古來傳播於中國大陸的王道，（二）認滿洲爲大東亞精神的中心，（三）以保留其自由加入與脫退的權利爲國際聯盟型的東亞版。』

又云：『一面以政治獨立爲前提，一面認爲形成三者（中日滿）的共同國防，與運命共同體有其

可能，實使人難於瞭解。」

「至於必須以協和精神爲建國精神的滿洲國作聯盟的中心，這是忘却其爲日本臣民，無視日本人的臣道，忘却日本在大東亞爲最高指導的立場，和不知皇國之世界的地位的。」

對於第一項王道反對論，已如前辯。對第二項滿洲國精神中心的反對論，且留後述。至於第三項說國際聯盟型云云，前駁野村重臣氏謬論中已有所述，在此暫時省略。

關於第四項問題，八重樫氏說：「政治獨立的意義，爲精神的獨立，倘若精神獨立，能成爲真的一元的國防國家嗎？」這種見解是對的。但以政治獨立爲前提，認爲不能形成共同國防，與命運共同體，這是過偏於觀念的想法。我們相信，政治即使獨立，只要政治目標單一，實踐協力能夠緊密，則共同國防是可能的。

東亞聯盟論的政治目標是單一的。即在以世界絕對和平爲理想的歷史必然的世界最後戰爭，建設一個決操勝算的高度國防國家。實踐的協力は緊密的，即排除歐美帝國主義，依聯盟內王道經濟的原理，完成經濟一體，與創造東洋的新文化。所謂政治獨立，非以各國獨立的精神，各向不同的方向，而是朝着一個方向前進的。

東亞聯盟的結合，不只是國家間的盟約，而且重在各國民組織的結合。抱着同一理念，燃着同一使命感的國民同志的血盟，相信是很能發揮各國間堅強之力的。

更就八重樫所難於瞭解的形成命運共同體來說，我們相信這在人種，地域，文化，生活上完全沉淪於同一命運的東亞諸民族，是不能漠視的大事實。

這裏想一言的是，我們並非以東亞聯盟爲不變的形態，依歷史必然的發展，我們以爲是可以從東亞聯盟而東亞聯邦，而東亞大同國家，達到世界一個國家的。所以「真正一元的國防國家」，在東亞聯盟時代也許不能實現，但我們以爲共同國防是能夠成功的。

對於第五項問題，該氏對於「以協和精神爲建國精神的滿洲作聯盟中心」，猛烈反對，又激越地說了許多什麼「忘却其爲日本臣民云云」，這就未免有點可笑了。

以滿洲各民族精神爲經，協和爲緯所結晶的協和精神，正與日本精神合致。我們以爲民族協和的內容，是日本精神之一表現。因此，在東亞聯盟採用基於王道的民族協和主義爲指導原因之後，滿洲國當然便成爲精神的核心了。

五

八重樫氏好用思想戰的文字。看吧！在中國以汪主席爲會長的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已經成立，對於中國共產黨，重慶，華僑，中國民衆等，已展開其如火如荼的思想戰了。最近汪主席來朝，不是已披瀝了對於東亞聯盟的確信嗎？

馳驅於死生之間的人，以東亞聯盟論爲思想戰的武器；閒居於安全地帶的人，要加以阻撓，這不是日本人應取的態度。所謂思想戰，若能將我所懷抱的思想，使敵了解相信，從而使人民離敵歸我，則對於現在活躍的思想，與思想戰的武器，徒加批難。結果必成爲利敵的行爲。這一點是要促有識者的猛省的。

最後想一言之的是，篠澤，八重樫二氏，乃處於大政翼贊會要職之有爲人物。而翼贊會爲統一東亞理念，已結成大大日本與亞同盟。與亞同盟的理念，依綱領第二項推斷，大體是不出東亞聯盟論的吧。又與亞同盟，當然非與滿洲國協和會，及中國的東亞聯盟中國總會，連絡提攜，爲同志的結合不可。在這種場合，我們對於居於翼贊會要職，而且是代表的理論家的二氏，唯有希望其言論的慎重而已。

（葉樹德譯）

附

錄

締約一年來東亞聯盟運動之進展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

弁言

溯自中日事變以還，兩國賢達，同時反省，深感同文同種，唇齒相關之兩大民族，常此相尅之非計，從而喚起東亞民族自覺，圖謀東亞復興，奠定永久和平，其在鄰邦，則有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近衛首相聲明善鄰友好，共同反共，經濟提攜之三原則，與夫米內首相宣言，建設東亞新秩序之意義。在求東亞各民族國家，本於獨立之立場，而為共同之行動，互為互惠，共謀興隆，其在我國，則有主席艷電指示和平運動，既知對於建設新東亞應分擔其責任，尤深感非完成其獨立自由，即無分擔責任之能力，迨我國政府還都，中央政治會議決議，頒發十大政綱，以「政治」「經濟」「軍事」三點，依據近衛公聲明，至「文化」一點，係主席艷電中所指示，為樹立東亞永久和平之基本條件，進而為東亞聯盟之運動，秉承國父孫先生大亞洲主義之一貫方針，以此四大原則，列為本會之綱領，使其意義，一望明瞭，使其思想深入民間，所謂東亞聯盟，即本此理論為基礎，重於思想與精神，使東亞各民族國家，各本其獨立之立場，俾得共存共榮，此種聯盟運動，實為把握時局之進展，不但為中日兩大民族所需要，抑亦為東亞各民族國家目前之急務，如果東亞各民族，得以聯合，東亞民族集團，勢必益加鞏固，故以中日兩大民族為核心；聯合東亞諸民族，構成偉大鞏固之集團，復興東亞，以冀世

界和平之實現，從此首都，北京廣州等各地人士，先後有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之成立，其意義本在思想與精神之聯繫，喚起中日同志協力同心，以促東亞聯盟運動之進展，進而謀中日兩大民族真誠之結合，共保東亞，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締結條約，同時發表三國共同宣言，調整邦交，實爲推進東亞聯盟運動之嚆矢，建設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中國國民黨中堅幹部，及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以及無黨無派人士，集中和平反共建國旗幟之下，由於主席親自領導共同參加，於本年二月一日，舉行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創立會，公推主席爲會長，發表宣言，闡明意義，昭示國人以「政治獨立」「經濟提攜」「軍事同盟」「文化溝通」爲本會四大綱領，設理監事會秘書處，暨指導，宣傳，文化，社會福利等四委員會，以一致行動，戮力推進東亞聯盟運動，此種偉大舉動，實爲時代之自覺運動，復興東亞之唯一道路，本會成立迄今，爲時雖暫，無特殊成績可言，而各處會之各盡其職責，本四大綱領，努力推進，復得兩國人士之注意，其聯盟思想已漫滿東亞，如南京，廣州，湖北各分會之次第成立，地方支會相繼創設，推進會務，不遺餘力，忠實優秀會員，參加入會者，異常踴躍，可見各方對於東亞聯盟運動之思想，得以貫徹，對於東亞聯盟之真諦已有相當之認識，第以本會囿於經費，未能依原定計劃，逐項推進，惟思想與精神，興奮靡已，希望兩國同志，本此目標，奮起努力，完成興亞建國共存共榮之重大使命，今當中日簽約週年紀念，特將本會工作之進展，分述如下，爲國人告。

一 理事會秘書處

甲 決議事項

三十年二月十九日上午九時舉行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要項如左。

一、訂定各處會組織章程，

- 二、訂定省市分會組織通則。
 - 三、分配各處會經費。
 - 四、接收前中國大民會基金及房屋器具。
 - 五、南京中國同志會，廣東東亞聯盟協會，改爲本會分會。
- 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舉行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要項如左。
- 一、林汝珩同志在粵所辦之「中華東亞聯盟協會」改爲本會廣州分會，並派該同志爲該分會理事指定爲常務理事兼書記長。
 - 二、本會於三月一日，開始辦公，呈報中政會備案。
 - 三、分別任用秘書處職員。
 - 四、本會各處會，爲辦事統一及促進工作效能計，應於每星期開聯席會議一次。
- 三十年四月十日下午四時，舉行第三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要項如左。
- 一、本會各委員人數增加至十五人，指派指導，宣傳，文化，社會福利等四委員會委員。
 - 二、分別任用文化委員會職員。
 - 三、分別任用宣傳委員會職員。
- 三十年五月七日下午三時舉行第四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要項如左：
- 一、核撥宣傳委員會印行「東亞聯盟月刊」刊發「東亞聯盟專論」及「東亞聯盟專刊」等經費。
 - 二、核撥宣傳委員會重新設計粉刷南京市內前大民會壁上標語經費。
 - 三、分別任用指導委員會職員，
 - 四、分別任用社會福利委員會職員。

定爲常務理事兼書記長。

- 五、周學昌同志所主辦「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改爲本會南京分會派該同志爲該分會理事，並指定爲常務理事兼書記長。
 - 六、指派陳孚木同志爲本會上海會分理事並指定爲常務理事兼書記長。
 - 七、指派何佩塔同志爲本會湖北分會理事並指定爲常務理事兼書記長。
 - 八、指派張仁蠶爲本會漢口分會理事並指定爲常務理事兼書記長。
- 三十年十月三日上午九時舉行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要項如左。
- 一、分別指派南京分會常務理事及理監事。
 - 二、分別指派廣州分會常務理事及理監事。
 - 三、分別指派湖北分會常務理事及理監事。
 - 四、任用日人太田宇之定田村眞作山本武爲本會囑託。
 - 五、修正本會會章第十條各委員會各設委員七人至十一人，爲十一人至十五人分發所屬知照。
- 、確定本會南京廣州湖北等分會經費請中政會轉飭財政部領取撥發。

乙 報告事項

- 一、日本首相近衛公及日本東亞聯盟協會電賀本會創立會（由中央電訊社發表）
- 二、中華東亞聯盟協會遵令移交林汝珩同志接辦廣州分會於五月十二日報告成立。
- 三、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於五月十五日遵令結束同日南京分會呈報成立。
- 四、五月二十五日分別電飭漢口分會併入湖北分會以節經費。
- 五、先後頒發南京上海湖北廣州各分會鈐記。

六、日本大政翼贊會報告：於六月二十一日，舉行「興亞同盟」創立會，定七月六日正式成立，本會特電申賀，並有祝詞祝頌，旋於七月二十二日該同盟理事長永井柳太郎函復謹謝；如有具體案提出，本同盟當派使者前往致意互相充分協議。

七、七月十五日，日本東亞聯盟協會來電：「爲謹謝熱忱結盟願以共同協力，以期實現東亞真正和平。

八、七月二十三日，日本東亞聯盟協會來電：「爲貴會充滿同志氣魄之雜誌實使吾人感激茲謹表其滿懷之感謝與祝意」。

九、行政院函送上海特別市政府接收上海市前中國大民會各級支部經過情形。

十、行政院函送南京市政府接收大民會各支部經過情形。

十一、行政院函送南京市政府接收大民會各支部經過情形。

十二、本會核定宣傳委員會擬定東亞聯盟牆壁標語十八條。

十三、廣東省陳主席，自七月份起，增撥廣州分會，補助費軍票五千元。

十四、首都夏令衛生運動委員會，本會派員擔任總務組副主任，主編報告冊分送各機關。

十五、核撥宣傳委員會擬具征求東亞聯盟標語辦法及經費。

十六、日本東亞聯盟協會於十月五日召開中央參與會員第二回全國會議請派員出席指導，函復時問匆促，不及派員前往，支日去電並備表頌詞以祝賀該協會於十月七日來電致謝祝電，並備函申謝頌詞。

十七、派員調查前中國大民會上海辦事處暨虹口支部房屋傢具情形。

十八、廣州分會於八月六日召開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並召開東亞新聞記者懇談會。

十九、北平新民會於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平舉行第二屆全體聯席協議會請派員出席並賜祝詞，本會由周副秘書長學昌代表出席會議。

二十、國府委員並本會張常務監事永福奉命視察潮汕郵寄東亞聯盟月刊，分發宣揚。

二一、核撥宣傳委員會宣傳報費。

二二、本會各處會聯席會議，自三月二十九日起於每星期六舉行一次，至本月止已舉行三十六次。

二三、本會各處會公共事務管理委員會定兩星期舉行一次，自三月二十日起，至本月止已舉行十七次並舉行臨時會議一次。

一一 指導委員會

本委員會之設立，爰係基於本年二月間本會之命令，當受命之初即努力籌備，迨至同年三月十日，人事組織，始告粗備，爲迅求發展東亞聯盟基本精神起見，及於是日，開始辦公，由是組織規程之頒布，辦事細則之擬訂重要各法規第次實現，然猶恐綱舉而目不張，工作雖免有失準繩，遂又製工作計劃大綱，以資循序進行，誠以本會負有指導組織之責，關係之大，殊非他處會，有可比擬者，所幸團會同志，能於過去十閱月中，不避草創之艱難，經費之拮据，靡不奮發工作，同向黃種團結；東亞共業之大道邁進，謹將過去之工作，撮其要者，略述於後。

甲 關於組織方面

有組織，方有力量，前人已言之熟矣，本會既負有大東亞共存共榮的重大使命，而此使命之完成，固有賴於力量之培養，而力量之發現，則非有精密組織不爲功，本會稟責任之繁巨，故對於各階層組織之法規，鑒劃不厭精詳，除正在計劃及完成尙未呈請大會通過各種規程不計外，茲查有已經呈請

核准且已頒布者，計列如左：

- 一、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省市分會組織通則，
- 二、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分會以下地方組織通則，
- 三、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會員總登記辦法實施程序，
- 四、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征求會員辦法大綱，
- 五、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征求會員實施細則。
- 六、製訂會員證
- 七、製訂會員總登記表
- 八、製訂會員總登記名冊
- 九、製訂會員申請入會書
- 十、製訂會員入會志願書
- 十一、製訂會員入會須知
- 十二、製訂會員姓氏檢查表

乙 關於調查方面

查本委員會除負有組織之重責外，尙負有調查及指導之責，惟以各分會比月以來始見次第成立，故對於視察表格之編製，指導方法之釐訂庶使於將來人事調查之時，期臻盡善盡美之境也。

三 宣傳委員會

本委員會責在宣傳，欲使各方認識東亞聯盟之真諦，尤賴宣傳效率，始能獲得一般人民之信仰

，以故成立以來，即着手計劃積極工作，茲摘述之於後：

甲 宣傳計劃

- 一、草擬本會工作計劃大綱八種。
- 二、草擬東亞聯盟宣傳要綱十六條。
- 三、擬具粉製院內牆壁標語暨京滬杭兩線各大站宣傳標語牌計劃。
- 四、擬具各項出版刊物之規劃事宜 1. 東亞月刊，2. 專論，3. 專特，4. 東亞聯盟叢書。

乙 會務方面

- 一、本會於四月十九日舉行第一次會務會議，出席委員十二人，林主任委員主席，通過宣傳工作計劃大綱細則，及其他各要案。
- 二、六月一日宣傳部召開全國宣傳會議，本會派程主任秘書徐科長代表出席提出提案二件。
- 三、十一月四日本會舉行第二次會務會議，出席委員十二人，林主席委員主席，審定入選應征標語三名，第一名柯熙，第二名顧熹，第三名張觀德，並通過東聯週刊變更辦法等各要案。
- 四、十一月十一日宣傳部爲簽約週年及三國共同宣言紀念，舉行聯絡會議，本會派崔主任秘書代表出席。
- 五、派員出席總會各處會聯席會議，及總會公共事務管理會會議。

丙 出版方面：

- 一、東亞聯盟月刊，創刊號七月十五日出版，全冊十六開紙九十餘面，約十五萬餘字現已繼續出

至第五期。

二，東亞聯盟專刊，第一期於七月二十八日在上海中華日報出版，內容有主席發刊詞及重要論文六千餘字，在已陸續出至第十四期。

丁 事務方面

- 一，南京友邦警備司令宣傳報費之繼續發出。
- 二，粉製市內壁面大標語十七處。
- 三，征求東亞聯盟標語：自登報征求以來，應征稿者，極為踴躍，經兩度審查呈請理事會決定，第一名柯熙，第二名顧熹，第三名張觀德，並呈由會長甄定標語十條載報公佈。

四 文化委員會

本委員會於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奉命籌備，同時擬訂組織規程，辦事細則工作計劃大綱等，以資準備，至三月一日開始工作，轉瞬迄今，已閱九月，雖囿於經費，於事業上不克盡量發展，然在可能範圍內對於文化工作，已依工作計劃逐漸次第舉辦，茲分別摘要述之於后：

甲 關於調查參觀方面

全會為謀工作上之研討及實施方便計，對於國內外文化團體與機關加以調查參觀，藉資觀摩，現將業已調查及參觀者分述如下：

- 一，文化團體中日文化協會，中德文化協會，中華留日同學會等。
- 二，學校，中央大學，國立師範及國立職業學校，市立各中學等。（調查日籍教員與本國人教授

日語日文之授法及教學情形)

日籍學校(調查學童學習中國語文之教學情形)。

報社，南京新報，中報，京報，中華日報，新中國報，平報，中央社，同盟社等。

四、雜誌，日本評論，新東方，大亞洲主義月刊社，平議，民憲等。

五、派幹事李圭海赴朝鮮及滿洲調查研究文化動態及其他情形。

乙 關於文化搜集方面

本會爲溝通中日文化，凡關於日本之朝日新聞，大陸新報等報，中國之新民報，中華日報，國民新聞，新中國報，平報，南京新報，中報，時代晚報等有關於文化方面者，按日指定工作人員分別擇要摘記，其要項如下：

- 一、關於文化機關團體之動態。
- 二、關於文化界名人之動態。
- 三、出版界消息。
- 四、中日滿間文化界來往之動態。
- 五、國民生活演變情形。
- 六、國民訓練狀況。

關於上列各情如有整篇採取之價值，則在各種日報上剪下，分類黏貼。

丙 關於撰述著作方面

本會爲發揚東方王道精神及宣傳固有文化起見，遇有各項運動及紀念等日，(如復興運動，孔子

誕辰紀念等）除撰擇關於闡揚東亞聯盟宗旨及溝通東亞文化之論者，送交各報與本會東亞聯盟月刊揭載外，並連續出版刊物，現已出版及編就者如下。

- 一，新民精神（原名武德論）
- 二，東亞文藝復興運動的展開，
- 三，朝鮮及滿洲文化動態調查報告，
- 四，日本有關中國著作之書目彙編，
- 五，中國有關日本著作之書目彙編，
- 六，一九四一年日全蝕觀測誌。

丁 關於圖書雜著方面

本會爲工作上之需要，置備各種圖書，除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贈送前江蘇省國學圖書館時期印行各種圖書計五十一種，共一百七十冊，並由穆主任委員捐贈一部份書藉及征集國內外各項雜誌報紙外，現正計劃採辦各項有關文化之書藉，以便參考。

戊 關於其他各項方面

關於其他如行政組織，事務處理，工作聯繫等等，概述如下：

一，各項議會本會全體委員會議舉行一次，職員會議（總幹事以上出席）舉行三次，談話會（全體工作人員出席）舉行二次。

二，工作聯繫，本會爲謀與總會及各處會聯絡起見，於每星期六出席總會理事會各處聯席會議，業已舉行至第三十四次，又出席事務聯絡會議共十六次。

三，其他事項如組織本會同人消費合作社，日語研究會等。

五 社會福利委員會

欲求國家之復興，胥賴社會安定，惟社會秩序之定，當謀增進社會福利，故本會於成立之初，即着手調查有關社會福利事業，以作事業之張本。經於兩個月內，先將本市內所有社會福利事業狀況，調查明確，予以統計，據調查所得，認為急須舉辦之事業，擇尤擬具詳細計劃，分別緩急，次第實施，茲擬舉辦各項事業計劃，摘要如左。

一 創辦平民教養所

事變以還，工商業凋敝，加之物價高昂，謀生不易，若長時失業，其艱窘尤甚，則非賴救濟不足以支持，然救濟偏於消極，徒事消耗，轉足以養成惰民，故必須使其習成一技之長，以符自食其力之準則，是有設立教養所之需要，擬暫辦刺繡，編織，印刷三部，1. 刺繡部：設婦女縫紉刺繡傳習班，以收容若干婦女，傳習縫繡技術。2. 編織部：擬收容無業貧民教授編織草鞋麻袋及各種藤器。3. 印刷部：專授以印刷裝訂等技術，學成後由所介紹，俾各有職業。

二 籌設首都貧民織布工廠

南京爲首善之區，市民良窳，影響觀瞻至鉅，故市內難民亟宜設法收容救濟，以使其有生產能力，查近來物價飛漲，而布疋尤爲人民所必需，擬於首都創設織布工廠一所，專織綿紗布疋，如能得友邦資金及技術之協助，不惟貧民得以救濟，且可表現互助精神，以符經濟提攜之要旨。

三 籌設首都婦女職業講習所

擬於本市內設立婦女職業講習所一處，凡志願服務社會，及已在社會負有相當業務之婦女，均可請求入所受訓，俾使已有職業之婦女有要求深造之機會，未有職業之婦女得有就業之門徑。

四 籌辦小本貸款所

擬於本市內設立小本貸款所數處，以鼓勵人民從事各種小工商業，減少無業游民，使社會秩序趨於安寧。

五 創設大眾食堂

際茲米珠薪桂之秋，一般苦力以辛苦所得，往往不得一飽，遑論合理之營養，此於社會安定人民健康關係甚切，擬創設大眾食堂數所，以資救濟。

以上五項關於經費，未能逐項舉辦，現在籌劃經費，依據預定計劃，以冀逐步實現，而謀東亞民衆福利也。

六 監事會秘書處

本監事會依據組織規程，職司稽核，責在監察，本處承辦發交案件及各項行政事務，因總會創立未久，各省市分支會正次第推設，故審核工作尙不甚多，茲擄要開列如左：

甲·關於常會決議方面

至十月份共計召開常務監事會議九次，茲將重要案件，分列於後。

- 一，分別任用本會秘書處職員。
- 二，核定本會秘書處，每月經常費支出概算書。
- 三，本會秘書處款項報銷，由本會送交理事會彙轉。
- 四，本會對外公文，普通者用秘書處名義，特別重要者用會長名義。
- 五，函復本會何常務監事佩瑤，會議規程並無出席人可委任代理人之規定，以後常務會決議，仍按期寄送。

六，本會秘書處添造第二辦公室，動用辦公費及三月份經常費節餘，呈請會長備案。

七，函請理事會秘書處，嗣後彙送各處會書表等件，應將該處會所原本彙訂送審，無須另行油印編送，以明權責，而符程式。

八，呈請會長通令本會各處會，辦辦財政收支事項，及編造書表等件，參照財政部二十九年十二月刊行會計章則表格彙刊分別辦理，以昭劃一，而便審查。

張常務監事永福臨時動議，為瞭解東亞聯盟工作之推進，此後總會理事會議，應由本會常務監事列席一案，推舉秘書長向理事會接洽，並呈請會長核准施行。

乙．關於釐訂規章方面：

- 一，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監事會組織規程。
- 二，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監事會常務監事會議規程。
- 三，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監事會秘書處組織規程。
- 四，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監事會秘書處辦事細則。
- 五，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監事會審核工作報告案件辦法。

- 六，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監事會審核財政收支案件辦法。
- 七，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監事會監督各分會交替辦法。
- 八，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監事會秘書處職員例假值日規則。
- 九，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監事會議規程。

丙·關於審核財政收支方面：

- 一，總會各處會三十年三四兩月份支出概算書。
- 二，宣傳委員會三十年二三兩月份，宣傳報費支出計算書表等件。
- 三，宣傳委員會三十年四五兩月份，宣傳費支出計算書表等件。
- 四，宣傳委員會三十年六月份，宣傳費報支出計算書表等件。
- 五，總會各處會三十年三四兩月份支出計算書表等件。
- 六，總會各處會三十年二月份（開辦費）支出計算書表等件。
- 七，總會各處會三十年五六兩月份支出概算書。
- 八，宣傳委員會三十年四月份支出計算書表等件。
- 九，宣傳委員會牆壁標語支出計算書表等件。
- 十，宣傳委員三十年五六兩月份支出概算書。
- 十一，總會各處會三十年七八兩月份支出概算書。
- 十二，廣州分會三十年七八兩月份，事業費支出計算書表等件。
- 十三，宣傳委員會三十年七八兩月份，事業費支出計算書表等件。
- 十四，廣州分會三十年七月至十二月份支付概算書。

丁 關於其他方面：

一，整理文卷書報本會秘書處卷宗，係採取裝訂式樣，卷面內有目錄，每頁左上角編有頁數，所有卷宗分類編號，黏貼卷簽，登入檔卷編存簿，調閱保管，均甚便利，所以現存圖書，已由圖書室分類編成圖書目錄，以資保管，每收到一種圖書，立即通知本處各工作同志並另備借閱證，以資借閱，施行已來，尚稱便利，又所有每日閱過報紙，均經分門別類，連續剪下依次入黏貼報簿，交由圖書室保管，以便日後查閱，對於工作人員，爲溝通中日文化及工作進行便利計，自四月三日起練習日語，由助理幹事陳恭壽擔任教習，選定課本爲日語講座，規定每日（除例假外）上午九時至十時，爲補習時間，迄今數月，頗著成績。

七 南京分會

本分會自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奉令改組，卽于三十平五月十五日成立，派周學昌爲理事，並指定爲常務理事兼書記長，着手籌備並經本分會第五次常務理事會分別指派常務理監事及理監事後，於十一月一日正式辦公，依據分會組織通則設第一，二，三，四，科負總務，登記。指導，宣傳之責，積極開始工作，並依南京特別市之範圍劃分六區，各設區支會，指定書記，依法圈定理監事，宣傳東亞聯盟進動，並擴大徵求會員，舉行分區登記，便利訓練會員，又按實際情形，照地區與團體，或職務，分組劃分小組，製定會員訓練工作實施方案，及小組會基本工作訓練簡則，十一月二十九日舉行南京市全團會員大會，由汪會長致訓詞，並有友邦東亞聯盟代表木村武雄氏參加，又依照省市分會組織通則，設各種委員會經常務理事會決議，以戴常務理事策，爲東亞同志協進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常務理事乃倫，爲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楊常務理事正宇，爲青年同志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常務理

事德言，爲工商同志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設各委員先後正式成立，注意基本小組各青年思想訓練舉行分區檢閱擴大宣傳，俾便一般民衆明瞭東聯之義意，以期早日促成東聯之實現。

上海分會

自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於去歲二月間宣告成立後，繼之而起者如廣州，南京，湖北，上海等重要都市，以及最近蘇淮特區，均已先後成立分會，至是東亞聯盟運動幾已彌蔓於全國。且引起整個東亞民族之興奮與熱烈之期望，尤以大東亞戰爭節節勝利，東亞被壓迫民族行將獲得解放的今日，東亞聯盟運動務具有深長意義，本分會自去年奉總會指派陳孚木爲常務理事兼書記長即着手籌備，至十二月間又奉總會圈定理事二十八人，監事十九人，並指定陳公博等六人爲常務理事，周鈺等五人爲常務監事，但當時以會址問題至難解決，良以事變以還，房屋供過於求，雖一椽之屋，亦屬不易覓得，是以遲遲未能成立，至本年三月底始覓定愚園路五三二弄六六號爲會所，始得於四月初正式開始辦公，依照總會頒發組織通則，暫設秘書室及一二三科分司總務組織宣傳事宜，四月七日召開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推定許常務委員力求爲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常務理事凱臣爲工商同志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理事誠之爲青年同志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凌常務理事憲文爲社會福利事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一面擬訂徵求會員實施辦法，聘定全體理監事爲徵求會員總隊長，並由各總隊長介紹社會夙負聲望理監爲分隊長，開始徵求會員，參加者頗形踴躍，六月六日假國際飯店舉行成立大會，到會者除全體理監事各機關長官各分隊長及各團體代表外，總會特派周副秘書長致訓詞，友邦到有宮崎特務機關長秋山軍報道部長，岩井領事等，均相繼致詞，並由全滬各報館特出專刊，情況至爲熱烈，由是東亞聯盟運動在滬上各界中得更深刻之印象，又以東亞聯盟運動之推進，宣傳工作至爲重要，爲求普遍與深入

起見，於五月五日起假中華日報副刊地位創辦東聯週刊，每週發表有關東亞聯盟之理論及會務消息，七月一日起定製巡迴圖書車兩輛，搜購有關和運及東聯運動之各種圖書雜誌，暨裨益民衆教育之小說圖書，派員分別巡迴，推行於市區，免費借給民衆閱讀，並另訂擴大宣傳辦法，編印東亞聯盟論文選輯及東亞聯盟概說二種，精印各種宣傳小型卡普遍分贈各界，同時假全滬各電影院放映幻燈標語片，並於全滬最熱鬧之跑馬廳旁漆製巨幅標語牌十六塊，俾東聯運動之意義，使一般民衆得普遍與深刻之認識，近以應事勢之需，特在南市籌設支會，指派理事十一人，監事七人，並指定朱維瑤爲常務理事兼書記，業已正式成立，回溯本分會成立迄今，時僅數月，此月之工作，均屬側重於宣傳及徵求會員方面，此後對於青年思想之指導，會員之訓練，自當加緊努力，以期由理論而達實踐，俾追隨總會及各地分會之後，完成此偉大使命。

東亞聯盟本部支部各地關係一覽表

本部 日本東京市麻布區櫻田町八

附註：東亞聯盟運動的發展不僅在中國，即在友邦日本和滿洲國，都已普遍的在開拓着它的組織，本表所列都是根據日本東亞聯盟月刊六月號所轉載，故除了大陸的一部份外，都是屬於日本組織的地名。

各地支部關係一覽

| 支部名 | 創立 | 所在地 | 代表名 |
|-----|------------|------------------|-------|
| 青森 | 昭，15，5，21 | 仙台市東一番丁七番地 | 森田重次郎 |
| 宮城 | 昭，15，6，1 | 青森市外造道村字澤田淡谷清藏方 | 片平忠夫 |
| 岩手 | 昭，15，7，15 | 仙台市東一番丁七番地東北事務所內 | 村井久太郎 |
| 秋田 | 昭，15，9，2 | 盛岡市盛岡驛前 | 藤肥良治 |
| 山形 | 昭，15，12，21 | 秋田市縣會議事堂書記室內 | 佐藤治三郎 |
| 福島 | 昭，15，12，25 | 山形市三島通 | 大原八郎 |
| 庄內 | 昭，16，8，1 | 福島市太田町藤卷方 | 熊谷直太 |
| | | 鶴岡市泉町藤卷方 | |

| | | | | |
|---------|---|----|----|----|
| 旭川 | 昭 | 16 | 10 | 1 |
| 津輕 | 昭 | 16 | 12 | 1 |
| 關東地方事務所 | | | | |
| 新瀉 | 昭 | 15 | 6 | 2 |
| 埼玉 | 昭 | 15 | 9 | 29 |
| 東京府 | 昭 | 15 | 12 | 7 |
| 茨城 | 昭 | 15 | 12 | 7 |
| 石川 | 昭 | 15 | 12 | 15 |
| 沼津 | 昭 | 15 | 12 | 19 |
| 山梨 | 昭 | 15 | 12 | 23 |
| 東京市 | 昭 | 16 | 3 | 3 |
| 羣馬 | 昭 | 16 | 3 | 9 |
| 京濱 | 昭 | 16 | 3 | 13 |
| 南信 | 昭 | 16 | 3 | 15 |
| 北信 | 昭 | 16 | 6 | 10 |
| 豐島 | 昭 | 16 | 7 | 6 |
| 栃木 | 昭 | 16 | 7 | 27 |
| 房總 | 昭 | 16 | 9 | 20 |

| | |
|------------------|--------|
| 旭川市三條七丁目佐佐木秀世方 | 三城隆精 |
| 弘前市北瓦町十八 | 古川英雄 |
| 東京市麻布區櫻田町八 | 井上英 |
| 新瀉市沼垂末廣通二，四六藏塚方 | 遠山荒次 |
| 埼玉縣比企郡三保谿村 | 中村高一 |
| 立川市三九二九梅澤重美方 | 中村健一 |
| 日立市助川綠町 | 武谷甚太郎 |
| 金澤市廣坂通縣會議事堂書記室 | 間野爲雄 |
| 沼津市松下町 | 山田新太郎 |
| 甲府市商工會議所內 | 原玉重 |
| 東京市麻布區櫻田町八本部內 | 關吉晴 |
| 高崎市九藏町正法寺內 | 大塚芳忠 |
| 川崎市柳町一三三三 | 井上四郎 |
| 長野縣上諏訪市大手町 | 竹內競 |
| 長野市鶴費七瀬町 | 中村梅吉 |
| 東京市豐島區高田本町一，一四八〇 | 江原三郎 |
| 宇都宮市池上町 | 宇賀治市治郎 |
| 千葉縣大原町 | |

| | | | | | | | | | | | | | | | |
|----|----|----|----|----|----|----|----|----|----|----|----|----|-----|----|----|
| 愛知 | 丹後 | 福井 | 鳥取 | 飛騨 | 津三 | 三重 | 岐阜 | 京都 | 兵庫 | 淀橋 | 神田 | 中信 | 日本橋 | 荏原 | 静岡 |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昭 |
| 16 | 16 | 16 | 16 | 16 | 16 | 16 | 15 | 15 | 15 | 16 | 16 | 16 | 16 | 16 | 16 |
| 12 | 10 | 9 | 8 | 7 | 6 | 3 | 12 | 9 | 8 | 12 | 11 | 11 | 11 | 10 | 9 |
| 1 | 11 | 12 | 30 | 22 | 30 | 2 | 8 | 26 | 26 | 10 | 24 | 10 | 10 | 4 | 23 |

關門地方事務所

關西地方事務所

- 静岡市西草深町 中田駿郎
- 荏原區平塚町二丁目區役所區會事務局 牧野喜七
- 東京市日本橋區蠣殼町二、七 細田綱吉
- 松本市庄内町河越方 棚橋小虎
- 東京市神田區金澤町五 中村高一
- 東京市淀橋區柏木一、一二八 守屋勝男
- 京都市左京區田中大久保町六三
- 神戸市神戸區北長狹通一、二四生田前ビル三階金光邦三
- 京都市左京區田中大久保町六三 福島清三郎
- 岐阜阜市上竹町二〇 吉田弘之
- 松阪市松阪殿町 長井源
- 津山市安岡町 吉峪草平
- 岐阜縣吉城郡小鷹利村 中田興夫
- 鳥取市二階町二 小田垣勝馬
- 福井市京町日本海館 上崎集雄
- 京都府中都峯山町 木村重一
- 名古屋市東區黒5町一四二 伊藤春一
- 下關市大坪町

長門

長崎

昭， 15， 9， 27

下關市赤間町

長崎市鳴瀨町一〇四

義永康也
中山民也

四國地方事務所

香川

昭， 16， 3， 10

高松市四番町

前川正一

愛媛

昭， 16， 3， 20

高松市藤塚町

矢野正夫

德島

昭， 16， 9， 6

今治市大新田

森宇平

高知

昭， 16， 10， 11

德島市伊賀町三丁目

島崎直省

丸龜

昭， 16， 12， 15

高知市南播磨屋町十四

杉田敏雄

綾歌

昭， 16， 12， 15

香川縣丸龜市中府四九二

鶴野公一

大陸

香川縣綾歌郡宇多津町二二六〇

誌友會總會

東亞聯盟協會關係

古知靜岳

安東誌友會

新京特別市豐樂路六一一

柳內一雄

新京誌友會

安東市安東省公署內

古知靜岳

吉林誌友會

新京特別市豐樂路六一一

內田仙次

奉天誌友會

吉林市河南街內田方

井草喜之助

公主嶺誌友會

奉天市宮島町二開光堂內

坂萬壽男

北支

民國 29， 5， 1

公主嶺敷島町一ノ一五

張君衡

北京西城北魏胡同二二號

東亞聯盟月刊社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

| | |
|------|-----------------|
| 中國總會 | 民國 30 , 2 , 1 |
| 南京分會 | 民國 29 , 11 , 21 |
| 廣東分會 | 民國 29 , 9 , 9 |
| 汕頭分會 | |
| 湖北分會 | 民國 31 , 1 , 30 |
| 漢口分會 | |
| 上海分會 | 民國 30 , 2 , 1 |

南京市寧海路四十號

南京市顧和路三十號

廣東市漢民路五號

汕頭市外馬路

武昌湖北省政府內

漢口市政府內

上海市愚園路五三二弄柳林別業六六號

汪精衛

周學昌

林汝珩

許少榮

何佩璿

張仁蠶

陳孚木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會章

本會同人爲謀實現孫先生之大亞洲主義期與鄰邦各本於自由獨立之立場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設以道義爲基礎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並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講求互助敦睦之手段以達到共存共榮復興東亞之共同目的爰創立斯會定名爲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其會章如左：

第一條 東亞聯盟之綱領如左。

一、政治獨立

二、經濟合作

三、軍事同盟

四、文化溝通

第二條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以下簡稱本會）以促進東亞聯盟之實現及其綱領之實行爲宗旨

第三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志願接受本會宗旨請求入會經本會許可者不分性別得爲本會會員

第四條 本會設會長一人由創立會推定之

第五條 本會於會長之下設理事會爲執行機關設監事會爲監察機關

第六條 理事會除當然常務理事及當然理事外設理事三十六人至四十八人就中以七人至九人爲常務理事其名單均由會長於創立會提出通過之以後如增設理事由會長於理事會提出通過之

第七條 本會設於首都各省市得視實際之需要設立分會
第八條 本會理事會下分設秘書處及左列各委員會：

一、秘書處

二、指導委員會

三、宣傳委員會

四、文化委員會

五、社會福利委員會

第九條 本會隨事務之擴展得由會長提出理事會議決增設委員會

第十條 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二人各委員會各設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二人委員七人至十一人均由會長指派之

秘書長及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當然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及各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為當然理事

第十一條 監事會除當然常務監事當然監事外設監事三十三人至四十一人就中以五人至七人為常務監事其名單均由會長於創立會提出通過之以後如增設監事由會長於監事會提出通過之

第十二條 監事會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二人均由會長指派之秘書長為當然常務監事副秘書長為當然監事

第十三條 理事會監事會及理事會所屬各處會組織規程另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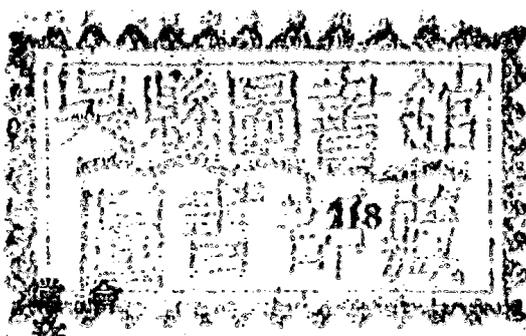
第十四條 各省市分會設理事若干人就中以五人至七人為常務理事監事若干人就中以三人至五人為常務監事均由本會理事會承會長之命指派之

第十五條 分會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十六條 分會以下地方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十七條 本會得接受政府之補助並得向會員徵收會費

第十八條 本會章由創立會通過實行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

理監事題名

會長 汪兆銘

總務理事

陳公博 溫宗堯 陳璧君 陳羣 徐良 諸青來 趙毓松 周佛海 梅思平 林柏生

繆斌 丁默村

理事

鮑文越 曾醒 任援道 戴英夫 石星川 焦瑩 陳春圃 夏奇峯 趙正平 羅君強

陳孚木 樊仲雲 蔡培 汪曼雲 馮節 葉蓬 高冠吾 陳耀祖 林汝珩 李聖五

傅式說 李士羣 岑德廣 陳君慧 蕭叔宣 湯良禮 金家鳳 蔡洪田 胡澤吾 凌憲文

馬嘯天 沈爾喬 張仲寰 戴策 張君衡 孫鳴岐 周學昌 周隆庠 李祖虞 王敏中

周化人 袁殊 金雄白 何庭流 彭一年 孔憲鏗 黃大中

理事會秘書長 周佛海

副秘書長 周學昌 周隆庠

常務監事 梁鴻志 褚民誼 江亢虎 顧忠琛 張永福 徐蘇中 廉隅 朱履蘇

監事 溥侗 楊壽楨 張翰 陳濟成 林彪 劉郁芬 何炳賢 王熙和 李守黑 顧繼武

倪道煊 胡蘭成 廖家楠 吳凱聲 湯澄波 黃香谷 伍澄宇 梅哲之 楊揆一 加拉利

丁克與額 陳允文 顧寶衡 蘇成德 唐啓元 唐惠民 陳伯蕃 張顯之 葛建午 劉雲 凌霄 朱樸 黎世衡 陳之碩 趙世鈺 楊傑 莫國康 艾魯瞻 韓清健 劉超 劉仰山 趙叔雅

監事會秘書長 朱履齋

副秘書長 劉仰山 趙叔雅

指導委員會

主任委員 梅思平

副主任委員 李祖虞 王敏中

委員 孫鳴岐 朱大璋 陶國賢 夏保羅 卜愈 王德言 王宗軾 梁秀予 劉萬選 顏加保

孫濟武 許國祿 邱鼎國 掌牧民 何庭楨

宣傳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柏生

副主任委員 周化人 袁殊

委員 郭秀峯 華漢光 許錫泉 張修明 鍾任壽 汪馥泉 秦墨晒 關企予 劉慕清 周濟道

徐本謙 周匡 張光達 許淨生 明淦

文化委員會

主任委員 繆斌

副主任委員 金雄白 何庭流

委員 林文海 許慶圻 朱鈺 陳宰平 趙濟武 嚴恩祚 徐公美 沈紱 顧森千 盛國成

張烈 黎國昌 褚保衡 丁丁 胡俊

社會福利委員會

主任委員 丁默邨

副主任委員 彭年 孔憲鏗

委員 張企留 石順淵 張瀛會 陳唯一 李光治 沈靜庵 陳端志 劉存樸 呂國敬 楊偉昌

應溼 魏誠齋 周伯甘 韋乃綸 彭希明

南京分會理監事暨書記長題名

常務理事兼書記長 周學昌

常務理事 載策 王德言 韋乃綸 張克昌 許錫慶 楊正宇

理 事 葛亭疇 沈巨塵 鄧秋圃 陶國賢 王宗軾 蘇成德 馬嘯天 陳端志 綦岱峯 陳唯一

曠運文 雷逸民 姜文寶 劉旭光

常務監事 武仙卿 盛開偉 康雨亭 呂 敷 崔步武

監 事 陳秋實 秦亞修 奚培文 陳光中 蕭一誠 王羽中 吳孝先 洪 勳

廣州分會理監事暨書記長題名

| | |
|----------|-------------------------|
| 常務理事兼書記長 | 林汝珩 |
| 常務理事 | 林朝暉 陳嘉霸 鄭沈薰 陳顯謨 許少榮 李蔭南 |
| 理 事 | 黃承鏞 李國傑 關家鼎 莫 毅 陳武揚 陳 璞 |
| 常務監事 | 張伯蔭 曾廣銓 楊廉父 梅慶芬 徐瓊宇 |
| 監 事 | 倫學圃 植子卿 邱灼暉 朱 熾 |

蘇淮特別區分會名錄

常務理事兼書記長 郝 鵬

附註 該分會理監事正在指派中

湖北分會理監事暨書記長題名

常務理事兼書記長 楊揆一

常務理事 李芳 倪元 宋懷遠 王錦霞 陶敦禮

理 事 汪 溟 徐慎五 李紹漢 劉天雄 劉純伯 李之穰 孟滌志 程漢卿 楊纘緒 謝伯進

方煥如 皮企豪 朱澄源 王松如 孫基昌 劉立蕃

常務監事 石星川 楊恩爵 賀遐昌 魏武襄 陳維政

監 事 謝立生 林尙志 王壽山 黃實光 陳雲五 葉月舫 李蕃昌 沈節康 王道南 陳孝芬

附註：以上理監事正在調整中

東亞聯盟 中國總會 上海分會成立宣言

「本會同人爲謀實現 孫先生之大亞洲主義，期與鄰邦各本自由獨立之立場，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設以道義爲基礎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並於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講求互助敦睦之手段，以達到共存共榮，復興東亞之共同目的。」

上引爲總會會章前言，茲再就此項說明分舉東亞聯盟的特質與目的如下：

第一、東亞聯盟是以大亞洲主義爲指導原理，以共同宣言爲基本精神的。

第二、東亞聯盟卽爲建設東亞新秩序而發動的一種國際運動，而這種新秩序的建設乃以東方道義精神爲基礎。

第三、東亞聯盟的構成份子是各本自由獨立的立場以互相協助的。

第四、東亞聯盟的目的在謀共存共榮，復興東亞。

總會會章第一條復明定東亞聯盟的四大綱領，（一）爲政治獨立（二）爲經濟合作，（三）爲軍事同盟，（四）爲文化溝通。這四種綱領是根據近衛聲明，主席斃電及共同宣言的具體規定，也是復興東亞的必具條件。

（一）政治獨立的意義是要東亞各民族國家互相尊重其獨立生存，而在互相協助下共謀東亞的復興。有了這第一條件，東亞聯盟所以是平等互助的結合，是道義的結合，而不是一種侵略的工具。也唯有具備這個條件才能充分顯出東亞聯盟的真價。

(二) 經濟合作的意義是要東亞各民族國家本於有無相通，長短相補之旨，以共謀平等互惠的經濟聯繫。工業先進國對後進國應予以善意提攜，使逐漸完成其現代國家的經濟形態，而不視作殖民地的原料榨取及製造品的傾銷。如此方可實現真正的平等合作，實現東亞的經濟復興。

(三) 軍事同盟的意義是要東亞各民族國家本守望相助的精神，來對外作共同防禦，在目前，當先以軍事的分工合作，從事於英美對東亞侵略勢力及其依附勢力的肅清。

(四) 文化溝通的意義是要東亞各民族國家在「亞洲中心」的原則上，謀彼此文化的交流，以各自文化的獨特精神，融貫於「亞洲中心」這一範疇，同時對世界並求東亞文化的發揚。

以上略述東亞聯盟四大綱要的含義。

回溯東亞聯盟中國總會自去年二月一日成立以來，把握時局的進展，適應國民的需要，努力策動這一運動的普遍興起，曾不稍懈。際茲大東亞戰爭日趨有利形勢的今日，英美在東亞的侵略勢力行將全部消滅，東亞民族全部解放的時期快要到來，東亞民族對於互相協力復興東亞以謀共存共榮的新覺醒，更將促成東亞聯盟這一運動的迅速發展。

上海為中國經濟及文化的中心，也是東亞經濟及文化的重要區域。但在英美帝國主義佔據的時候，上海却成了英美對中國行其經濟及文化侵略的中心。自去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發動，日軍進駐上海租界，已將美英盤踞租界的勢力從根剷除。我們希望上海不久就可成為中國自己的經濟及文化中心；同時上海以歷史地理關係，仍將不失其國際性，我們更希望它將成為東亞經濟合作及文化溝通上的中心區域。因此本分會的成立，實負有特殊的使命，而此特殊使命的完成，除誠懇盼望友邦予以必要協助外，尚有待於我們自己的努力。願共勉之。

三十一年六月六日

上海分會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規程依據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第七條組織通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設理事二十九人組織理事會就中以七人爲常務理事並設監事十九人組織監事會就中以五人爲常務監事均由總會理事會通過秉承會長之命指派之依照總會通則第一二五條之規定執行會務

第三條 本會設書記長一人由總會就常務理事中指定一人兼任之承常務理事之命綜理本會一切事宜

第四條 本會設主任秘書一人秘書一人主任秘書承書記長之命處理事務秘書承書記長之命襄理主任秘書分任指定事務

第五條 本會分設三科其職掌如左

第一科掌理文書會計庶務考核等事項

第二科掌理會員及會員之調查登記統計及統計編製整理有關各項報告表冊並視察考核各支會及各委員會之組織及活動等事項

第三科掌理文化宣傳編纂徵審出版並指導各支會之宣傳工作等事項

第六條 本會所屬各科各設科長一人主管各該科一切事務並酌設總幹事一暫由各該科長兼任「幹事助理幹事各若干人分任事務

第七條 本會得應實際需要設置各區支會及各委員共組織辦法另訂之

第八條 本會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九條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提請修正之

第十條 本規程經理事會通過呈請總會核准後施行

上海分會理監事暨書記長題名

常務理事兼書記長 陳孚木

常務理事 陳公博 羅君強 李士羣 許力求 李凱臣 凌憲文

理事 徐天深 彭希民 葉雪松 顏加保 伍聯德 右詠今 孫鳴岐 黃敬齋 耿嘉基 盧英

黎昭智 鄺鴻藻 吳誠之 金雄白 陳中 譚庶潛 莫國康 錢大樾 袁厚之 唐巽

唐庠 劉慕清

常務監事 周珏 胡澤吾 張修明 鄭介 許愧生

監事 汪正禾 張德欽 姚海邁 許建屏 鄭良斌 汪耦民 柏曉嵐 俞吉玉 王子安 黃清安

費一方 陳介立 張思忠 鄧子銳

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 許力求

工商同志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凱臣

青年同志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誠之

社會福利事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凌憲文

上海分會第一屆徵求會員實施辦法

一、編隊辦法 本會爲謀徵求效力普遍起見除編設若干總隊外每一總隊得設若干分隊

二、隊長人選

甲、總隊長：本會全體理監事爲當然總隊長

乙、分隊長：各分隊長由總隊長介紹各界有聲望之人士分任之

三、徵求日程 本屆徵求會員之期定爲五月一日起至九月底止其間預定之日程如後

甲、成立總隊：五月一日至五月十日由本會分函通知各理監事請分任爲當然總隊長開始徵求同時並請介紹分隊長十人以上到會由會加聘

乙、成立分隊：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日由本會分函聘定分隊長

丙、普遍徵求：五月二十一日至九月底爲各總分隊普遍徵求之期在此期內各隊均應儘量徵求以期達到最高成績

四、入會須知 凡年齡在二十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不拘性別能接受本會宗旨奉行本會綱領者皆得請

求入會

(註)本會宗旨：促進東亞聯盟之實現及其綱領之實行

本會綱領：甲、政治獨立 乙、經濟合作 丙、軍事同盟 丁、文化溝通

上列宗旨與綱領請各隊長於徵求時分別說明

五、入會手續

甲、會員應徵入會時填繳志願書一張其所需介紹人二位即請徵求人担任其一其他一位俟本會調查及格後代挽另一會員担任之以資便利而符總會定章

乙、會員應徵入會後請於半月內填就申請書二份連同二寸半身照片三張交郵掛號補寄到會以憑轉報總會(申請書由本會按址寄奉)

丙、會員應繳入會費即請徵求人隨即收齊連同會員之入會志願書隨時送交本會登記

六、徵求會議 本會第一屆徵求期間因徵求事務之需要得隨時召集後列各項會議

甲、總隊長會議：由本會直接召集之

乙、分隊長會議：由總隊長召集之

七、會員種類 本會會員分贊助普通兩種會費如後

甲、贊助會員：每年五十元(中儲幣一次繳足)

乙、普通會員：每年二元(中儲幣一次繳足)

上海分會第一屆徵求會員入會須知

- 一 本會爲實踐中山先生大亞洲主義建設東亞新秩序起見推動東亞聯盟運動
- 二 東亞聯盟運動旨在先行謀東亞各民族間之互相提攜與真誠合作再進而依據本會四大綱領爲原則締結聯盟蓋如是始能奠定不可搖撼之鞏固基礎而聯盟之締結乃有真正之價值與偉大之成就
- 三 東亞聯盟之四大綱領
政治獨立 軍事同盟 經濟合作 文化溝通
- 四 本會爲期早日完成此偉大使命起見是以公開徵求會員以之組成東亞聯盟運動之基本骨幹從而向民衆各階層間推進首使普遍瞭解其重要性俾一致起而積極參加以底於完成
- 五 入會會員之資格凡中華民國國籍年在二十歲以上（不分性別）服膺和運志願接受本會宗旨遵守本會規章者經會員一人之介紹均得申請入會
- 六 申請入會者須先填具申請書二份志願書一份連同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三張繳送來會經本會審查認爲合格後當發給臨時登記證彙報總會後再行換發會證
- 七 會員分爲贊助與普通兩種每年應納之會費如左

贊助會員五拾元

普通會員二元

八 會員之義務如左

- 1 努力促進東亞聯盟之實現
- 2 努力綱領之實行
- 3 協力會務之擴展
- 4 接受全會決議案及囑託辦理事項

九 會員之權利如左

- 1 享受本會協助會員事業發展
- 2 享受本會舉辦各種座談會
- 3 享受本會舉辦高尚的各種娛樂
- 4 享受本會舉辦社會福利事業

十 本會會員有左列情事經本會察覺或會員指證查明有據者得呈由總會核准除名出會

- 1 違反政府現行行政網政策者
- 2 違反本會宗旨和綱領者
- 3 損害本會名譽及法益者
- 4 不遵從本會決議案及其他事項者

十一 會員自請出會須聲明理由經本會審察呈奉總會核准之日始得出會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出版

東聯叢書之一

東亞聯盟論文選輯

定價 國幣二元

編輯者

東亞聯盟
中國總會
上海分會宣傳科

出版者

東亞聯盟
中國總會
上海分會

電話 二〇九七三號

地址：雁山路五九六一號

上海建東印刷公司承印

電話：五〇七二七號

